

中国圣经翻译历史

马嘉思（著）

汤莉莉、杨砚（译）

RFLR 专著



马嘉思（著），汤莉莉、杨砚（译）

中国圣经翻译历史



RFLR Monographs

Volume 2

马嘉思（著），汤莉莉、杨砚（译）

中国圣经翻译历史

及黔东南苗族，侗族，黔西彝族和凉山彝族的介绍



**Research Found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e-Book ISBN 978-3-947306-84-8
e-Book DOI <https://doi.org/10.23772/9783947306848>
Print ISBN 978-3-947306-83-1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published by the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 in the
Deutsche Nationalbibliografie and available
in the Internet at <https://www.dnb.de>.

© 2019 Research Found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Duisburg, Germany
<https://www.rflr.org>

致谢

在此衷心感谢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 Emil Reschke 和 Siegfried Lechner 的支持和帮助；

马尔堡差会 (*Marburg Mission* / 前身为万博格宣道差会 *Vandsburg Mission*) 的 Helga Adelhardt 女士为著者提供了 1939 年 Bertha Preisinger 将《路加福音》翻译成卡多语言的记录。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德国立本责会 (*Liebenzell Mission*) 的 Udo Schmitt 和 Lucas Wehner 在本书撰写时，提供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电子版杂志，和 1928-1947 传教士郁德凯 (Gustav Juttka) 在侗族中宣教时的家书。2015 年，郁德凯的儿子 Manfred Juttka 亲自与著者分享了他在黎平 (贵州省) 出生和成长的经历以及他父亲的宣教事工。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和平地区青年帮助福音会 (前身为和平地区女执事会 *Friedenshort Diakonissenmission*) 的 Henning Siebel 为本书提供了 20 世纪女执事会对黔西彝族和黔西苗族宣教事工有意义的历史资料。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Jens Weigel 对本书封面进行了精心设计，特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前言

早在公元 650 年左右圣经部分经卷已经翻译为中古汉语。就古代圣经翻译成果而言，中文与欧洲其他语言相当。至 2019 年中国 600 种语言中，圣经经卷已被翻译成其中 70 种语言，比重占 12%。这个比率并不高，主要是因为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的压倒性优势，并且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并不像欧洲或印度的小语种之间那么泾渭分明。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陈述中国 70 种语言的圣经翻译历史。第二部分描绘了中国西南地区四个少数民族群体（黔东南苗族、侗族、黔西彝族、凉山彝族）的民族宗教图景。中国的圣经翻译工作将在未来几年内结束，因为年轻一代不再学习那些小语种，他们更有动力去精通汉语。

自 1995 年以来，作者一直收集有关中国语言翻译项目的数据。他曾为侗族和哈尼族研究德国立本责会（*Liebenzeller Mission*）和马尔堡会（*Marburg Mission*）。本书编写和编撰过程始于 2014 年，2018 年完成。

目录

致谢	IX
前言	X
目录	XI
表格目录	XVI
缩略	XVIII
第一部分	1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1
1.1 总结	1
1.1.1 零星的圣经翻译 (635-1800)	1
1.1.2 权威汉语圣经的努力 (1800-1920)	2
1.1.3 权威汉语圣经的出现 (1920-1980)	3
1.1.4 非汉语圣经的边缘化 (1980 年至今)	3
1.1.5 在中国的圣经译本语言	4
1.2 汉语方言	6
1.2.1 叙利亚正教会的传教活动	6
1.2.2 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7
1.2.3 新教的传教活动	11
1.3 中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	15
1.3.1 犹太人	15
1.3.2 穆斯林	16
1.4 阿尔泰语系	17
1.4.1 蒙古语	18
1.4.2 满语和鄂温克语	24
1.4.3 维吾尔语	26
1.5 苗瑶语系	28

1.5.1 花苗语	30
1.5.2 川滇苗语	30
1.5.3 黑苗语和革家语	31
1.6 壮侗语系	31
1.6.1 侗语	34
1.6.2 布依语和壮语	34
1.6.3 傣语	34
1.7 藏缅语系	36
1.7.1 藏语	37
1.7.2 景颇语	38
1.7.3 阿昌语	38
1.7.4 花傈僳语和黑傈僳语	39
1.7.5 纳西语	40
1.7.6 黑彝语	41
1.7.7 其他语言	41
1.8 南亚语系	42
1.9 台湾原住民语	43
1.9.1 台湾的历史	43
1.9.2 西拉雅语	47
1.9.3 布农语	47
1.9.4 赛德克语	48
1.9.5 其他语言	48
I. 本章尾注	49
II. 附录：汉语方言	50
III. 附录：阿尔泰语系	55
IV. 附录：苗瑶语系	56
V. 附录：壮侗语系	58
VI. 附录：藏缅语系	59
VII. 附录：南亚语系	62
VIII. 附录：台湾原住民语	63
第二部分	67
2 黑苗族民族学和宗教学概要	69
2.1 介绍	69
2.2 历史	69

2.3 社会	71
2.3.1 家庭和工作	71
2.3.2 节日	71
2.4 信仰	72
2.4.1 传统信仰	72
2.4.2 基督教信仰	72
2.5 语言	74
2.5.1 基本信息	74
2.5.2 书写系统	75
A. 声母	76
B. 韵母	76
C. 声调	77
3 侗族民族学和宗教学概要	79
3.1 介绍	79
3.2 历史	80
3.2.1 明朝的侗民起义	81
3.2.2 现代史	82
3.3 社会	82
3.3.1 传统法制系统	82
3.3.2 家庭和工作	83
3.3.3 标志性的建筑	83
3.3.4 节日	84
3.4 信仰	85
3.4.1 传统信仰	85
3.4.2 基督教信仰	86
3.5 语言	88
3.5.1 基本信息	88
3.5.2 罕见特征	89
A. 三百个“状貌词”	89
B. 被动结构和情态助动词“必须”	92
C. “变焦结构”	93
3.5.3 书写系统	94
A. 声母	94
B. 韵母	95
C. 声调	96

D. 词汇对比的例子	96
4 黔西彝族民族学和宗教学概要	107
4.1 介绍	107
4.2 历史	109
4.2.1 彝族的来源	109
4.2.2 近代史和现代史	111
4.3 社会	114
4.3.1 家庭和风俗习惯	114
4.3.2 日历	115
4.4 信仰	115
4.4.1 传统信仰	115
4.4.2 基督教信仰	117
4.5 语言	122
4.5.1 罕见特征	122
A. 十一种卷舌辅音	122
B. 呢苏语限定词	123
C. 元序列前缀	124
4.5.2 书写系统	127
A. 声母	127
B. 韵母	130
C. 声调	132
D. 传统文字	132
5 凉山彝族民族学和宗教学概要	137
5.1 简介	137
5.2 历史	137
5.3 社会	138
5.3.1 宗族及种姓	138
5.3.2 社会职务	139
5.3.3 火把节	139
5.4 信仰	140
5.4.1 传统信仰	140
5.4.2 门徒会	140
5.4.3 基督教信仰	141
5.5 语言	143

5.5.1 基本信息	143
5.5.2 罕见特征	145
A. 语音象征性的前缀	145
B. 言谈代词	146
C. 定冠词	146
定冠词由具有名物化词头 -su ㅍ 的量词衍生而来。	146
D. 穷尽助词	147
E. 语序细化	148
F. 持续和对比性话题的助词	148
5.5.3 书写系统	148
A. 声母	149
B. 韵母	153
C. 声调	154
D. 传统书写系统	155
参考文献	157
名称索引	167

表格目录

表 1.1: 在中国的圣经译文语系	4
表 1.2: 参与中文圣经翻译的基督徒组织	5
表 1.3: 三种汉语圣经译文节录	10
表 1.4: 汉语方言	13
表 1.5: 汉语方言的圣经翻译	14
表 1.6: 回语圣经词汇	17
表 1.7: 中国阿尔泰语的圣经翻译	18
表 1.8: 蒙古语辅音	22
表 1.9: 蒙古语元音	23
表 1.10: 满语辅音	25
表 1.11: 满语元音	26
表 1.12: 中国苗语的圣经翻译	29
表 1.13: 中国壮侗语的圣经翻译	33
表 1.14: 中国藏缅语系的圣经翻译	37
表 1.15: 中国南亚语系的圣经翻译	42
表 1.16: 台湾历史划分	43
表 1.17: 台湾南岛语系的圣经翻译	47
表 1.18: 三种台湾南岛语的圣经词汇	48
表 2.1: 花苗和黑苗的比较于 1937 年	73
表 3.1: 侗族人口的行政单位	80
表 4.1: 呢苏、尼苏（贵州）及诺苏（四川）的社会阶层	113
表 4.2: 呢苏及诺苏日历	115
表 4.3: 黔西教会 1905-1946	119
表 4.4: 十一个卷舌音及齿龈音	123
表 4.5: 呢苏语指示代词、冠词和主题标记词	123
表 4.6: 呢苏语限定词的语音变化	124

表 4.7: 呢苏语限定词的语法化	124
表 4.8: 呢苏语 ao- 前缀类	125
表 4.9: 呢苏声母	128
表 4.10: 呢苏韵母	131
表 4.11: 呢苏声调	132
表 5.1: 凉山彝语五个方言	145
表 5.2: 语音象征性的前缀	146
表 5.3: 诺苏声母	149
表 5.4: 诺苏韵母	153
表 5.5: 诺苏声调	155

缩略

*	不合语法的
#	不自然
~	重叠
BCM	Methodist Bible Christian Mission
CIM	China Inland Mission
FDC	Friedenshort Deaconess Mission
RFLR	Research Found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ZOP	Zoom-on-possessee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中国的圣经翻译

1.1 总结

中国的圣经翻译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 零星的圣经翻译：635–1800 年
- 权威汉语圣经的努力：1800–1920 年
- 权威汉语圣经的出现：1920–1980 年
- 非汉语圣经的边缘化：1980 年至今

1.1.1 零星的圣经翻译 (635-1800)

零星的圣经翻译的特点是中东和欧洲到中国不规律的传教活动，这通常与贸易活动相结合。传教士是出于各种原因与中国人接触的大群体中的一小群。公元 635 年，第一批抵达中国的传教士是聂斯托留派。他们和其他中东商人一起，通过古丝绸之路到达中国。散居在现代中国许多地方的穆斯林（回族）是这些商人的后代。聂斯托留派传教士将新约和旧约的部分书卷译成了中古文¹。没有译稿留存下来，但是聂斯托留派在西安的石碑上提到了部分圣经的翻译。这部分圣经的翻译可能是基于古叙利亚语的别大

¹ 语言学家把中文历史分成五个阶段：

上古汉语	公元前	公元前 1000–公元元年；
中古汉语	公元后	公元元–900 年；
古代汉语	公元后	1000–1200 年；
近代汉语	公元后	1368–1644 年；
现代汉语	公元后	1800 年至今。

西译本。当蒙古人于中世纪统治中国时，教宗**尼古拉四世**任命**孟高维诺的约翰**作为他的特使前往元朝朝廷。大约在同一时期，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抵达中国，他的到来更多是出于商业而非宗教缘由。1307 年，孟高维诺的约翰将《诗篇》和新约译成了古维吾尔语，这是蒙古贵族使用的语言。虽然没有译稿留存下来，但约翰在他给教宗的两封信中提到了自己这一的成果。部分圣经被翻译的第三种语言是台湾西拉雅语。1661 年，台湾被荷兰占领期间，改革宗牧师**倪但理**将《马太福音》译成了西拉雅语。作为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一名神职人员，**倪但理**也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后者是一家特许贸易公司。荷兰传教士的活动对台湾原住民产生了影响，直到 18 世纪早期。以上提到的三种圣经翻译都没有产生持续性影响，似乎也没有广泛流传，因为没有战略性的计划去推动这些努力。他们只是水桶中的水滴（《以赛亚书》40：15）。但是，他们却是细微的起头，体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古时渊源。

1.1.2 权威汉语圣经的努力 (1800–1920)

19 世纪见证了权威汉语圣经的努力。这一努力取决于另一场冲突：选择能够统一中华帝国的通用语言。满清政府用北京话²作为日常工作用语。然而，人口稠密的南方却没有多少人能流利使用这种语言。文言文在 19 世纪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就像拉丁文一样，没人会把它当作母语来说。在超过五十年的时间里，新教传教士翻译了五个版本的文言文圣经。但是这些努力都未能吸引中国基督徒的关注，对此我们给出两个可能原因。首先，圣经被翻译成了一种受人尊敬但却是死的语言；其次，并没有一致的语言政策来推动文言文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语言。19 世纪晚期，北京话越来越明显地扮演了通用语言的角色。因着缺乏权威圣经译本的挫败感，新教传教士于 1890 年成立了三个跨宗派翻译委员会，一个是深文理；一个易文理；一个是普通话、北京话。只有普通话委员会在长达 30 年的翻译过程中存活下来，而文言文委员会则解散了。这些决定受到了政治发展的影响。在 1913 年的全国会议上，年轻的中华民国决定采用北京话作为国家语言。当普通话委员会完成其工作，并于 1919 年出版了中文圣经合和本时，这已经是最佳时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还将圣经部分地翻译成 26 种汉语方言。这些圣经在当地流传，并且他们满足了初期教会社

² 它被称为官话或普通话。

1.1.3 权威汉语圣经的出现 (1920-1980)

群的需要，直到权威中文圣经的出现。此外，将圣经翻译成三个重要的小语种的工作于 19 世纪开始或者完成：满语（1822 年）、藏语（1862 年）和维吾尔语（1898 年）。每个项目都有吸引人的故事。

1.1.3 权威汉语圣经的出现 (1920-1980)

权威中文圣经的出现与普通话成为国家语言密切相关。在中华民国时期（1911 年–1949 年），推广普通话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但真正的变化是在 1949 年以后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的。根据中国学者周明朗³的研究，中国的语言政策追随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两种模型——苏联模式（1950 年–1980 年）和中国模式（1980 年至今）。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推行一个多语种的语言政策，普通话作为汉语方言区的通行语言，在必要时地方方言作为补充。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通行语言，普通话则在这些地区作为一种补充性语言。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这一时期，普通话边缘化了所有其他汉语方言。1922 年，部分圣经被翻译成的最后一个的汉语方言是潮汕方言（闽南地区）。这标志着所有方言译本开始逐渐不被使用，而中文和合本圣经开始占据重要位置。例外情况是一大批散居国外的华人所说的福建和客家方言，为此，台湾圣经协会于 2008 年和 2012 年出版了相应文字的修订版圣经。

1.1.4 非汉语圣经的边缘化 (1980 年至今)

文化大革命（1966 年–1976 年）破坏了三语种的语法规则，但要恢复到以前的规则似乎不太可能。政府于 1982 年修改了宪法第 19 条，并使普通话作为所有民族的通用语言。这使得中国特色的民族国家与单一语法规则被一同建立。这个转化过程经 1991 年苏联解体和经济改革的实行而增强。劳动和户籍制度改革，人们不再被要求于出生地工作。这引发了从农村贫困地区到富裕沿海地区人口迁徙的强劲增长。尤其是年轻人离开了农村，老年人则留了下来。一些观察者⁴估计，移民的数量在上世纪 90 年代达到 1 亿，而在 2000 年前后达到 2 亿。新人口的融合推动了以普通话作为

³ 参见 Zhou (2003, 2013)。

⁴ 参见周明朗 (2013, 25 页)。

通用语言的需求，并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为代价。更进一步地，经济发展带来了对通用语言作为交流语言的需求，结果，少数民族不再熟悉自己的母语，母语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负担而非资产。继而，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2010 至 2019 年期间，随着移动通信（移动设备的呈现语言是普通话）的出现和建设项目的繁荣（一部分土地人口被迁移到汉族地区高耸的大楼里，其中主导语言是普通话），这一趋势更加严重。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将圣经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一些项目在过去十年中已结出丰硕成果，并增加了 5 种新的圣经译文语言。然而，在盛行的阻碍因素影响下，新的翻译项目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动力。达至少数民族的努力会越来越多地涉及中文圣经和合本。尽管如此，这其中也有一些例外。仍有基督徒使用花苗语（阿卯语）、花傈僳语、纳苏语和诺苏语圣经⁵。这些语言被吸纳入普通话的进程放缓。在台湾，普通话也上升到了公共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台湾南岛语言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在过去 60 多年中，部分圣经被翻译成 10 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项目继续进行，并无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削弱了少数民族语言圣经的使用，情形类似中国大陆。

1.1.5 在中国的圣经译本语言

在过去的 1400 年中，传教士将部分圣经翻译成了 70 种语言。下表根据它们的谱系关系划分这些语言。

语系/语支	被翻译成的语言
汉语语系	29
阿尔泰语系	5
苗瑶语系	4
壮侗语系	6
藏缅语系	14
南亚语系	2
台湾原住民语	10
总共：	70

表 1.1: 在中国的圣经译文语系

⁵ 花苗语于贵州省使用；花傈僳语于云南省使用；纳苏语于云南省使用；诺苏语于四川省使用。

1.1.5 在中国的圣经译本语言

宗派	组织	来源国家 / 地区	译文语言数量
东正教	叙利亚正教会	叙利亚、伊拉克	1
	俄罗斯正教会	俄罗斯	2
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会	意大利	3
三自	中国基督教协会 / 三自爱国运动	中国	6
圣公会	美国圣公会差会	美国	3
	英国海外传道会	英国	6
	英国圣公会赛拿拿宣教会	英国	1
	荷兰改革宗教会 / 差会	荷兰	2
改革宗	瑞典行道会	瑞典	1
公理会	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	美国	4
长老会	英国长老会差会	英国	4
	美国长老会差会	美国	10
	加拿大长老会差会	加拿大	2
	台湾长老会	台湾	2
	浸信会塞兰坡差会	英国、印度	1
浸信会	美北浸信宣道会	美国	1
	美南浸信会差会	美国	2
	美国浸信会传道联合会	美国	3
	循道卫理会	美国	2
循道卫理会	美以美会	美国	1
	圣道公会	英国	2
	偕我会	英国	1
	英国卫斯理差会	英国	1
	循道会	英国	1
五旬节派	荷兰五旬传道会	荷兰	1
	瑞典自立会	瑞典	1
联合宗派	匿名个人	---	3
	亚洲基督徒服侍差会	美国	1
	伦敦传道会	英国	6
	中国内地会（截至 1964 年）	英国	11
	海外基督使团（1964 年后）	东亚	1
	巴色传道会（截至 2001 年）	瑞士	1
	圣经翻译学院	俄罗斯	1
	语言和宗教研究基金会	德国	4
	温茨堡差会 / 马尔堡差会	德国	1
	摩拉维亚教会差会	德国	1
	中亚会	德国	1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	美国	5
	台湾圣经公会	台湾	7
	联合圣经公会	---	8

表 1.2: 参与中文圣经翻译的基督徒组织

来自 14 个国家、隶属于 11 个宗派的超过 38 个基督徒组织参与了圣经翻译项目。美国和英国的基督徒组织对中国的圣经翻译贡献最大。上表根据基督徒组织及其所属宗派和国家来展现中文圣经翻译的成果。

1.2 汉语方言

1.2.1 叙利亚正教会的传教活动

公元 635 年后，当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⁶ (*Alopen*) 来到长安（今天的西安），部分圣经第一次被聂斯托留派⁷ 基督徒译出。1625 年，一块纪念基督徒于唐朝（公元 618 年-907 年）在华活动的石碑在西安出土，这块石碑立于公元 781 年，此时聂斯托留派传教士已在当地传福音。公元 720 年，中国以 *Beth Sinaye* 之名，成为了东方教会的一个传教省。中国的东方教会在公元 907 年唐朝灭亡后消亡。

石碑上的文字提到“圣经已被翻译”，这成为部分圣经被翻译的明确参考。但没有译稿留存至今。1907 年，聂斯托留派文献在敦煌⁸ 莫高窟⁹ 被发现¹⁰，这些文献提到了《摩西五经》的中文翻译（被称为“牟世法王经”），包括《创世纪》（《浑元经》），《诗篇》（《多惠圣王经》），

⁶ *Alopen*（中文名：阿罗本）仅能从西安的聂斯托留派石碑所知。他很可能是来自波斯、讲叙利亚语的人。他的名字可能是闪语“亚伯拉罕” (*Abraham*) 的音译。

⁷ *Nestorius* 或聂斯托留（386 年至 450 年）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没有联合。他的教义在以弗所大会议（公元 431 年）被谴责为异端。他离开西方教会，与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教会形成了东方教会。一些历史学家警示说，有些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教会并不接受基督一性论，东方教会不是都被认为是聂斯托留教派（见 Hofrichter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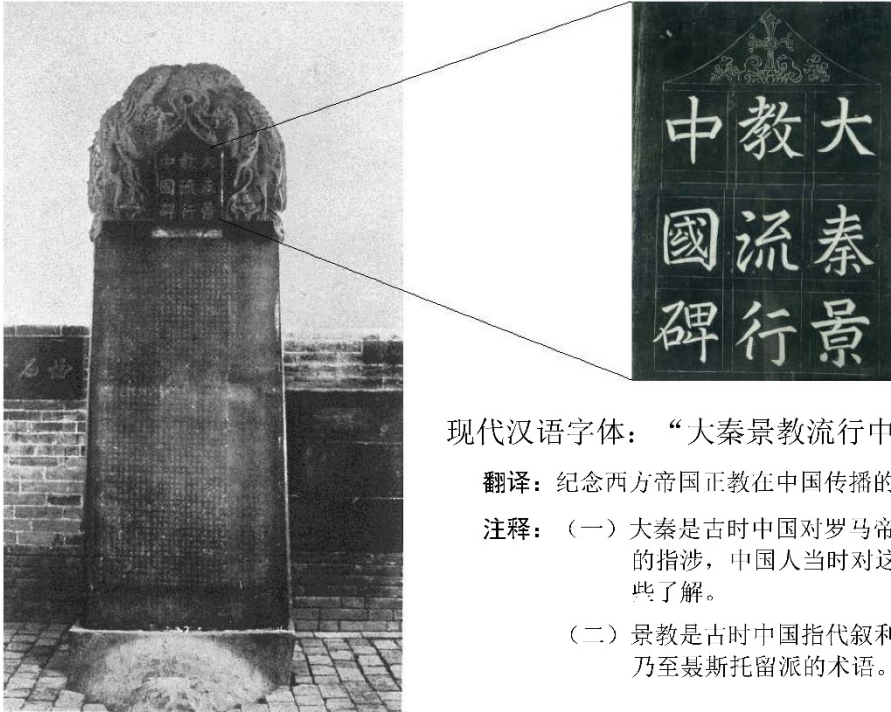
⁸ 敦煌是甘肃省西北的一个县级市。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站点，直通中原，终抵长安。

⁹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方 25 公里处，包含了跨越千年的佛教艺术实例和大量不同语种的文献，比如汉语、藏语、维吾尔语、梵文和粟特文。1907 年，聂斯托留派基督徒作品在洞穴中被发现。国际敦煌项目由大英图书馆于 1994 年成立，在这个项目中，12 个国家的 24 个机构合作努力来保存、分类和数字化敦煌文献。

¹⁰ 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发现了许多敦煌手稿。

1.2.2 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福音书》（《阿思翟利容经》），《使徒行传》（《传代经》）和其他书卷¹¹。这些书卷以中古文译成。



现代汉语字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翻译：纪念西方帝国正教在中国传播的石碑

注释：（一）大秦是古时中国对罗马帝国、或中东的指涉，中国人当时对这些地区有一些了解。

（二）景教是古时中国指代叙利亚正教会，乃至聂斯托留派的术语。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¹²

1.2.2 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明朝期间（1378-1644），在景教信仰于中国消失多年之后，天主教开始在中国传教。方济·沙勿略¹³（1506-1552）为巴斯克天主教徒、依纳爵·

¹¹ 见 Saeki（1937）。

¹² 1625 年于西安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图片来自 Broomhall, 1934, 页 16; [英文翻译](#) 可见 Horne, 1917, 页 381-392）。

¹³ 方济·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罗耀拉¹⁴ 的同伴和耶稣会的共同创始人，他作为先锋游历到印度、日本、婆罗洲、马鲁古群岛向当地人传教。在到达中国大陆之前，他在中国南海的上川岛去世了。

意大利耶稣会修士**利玛窦**（1552-1610）带领了一群耶稣会修士来到中国，向朝廷介绍了西方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他向中国儒家学者发起了¹⁵ 一场跨文化对话。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归信并成为耶稣会的修士，如耶稣会修士**沈福宗**¹⁶。**利玛窦**将部分圣经翻译成中文，主要是基于礼仪选择一些经文翻译，而非全部书卷。唯一留存下来的译文只有《十诫》。

中国礼仪之争是 17 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习俗**¹⁷ 和**儒家礼仪**¹⁸，如祖先崇拜和**天**¹⁹、**气**²⁰ 之理的一场争论。宽容的耶稣会士认为这些做法在本质上是世俗的，与基督信仰相容，但其他传教士²¹ 并不这么认为，并求诸教宗意见。

¹⁴ 西班牙贵族、神学家**依纳爵·罗耀拉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是对抗宗教改革的一名领袖，他与方济·沙勿略共同创建了耶稣会。

¹⁵ **大卫·蒙盖娄 David Mungello**（2005）统计出 1552 年至 1800 年间，参与中国宣教的欧洲耶稣会士共有 920 位。根据**肯尼斯·拉图莱特 Kenneth Latourette**（1929），1844 年和 1901 年中国大约分别有 240,000 和 720,490 名罗马天主教徒。

¹⁶ **沈福宗**（？-1691），拉丁名为**迈克·阿尔冯西乌斯 Michael Alphonsius**，是清朝南京的一位官员。他归信了天主教，成为 17 世纪时游历欧洲的少数中国人之一。1684 年，沈福宗觐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又于 1685 年觐见了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 James II**，之后去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并在那里加入了耶稣会。1691 年他在回国途中死在莫桑比克。

¹⁷ 中国民间信仰在起源、创始人、地方仪式和哲学传统上非常多元。最常见的仪式是中国萨满教/巫教（操纵诸灵）和中国傩文化（驱赶诸灵）。

¹⁸ 儒家是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发展的一个伦理道德和人本思想的体系。孔子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伦理治理原则。儒家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理解宗教活动，如祖先崇拜、祭祀亡灵。宗教仪式旨在维护社会和谐。纵观历史，儒家思想是中国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的信仰体系。

¹⁹ 天是天、至高神和宇宙自身的概念。

²⁰ 气，意指‘空气’，是生命实体。这个古典的中国概念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四个基本要素：火、气、水、土。

²¹ 道明会（Dominicans）和方济会（Franciscans）17 世纪开始在中国传教。这些宣教士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而来，在那里采用非适应政策，他们拒绝地方风俗和耶稣会在中国的实践。

1.2.2 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1646 至 1720 年间，这场争论把教宗克雷芒十一世（1700-1721 年任教宗）、康熙皇帝（1654-1722）、欧洲大学学者和教廷万民福音部²²卷了进来。1704 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了法令《至善的天主》²³，在该法令中，他谴责了儒教和中国民间仪式。特别是教宗：

- 禁止使用天 (*Heaven*) 和上帝（‘在上的主’ *Lord Above*），但是允许以天主 (*Lord of Heaven*) 一词称呼上帝；
- 禁止基督徒参加儒家礼仪；
- 禁止基督徒参与中国民间宗教礼仪，如祖先崇拜或死者灵魂被引向死后世界的仪式。

1715 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在宗教通谕《自那日起》²⁴ 进一步谴责了中国的宗教仪式。此通谕激怒了中国的康熙皇帝，改变了他对基督教友善的态度，并于 1721 年下旨禁止基督教传教活动²⁵。中国礼仪之争破坏了天主教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关系还没有恢复。

中国礼仪之争期间，巴黎外方传教会²⁶的法国传教士白日升 *Jean Basset* (1662-1707) 注意到圣经中文译本的空缺。他以四川省为基地，最终和中国学者许若翰 *John Xu* 共同完成这项工作。在白日升神父 1707 年去世前，他已完成了新约武加大译本 80% 的翻译工作，但是他的作品并

²² 由额我略十五世于 1622 年创建。之后它改了名，目前称做“万民福音部”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²³ 法令的拉丁文标题 *Cum Deus Optimus* 意为“至善的天主” (*With the Best God*)。

²⁴ 宗教通谕是一封教宗封印的训令。拉丁文标题 *Ex illa die* 的意思是“自那日起” (*from that day*)。

²⁵ Li Dun Jen (1969, 页 224) 翻译了康熙圣旨的如下选段：“阅读这一宣告，我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确实是气量小。不可能与他们讲道理，因为他们不能像我们理解他们那样理解中国的诸多议题。没有一个西方人可以精通中国经典，他们的评论却常常是难以置信和荒谬的。从这一宣告来判断，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那些佛教或道教中小的、偏执的教派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从未见过一份包含了那么多废话的文本。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麻烦，从现在开始，西方人禁止在中国布道。”

²⁶ 巴黎外方传教会 *The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是在教廷万民福音部指导下于 1663 年建立的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组织。该组织的初衷是于独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势力。而直到今天，该组织仍然活跃，特别是在东亚地区。

未出版。英国人霍奇曼 *Hodgman* 于 1737 年将一份译文副本带到英国，该译本先后被放置于汉斯·斯隆爵士图书馆²⁷ 和大英博物馆。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复制了这份文稿，并将它用于 1823 年自己的圣经翻译中。

18 世纪，在天主教徒的几个私人译经工作之后，耶稣会士贺清泰 *Louis de Poirot* (1735-1814) 将新约和大部分旧约译成了中文。这份译稿在北京西什库北堂²⁸ 保存了很久，现在存于上海。这份译文基于武加大译本。白日升 (*Basset*) 和贺清泰 (*de Poirot*) 的翻译对 21 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非常难懂，下面摘录部分《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1:13-19

白日升的翻译 (1707 年) 贺清泰的翻译 (1814 年) 和合本的翻译 (1919 年)

13 [...] 尔妻依撒伯，将与尔生子，尔必名之若翰 [...]	13 [...] 尔妻依撒伯尔要与你一子，尔宜取名若翰 [...]	13 [...] 你的妻子伊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
14 [...] 且众以其生为乐矣。	14 [...] 尔得此子，尔心乐多，人亦大喜。	14 [...] 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15 盖其为大主前，酒与麵皆不饮，犹在母腹，而满得圣风矣。	15 此子在主前本是大，他不 宜饮酒及凡从菓压出的汁， 自母腹即满被圣神。	15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 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 被圣灵充满了。
16 且多化依腊尔子归于厥主神。	16 使多依斯拉耶耳嗣妇本主	16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 转，归于主他们的 神。
18 [...] 我妻亦暮年矣。	18 [...] 妻年亦迈。	18 [...]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 了。
19 [...] 我乃加别尔在神前者，使出语尔，报此福音。	19 [...] 我是上主前的加彼厄 尔，我奉命语尔，报尔此佳 音。	19 [...] 我是站在 神面前的加 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表 1.3: 三种汉语圣经译文节录

²⁷ 此信息是基于 Willeke, Bernward (1945) 的文章《大英博物馆中的中文圣经手稿》，收录于期刊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7, 450–453。

²⁸ 西什库北堂于 1703 年由康熙皇帝下旨建造。

1.2.3 新教的传教活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是新教圣经翻译的时代。这一过程中的里程碑是 1919 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它是中国 20 世纪权威和通行的圣经译本。这本圣经是不同国家的传教士历经 100 年的竞争、失望、挣扎²⁹，最后达成共识的结果。

权威中文圣经的争论被另一场统一中国的通用语争论所塑造，后者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之交。自唐朝（公元 618-907 年）起，中国存在两个语言标准，一个是文言³⁰，古典文学语言，另一个是白话³¹，普通百姓的白话标准。20 世纪初期文言享有崇高威望，被认为是文化人所使用的语言。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和其他学科都使用文言，文言是中文唯一真正的国家形式。和拉丁文一样，文言和白话只能写不能说。他们不同与当时任何的汉语方言，因此不能认为其承担了通用语言的角色。1913 年，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一场针对哪种方言应该被选为中国通用语言的争论出现了。最后，北方代表的观点得到采用，北京方言被选为标准用语。

19 世纪，整部圣经已经有了 5 个不同版本的文言译本，而前两版遭到政府的强烈打压（见本章的尾注）：

²⁹ 译名之争是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前面提及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内容。它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846 至 1855 年是第一阶段，**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梳理中国经典中神和上帝的含义。根据麦都思的研究，‘上帝’被认为是创造的源头，他没有起源；而‘神’是‘上帝’的一个化身，履行一定的功能。他认为‘上帝’/‘神’这对组合可理解为存在于英文中的‘神’/‘众神’二分。**理雅各** *James Legge* 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人在远古时代信仰一神论，而后才被多神论所取代。‘上帝’和‘神’的用语大概就是这两个时期的代表。**文惠廉** *William Boone* 反对这一观点。他强调，希伯来语中的耶和華（Elohim）是一个通称，不是专有名词，所以需要转化为其他语言中相应的称呼。他认为，通称是‘神’而不是‘上帝’。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译名之争的第二个阶段，1863 至 1877 年，北京委员会的成员推行天主教的‘天主’（*Lord of Heaven*）这一用法，却遭到反对。这个称谓被认为太过具体，而且太接近天主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将‘上帝’这一译法用于其出版的圣经中，而美国圣经公会则用‘神’或者‘天主’的译法。争论尚未被解决，但和合本委员会的中国成员更倾向于‘神’的译法，‘神’出现在 1919 年的和合本中，并在该字前留有一格空白位。

³⁰ 19 世纪时传教士把文言叫做“深文理”，但这不是一个中国通用的标准名。

³¹ 19 世纪时传教士把白话叫做“易文理”，但这不是一个中国通用的标准名。

- 1822 年，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① 和拉撒尔 Johannes Lassar^②（浸信会传教士）版；
- 1823 年，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③ 和米憐 William Milne^④（伦敦传道会）版；
- 1847 年，麦都思 W. H. Medhurst^⑤、郭士立 K. Gützlaff^⑥、裨治文 E. Bridgman^⑦ 版。此译本为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⑧ 所采用；
- 1854 年，麦都思 W. H. Medhurst^⑤、文惠廉 W. J. Boone^⑩、娄理华 W. M. Lowrie^⑪、施敦力 J. Stronach^⑫、裨治文 E. C. Bridgman^⑦ 的委办译本^⑨；
- 1863 年，裨治文 E. C. Bridgman^⑦ 和克陞存 M. S. Culbertson^⑬ 离开委办译本委员会后的版本。

19 世纪 80 年代，新教教会对权威译本的空缺感到失望，并在 1890 年召开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³²，预备文言、白话、北京话的新译工作³³。三个翻译委员会成立。随着官话成为通用语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古典语言委员会于 1907 年解散，而官话翻译委员会在 1919 年以《中文和合本》之名出版了官话译本。在接下来的 100 年中它保持着权威版本的地位，并于 2010 年由香港圣经公会进行了一次修订。

除文言和官话之外，传教士也将圣经翻译成了其他汉语方言。欧洲人和中国人对‘语言’(*language*) 和‘方言’(*dialect*) 的定义在历史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人的理解中，如果两种话语是互通的，它们是方言；否则，它们就是语言。中国人根据民族和政治特点关联两种话语。如果使用它们的人属于同一族裔群体或国籍，它们就是方言；否则就是两种语言。

³² 见 Zetsche (1999) 和 Eber、Sze-Kar Wan、Walf (1999)。

³³ 施约瑟 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是立陶宛籍犹太人，曾在德国留学，后移民美国，皈信基督教，在纽约的圣公会总神学院学习神学和志愿成为传教士。他被隶属于圣公会差会网络的美国圣公会差会差派到中国，并于 1859 年抵达上海。1877 年，他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并被按立为上海的圣公会主教。他是标准北京话翻译委员会中的一员。他翻译了大部分旧约。他是一个杰出的圣经翻译家，他的工作影响了 1919 年的中文和合本。

1.2.3 新教的传教活动



方言语群	人口数
Mandarin 官	9.6 亿
Jin 晋	4800 万
Gàn 贛	3100 万
Mǐn 闽	7000 万
Yuè 粤	6000 万
Píng 平	380 万
Hakka 客家	3000 万
Xiāng 湘	3800 万
Wú 吴	8000 万
Huī 徽	460 万

表 1.4: 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的使用者是汉族，但汉语方言之间的语言差异相当于甚至高于日耳曼语或罗曼语中的差异。共有九个汉语方言语群，每个都有一个复杂的子系统。

将圣经译成汉语方言的工作在第一版文言圣经完成后很快开始。四种不同的闽方言译本在 1884 年到 1922 年间出版，而普通话译本于 1874 年出版，四种不同的吴方言译本在 1901 到 1914 年间出版，而广东方言译本在 1894 年出版，客家方言译本在 1916 年出版。部分圣经总共被翻译成了 28 种不同的汉语方言。详细资料如下表（见本章附录 II 汉语方言）。

ISO639-3	方言	汉语方言群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ltc	中古汉语	根	650 (?)		
lzh	深文理	文言文	1810	1814	1822
lzh	易文理	文言文	1883	1885	1902
cmn	普通话	官, 北京	1864	1872	1874
cmn	南京	官, 江淮	1854	1857	
cmn	烟台	官, 胶辽	1918		
cmn	济南	官, 冀鲁	1892		
cmn	武汉	官, 西南	1921		
hak	梅州	客家	1860	1883	1916
hak	河婆	客家		1916	
hak	龙岩	客家	1919		
cdo	福州	闽, 东	1852	1856	1891
mnp	邵武	闽, 北	1891		
mnp	建瓯	闽, 北		1896	
mnp	建阳	闽, 北	1898		
cpx	莆仙	闽, 莆仙	1892	1902	1912
nan	潮汕	闽, 南	1875	1896	1922
nan	海南	闽, 南	1891		
nan	福建	闽, 南	1852	1873	1884
wuu	温州	吴, 瓯江	1892	1902	
wuu	上海	吴, 太湖	1847	1870	1908
wuu	宁波	吴, 太湖	1852	1868	1901
wuu	杭州	吴, 太湖	1879		
wuu	苏州	吴, 太湖	1879	1881	1908
wuu	台州	吴, 台州	1880	1881	1914
wuu	金华	吴, 务州	1866		
yue	连州	粤, 罗广	1904		
yue	广东话	粤, 粤海	1862	1877	1894

表 1.5: 汉语方言的圣经翻译

除了官话、闽南话和客家话之外，人们不再使用其他方言本的圣经译本。1949 年以来，官话逐步上升到了如此显著地位，几乎所有汉族都被要求掌握这种通用语言。在整个 20 世纪，教会通过转换使用官话版圣经来适应这种状况。《圣经》或者完全由官话来读，或者立刻从官话版圣经翻至其他各自方言。19 世纪以来，大量闽南人和客家人迁移到了东南亚和北美。闽南语（台语）也被 70% 的台湾人使用。这些闽南人和客家人的移民社群继续使用 1884 年和 1916 年版的圣经。圣经被修订和重译以适应 21 世纪的语言使用：在台湾圣经公会的主持下，20 世纪修订或重译了两种方言版圣经，分别是 2008 年的闽南语圣经和 2012 年的客家话圣经。

1.3 中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

1.3.1 犹太人

最早有明确证据³⁴表明中国出现**犹太人**的是唐朝（公元 618-907）。一份 8 世纪的希伯来文文稿在敦煌莫高窟（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站点）被发现。根据阿拉伯史料记载，犹太人在 878 年广州骚乱被杀的外国人之一。河南开封的犹太社群始于宋朝（960-1279）。他们的会堂建于 1163 年。中国人把犹太教称为挑筋教，文字意思是，去掉蹄筋的宗教，这可能是指犹太人禁止吃大腿窝的筋（参见《创世纪》32：32）。犹太人 *Moshe ben Abram*（1619–1657），中文名**赵映乘**，在明朝（1368-1644）末年成为皇帝的特使。他帮助重建了 1642 年毁于洪水的犹太会堂。犹太社群遵行拉比祷告和节期。他们复写了 13 份的希伯来文摩西律法。现存没有资料显示犹太人将部分摩西律法译成中文。1489 年、1512 年、1663 年和 1679 年的四块石碑包括了该社群的宗教、节日和历史信息。在其鼎盛期，开封犹太社群超过 5000 人。

³⁴ 学者们并不认为《以赛亚书》49：12 中提到的‘秦国’（*Sinim*）指的是中国。他们也不认为诺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 *Shem*、含 *Ham*、雅弗 *Japhet* 如公元 10 世纪的穆斯林史料提到的那样，到过中国。学者们也否认公元前 1000 年的中国经典，如《易经》和《道德经》与希伯来摩西律法有关。希伯来语和中国的语言文字的联系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最后，学者们也否认了中国与以色列十个失落支派有关的观点（见 Leslie 1998）。

16 世纪后一系列的不幸，如洪水、灾疫和 19 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导致开封和中国其他犹太社群的衰落。1850 年，开封犹太会堂据报保存欠佳。到 1866 年，犹太会堂被拆除。在那之后，也没有重建会堂。李渡南³⁵认为消亡主要是因为其与世界上其他犹太社群的长期隔离。20 世纪，中国政府将开封犹太人界定为汉族。据称开封犹太人使用 7 个中国姓氏。其中李姓和高姓可能是代表利未 *Levi* 和科恩 *Cohen*。

1.3.2 穆斯林

中国政府将回族界定为唐朝（公元 618-907）和宋朝（公元 960-1279）期间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和中亚人的后裔，未将其与宗教相连。回族先祖主要来自古丝绸之路各地上各地区。1050 万回族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回族社群遍布全国，但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政府也将海南岛的 5000 回辉人归入回族。他们的先祖是明朝时期（公元 1368-1644）从越南而来的南太平洋群岛的穆斯林。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讲普通话。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他们部分的宗教词汇有别于汉人。

我们并不清楚回族基督徒的人数。2010 年，一个匿名的宣教组织在香港出版了回语圣经。除了一些关键词，如上帝（*God*）、耶稣（*Jesus*）和基督（*Christ*）外，这本圣经的语言与和合本（香港圣经公会）、新译本（环球圣经公会）相似。一些不同罗列如下。这些不同与回族传统上音译阿拉伯语的宗教词汇有关。例如，术语‘麦西哈’是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中‘弥赛亚’（*Messiah*）的音译，‘基督’是希腊语（*Christ*）的音译。有关上帝名字的不同选择，例如‘真主’（*True Lord*）（回语）与多神教概念的‘神’（汉语），让人想起了 19 世纪新教传教士反对用‘神’指代‘上帝’。

³⁵ 见李渡南 Donald Leslie（1998）。

1.3.2 穆斯林

回语圣经 (2010)	中文和合本 (1919)	英文	参考文献
真主	神	God (Yahweh)	《马太福音》 3:9
主	主	Lord	《马太福音》 4:7
神明	神	god (not Yahweh)	《约翰福音》 10:35
尔撒	耶稣	Jesus	《马太福音》 1:1
麦西哈	基督	Christ	《马太福音》 1:17
麦西哈的弟子	基督徒	Christian	《使徒行传》 11:26
易卜劣厮	魔鬼	devil	《马太福音》 4:1
天仙	天使	angel	《马太福音》 13:39
佳音	福音	Good News	《马太福音》 4:23
礼拜堂	会堂	Synagogue	《马太福音》 4:23
哲玛提	教会	Church	《马太福音》 16:18
坟坑	阴间	Hades	《马太福音》 11:23

表 1.6: 回语圣经词汇

1.4 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是包括了 67 中语言的语言群，地理发源于东亚中部阿尔泰山脉的 67 种语言，跨越了俄罗斯、中国和蒙古。阿尔泰语系有三个子语系，突厥语（42）、蒙古语（13）和通古斯语（12）。两个阿尔泰语系民族统治过中国，分别是元朝（1271-1368）的蒙古族和清朝（1644-1911）的满族。



部分圣经被译成五种中国的阿尔泰语：一种蒙古语、两种通古斯语和两种突厥语（详细信息可见本章附录 III 阿尔泰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mvf	内蒙古语	阿尔泰、蒙古、中	3,380,000		2004	
mnc	满语	阿尔泰、通古斯、南	20	1822	1835	
evn	鄂温克语	阿尔泰、通古斯、南	11,000	2002		
oui	回鹘语	阿尔泰、突厥、东南	?		1307	
uig	维吾尔语	阿尔泰、突厥、东南	8,400,000	1898	1914	1950

表 1.7: 中国阿尔泰语的圣经翻译

1.4.1 蒙古语

阿尔泰民族中，蒙古人发挥了突出的历史作用。成吉思汗（1162-1227）于 1206 年在曲雕阿兰³⁶建立了蒙古帝国，开始其征途，并于 1279 年达

³⁶ 曲雕阿兰位于蒙古国肯特省。

1.4.1 蒙古语

到巅峰，占领了欧亚大陆、东欧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然而，蒙古人在 1260 年对抗穆斯林马穆鲁克人³⁷ 的艾因贾鲁特之战³⁸ 中，遭遇了决定性失败。

就在这场战役发生前不久，由法王路易九世（1214-1270）率领的欧洲十字军在 1250 年的曼苏拉战役³⁹ 被穆斯林马穆鲁克人打败。虽然战略目标不同⁴⁰，但是由于面对同一个敌人，蒙古人和欧洲人考虑联合起来对抗穆斯林军队。教宗英诺森四世（1195-1254）率先向蒙古人提议。在 1245 年的书信 *Dei patris immensa*⁴¹ 中，他向贵由 *Güyük Khan*⁴²（1206-1248）解释基督教信仰，并邀请他接受洗礼。1246 年，贵由在回复中要求欧洲人的归顺。

即使大蒙古国在 13 世纪 60 年代分裂为四个汗国⁴³，教宗与分裂后的汗国的联系仍在。特别的是，大元汗国的忽必烈可汗 *Kublai Khan*⁴⁴（1215-1294）和西亚伊利汗国的阿鲁浑可汗 *Arghun Khan*⁴⁵（1258-1291）

³⁷ 马穆鲁克人是阿拉伯人法蒂玛哈里发 *Arab Fatimid Caliphs* 从中亚部落买来的奴隶兵，用来建立一个军事精英军队，类似外籍兵团（*Légion Étrangère*）。1174 年，马穆鲁克王朝取代法蒂玛王朝，并一直统治埃及和中东地区到 15 世纪。

³⁸ 艾因贾鲁特（*Ain Jalut*），“哥利亚的春天”，位于加利利东南部的耶斯列山谷。1260 年，欧洲十字军允许埃及的马穆鲁克穿越该山谷攻打蒙古人。见 Cline (2002)。

³⁹ 曼苏拉（*Al Mansurah*）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开罗东北方。它是现代埃及代盖赫利耶省首府。

⁴⁰ 在他们的军事对抗中，蒙古人想要控制所有欧亚人民。欧洲人发动十字军东征，为了使朝圣者能够进入穆斯林控制下的圣地，并且克服 1054 年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东正教会位于土耳其人控制的领土内。

⁴¹ 由拉丁语译成英文：“无边的天父圣主”。

⁴² 贵由 *Güyük Khan*（1206-1248）是尚未分裂的大蒙古国的第三代大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

⁴³ 汗国是一个土耳其或蒙古术语，指代一个政权或者王国。汗国是由一位可汗统治的政权。

⁴⁴ 忽必烈 *Kublai Khan*（1215-1294）是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成吉思汗的孙子。

⁴⁵ 基于田清波（*Mostaert*）和柯立甫（*Cleaves*）法文翻译的英译（1952）：“你已经传达了这样的讯息：‘世界上的其他人，不管他们是谁，凡是根据自己的宗教和经文祷告的（佛教徒、穆斯林等），都是错误的。只有敬拜上帝的 *Misiqa* 教（弥赛亚，基督）才是正确的。’希望可汗皈依弥赛亚。’你说，因为 *Misiqa* 教是唯一正确的宗教，我们的好父亲和好外祖母也接受了洗礼 *silam*（叙利亚语中的外来词）。你一再来信，派使者传达紧急口头讯息，说“不要对基督教做什么坏事！”你说的“希望可汗接受洗礼”是合理的。但我们

与教宗通信。他们邀请天主教传教士访问蒙古汗国朝廷。最对基督教抱有好感的通信来自**阿鲁浑可汗**，在信中，他讨论了洗礼。这些通信在教宗**尼古拉四世**（1227-1292）和两位可汗去世后就终止了。

教宗**尼古拉四世**派特使**约翰·孟高维诺**⁴⁶（1247-1328）拜访**阿鲁浑可汗**和**忽必烈可汗**。作为方济会的成员，**约翰**是中世纪宣教的先行者。他于1294年定居北京，也就是**忽必烈**死后不久。他修建了一座教堂，建立了三个传教点，并且学习了蒙古统治精英使用的回鹘语。1307年，他将新约和《诗篇》译成回鹘语。尽管他的圣经译稿没有留存下来，但是**约翰**在他给教宗的两封信⁴⁷中描述了他的成果。1328年，他死于北京，但其在中国传教事业继续了40年，直到明朝的统治者在1360年代将外国传教士驱逐出中国。

蒙古军在丝绸之路上来回活动，丝绸之路绵延一万公里，商人、士兵、牧民、朝圣者、僧侣在路途上交换货物⁴⁸、疾病⁴⁹、科技⁵⁰、哲学⁵¹和宗

要声明：“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保存着自己的蒙古身份，是否接受洗礼，只有永恒的腾格里（天）能决定。那些接受洗礼的人，就像你一样，有着真诚的心，是纯洁的，不会违反宗教和腾格里与 *Misiqa* 的指令。至于那些忘记且违背了腾格里，撒谎和偷盗的，不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吗？如今，你说因我们没有接受洗礼而受到冒犯，且心怀不满。但是，如果能够向腾格里祷告，并怀着正念，那就相当于接受了洗礼。写于虎年，夏季第一个月的新月第五天（1290年5月14日），于乌鲁米。”红色印鉴：辅国安民之宝（“国家庇护者人民和平之源者的印章”）。

⁴⁶ **约翰·孟高维诺** *John of Montecorvino* (1247–1328)。

⁴⁷ 这两封信分别存于佛罗伦萨的劳伦森博物馆和巴黎的国家博物馆。1866年 Yule 书中收录了这两封信及其译本，页 197–209。

⁴⁸ 丝绸之路因始于汉朝（公元前 207–公元 220）的利润丰厚的丝绸贸易而得名。然而，丝织品不是唯一交易的商品。

⁴⁹ 黑死病，一种在 1346-1353 年间造成约 1~2 亿人口死亡的流行病，被认为起源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欧洲。2010 年，科学家分析受害者的 DNA，得出此推论。参见 Bos K. I. et al. (2011)，*“来自黑死病受害者的鼠疫菌基因的一次初步实验” A draft genome of Yersinia pestis from victims of the Black Death*, *Nature* 478 (7370): 506–10。

⁵⁰ 自汉朝起，冶金、农业和医疗技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汇。

⁵¹ 例如，摩尼教是一种宗教哲学，沿着丝绸之路传播。

教⁵²。丝绸之路是文化的交汇口。古代旅行者包括了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和粟特人。

丝绸之路主要的两个站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新疆的吐鲁番。撒马尔罕是粟特人⁵³的多宗教中心。粟特语是唐朝（618-907）丝绸之路的通用语，其他语言多从其借用词汇。中文的“店”（旅店）很可能是借用粟特词“tym”（旅店）。16世纪时，粟特人的后人被乌兹别克和塔吉克部落所取代。9世纪以前，吐鲁番处于西藏的控制下。840年，当维吾尔军队被吉尔吉斯军队击败，大量维吾尔人涌入中亚，控制了吐鲁番，并迁徙到那里。他们在距离吐鲁番30公里处建立了一个王国，以高昌为首都。这个王国存在于856至1389年间，但1250年之后成为了蒙古统治者的一个附庸国，直到并入蒙古伊斯兰王国莫卧儿汗国⁵⁴。维吾尔人最初信奉摩尼教⁵⁵，但后来改信佛教。15世纪时，蒙古统治者强迫维吾尔人皈依伊斯兰教，这个过程完成于1500年。

粟特人采用源自亚兰文字母的古叙利亚语字母。粟特文用于世俗和宗教文本。9世纪时，维吾尔人从粟特文中新创了一种文字。受到满有声誉的中国文字的影响，维吾尔人改变了文字书写方向，从水平的（像粟特文一样从右到左）变为垂直的（像汉字一样从上到下）。维吾尔文字一直被中国甘肃的维吾尔人和裕固族人使用，直到19世纪他们改为使用阿拉伯-波斯文和西里尔文。他们最初的书写体系不再被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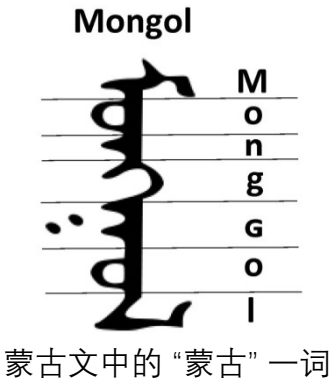
⁵²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唐朝（618-907）传入中国。而佛教早已沿着丝绸之路的反方向抵达希腊罗马世界。

⁵³ 粟特语是印欧语系中一种东部伊朗语。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0年间，撒马尔罕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使用这种语言。它与西部伊朗语——波斯语不同。塔吉克斯坦约12000使用当代雅格诺比语，前者直接源自粟特语。

⁵⁴ 莫卧儿汗国在1347年脱离了察合台汗国。察合台（1183–1242）是成吉思汗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汗国是他父亲统治下的四大汗国之一。

⁵⁵ 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公元216-276年）创立。摩尼教信奉二元的宇宙观：善的、精神的光明世界和邪恶的、物质的黑暗世界持续斗争。摩尼教传到了中东、欧洲和中亚，并与正统基督教一较高下，后者视其为一种诺斯替运动。

13 世纪，不识字的蒙古统治者决定基于回鹘文创建自己的文字。蒙古文反过来成了通古斯语系中满语、锡伯语和鄂温克语书写系统的基础。今日，蒙古文字都还在中国和蒙古使用。下面三张图表体现了书写体的字母组成，展现了蒙古文字的辅音和元音字母。



蒙古文

蒙古语 辅音	唇音	齿龈音	硬腭音	软腭音	喉音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塞音	浊 b 𐭆 𐭇 𐭈 清不送气 p 𐭄 𐭅 𐭆	d,t 𐭌 𐭍 𐭎 q 𐭏 𐭐		g,k 𐭑 𐭒 𐭓 𐭔 𐭕 𐭖	G 𐭗 𐭘 𐭙 𐭚 𐭛 𐭜 𐭝
擦音	浊 v 𐭟 𐭠 清不送气 f 𐭡 𐭢 𐭣	s 𐭤 𐭥 𐭦	ʃ 𐭧 𐭨 𐭩 𐭪		h 𐭫 𐭬
塞擦音	清不送气 清送气	dz 𐭭 𐭮 ts 𐭯 𐭰	tʃ 𐭱 𐭲 tʃʰ 𐭳		
鼻音	m 𐭴 𐭵 𐭶	n 𐭷 𐭸 𐭹 𐭺		ŋ 𐭻 𐭼	
边音		l 𐭽 𐭾 𐭿			
滑音		ɹ 𐭿	j 𐭿 𐭿 𐭿		
颤音		r 𐭿 𐭿 𐭿			

表 1.8: 蒙古语辅音

1.4.1 蒙古语

蒙古语 元音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圆唇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闭	i	ᠶ	ᠡ	ᠢ	y,ø	ᠶ	ᠡ	ᠢ					u,o	ᠤ	ᠡ	ᠢ
开	e	ᠶ	ᠡ	ᠢ					a	ᠶ	ᠡ	ᠢ				

表 1.9: 蒙古语元音

第一部完整的喀尔喀蒙古语（蒙古的官方语言）圣经于 2004 年出版，时至蒙古人征服的几个世纪后。然而，对在内蒙古使用的察哈尔蒙古语来说，需要一个独立的译本。21 世纪，三种译本的察哈尔蒙古语新约完成。第一个译本叫 “*Ariun Nom*”，由中亚会的司提反·米勒 *Stefan Müller* 牵头，于 2004 年完成。该译本在内蒙古教会中普遍使用。第二个译本叫 “*Shine Geree*”，由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成员以动态对等翻译于 2007 年完成。第三个译本由三自教会牧师包晓林牧师翻译，得到了联合圣经公会的帮助，2013 年由艾德基金会出版发行。

1.4.2 满语和鄂温克语

满族⁵⁶是女真族⁵⁷的后代，是定居于现今中国辽宁省的一支通古斯族。在宋朝（960-1290）的后半期，女真族人民反抗宋朝的统治，在中国北方建立了金朝（1115-1234）⁵⁸。

女真或金之后被蒙古人征服。在明朝（1368-1644）晚期，女真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通过三种方式统一了女真部落：批准基于蒙古文的语言文字；建立八旗⁵⁹这种军事与社会系统；开始了对抗明朝的军事行动。**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592-1643）将政权取名为清⁶⁰，并自封为清朝皇帝。经过持续的军事行动，**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⁶¹于1644年控制了全中国。

1644年，满语本要成为中华帝国的官方语言，但是它缺乏汉语中行政、科学甚至日用词；汉语必然影响满语。尽管**康熙**皇帝（1654-1722）和**乾隆**皇帝（1711-1796）试图保留满语，但它还是逐渐走向了衰落。

⁵⁶ 对于“满族”（*Manchu*）这个词的词源，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根据清朝官方的历史记载，“满族”源于佛教术语“文殊菩萨”（*Manjusri*），表示非凡的智慧。其他学者认为“满族”和“李满住”（一位女真族首领的名字）有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满族”其实来自 *mangga* 和 *ju* 的组合词，“*mangga*”意为“强硬的”；“*ju*”为“箭”，“*manga-ju*”意为“强悍的弓箭”。欧洲语言使用的“Mandarin”来自“满大人”（“满族高官”）。

⁵⁷ 肃慎部族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于中国文献中。肃慎族被认为是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文献中提到的靺鞨族的祖先。靺鞨人是女真族人的直接先祖。

⁵⁸ 请不要将金朝（1115-1234）和晋朝（265-420）弄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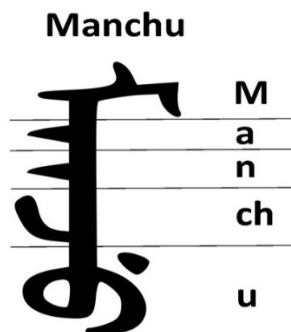
⁵⁹ 八旗象征常备军绿营之外的八支满族贵族军队。八旗引入了满族民族身份，八旗子弟的身份是世袭的。八旗包括：（1）正黄旗；（2）镶黄旗；（3）正白旗；（4）镶白旗；（5）正红旗；（6）镶红旗；（7）正蓝旗；（8）镶蓝旗。

⁶⁰ **柯娇艳** *Pamela Crossley* 提出，“清”（干净、纯粹）这个名字可能是回应明朝的“明”（“明亮”、“干净”）。“明”字由“日”和“月”组成，因此与“火”的意涵有关，而“清”包含偏旁氵。这个关联表示清对明的征服如同火被水覆灭一样，见 *Crossley* (1997)。

⁶¹ 他是第一位统治全中国的清朝皇帝。这幅画目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4.2 满语和鄂温克语

1859 年，清政府允许汉人移民到满洲⁶²，这加速了满语最后的衰败。1912 年，清政府覆灭后，满语彻底从公众生活中消失。20 世纪 60 年代，辽宁省发现的几个说满语的村落使人们对其重新产生兴趣，并且中国政府也开始了一项复兴满语计划。目前还活着的会说满语的人可能仅剩 20 个。满族文字包括辅音和元音，参见下面两张图。



满族文中的“蒙古”一词

满文

满语 辅音	唇音	齿龈音	硬腭音	软腭音	喉音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浊 塞音	b ㄅ ㄆ ㄇ	d ㄊ ㄊ ㄊ t ㄊ ㄊ ㄊ		g ㄍ ㄍ k ㄍ ㄍ ㄍ	g ㄍ ㄍ q ㄍ ㄍ ㄍ
擦音	v ㄨ ㄨ f ㄨ ㄨ ㄨ ㄨ	s ㄣ ㄣ ㄣ	ʃ ㄣ ㄣ ㄣ	x ㄨ ㄨ	x ㄨ ㄨ
塞擦音	清不送气 清送气	z ㄗ tsh ㄗ	tʃ ㄗ tʃʰ ㄗ ㄗ		
鼻音	m ㄇ ㄇ ㄇ	n ㄋ ㄋ ㄋ ㄋ ㄋ		ŋ ㄋ ㄋ ㄋ ㄋ	
边音		l ㄌ ㄌ ㄌ			
滑音 / 颤音		r ㄣ ㄣ ㄣ	j ㄨ ㄨ		

表 1.10: 满语辅音

⁶² 见 Gorelova (2002)。

满语 元音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圆唇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音 标	前	中	后
闭	i	ᡳ	ᡳ	ᡳ	y	ᡳ	ᡳ						u	ᡳ	ᡳ	ᡳ
	ɪ		ᡳ	ᡳ									ʊ	ᡳ	ᡳ	ᡳ
次闭	e	ᡳ	ᡳ	ᡳ									o	ᡳ	ᡳ	ᡳ
开									a	ᡳ	ᡳ	ᡳ				

表 1.11: 满语元音

一位俄罗斯外交部官员**利坡夫索夫 Stepan Lipoftsoff** (1773-1841) 在中国学习了 20 年满语后, 在满语消亡前 (1859 年) 将《马太福音》(1822) 和新约 (1835)⁶³ 译成了满语。

1790 年, 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将圣经旧约译成满语, 但没得到出版。后来,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的**乔治·博罗 George Borrow** 在北京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获得未出版的译稿。这个译稿帮助**乔治·博罗**用六个月学习满语, 同时校对**利坡夫索夫**的新约译稿。1835 年,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圣彼得堡以满文第一次出版了新约译本。之后又多次再版。

2002 年, **纳德什达·布拉托瓦 Nadezhda Bulatova** 和大卫·凯泽尔 **David Kheizell** 在莫斯科圣经翻译学院⁶⁴ 将《路加福音》译成鄂温克语。同年译本在莫斯科的圣经翻译学院出版。2013 年, 又将译本以鄂温克语和俄语对照本再版, 并附有音频。本译本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皆可适用。

1.4.3 维吾尔语

今天, 有超过一千万的**维吾尔人** (大部分是穆斯林) 定居在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约有 50 份用回鹘语手稿在吐

⁶³ 该新约译本的一份副本现存于西悉尼大学图书馆。

⁶⁴ 见 <http://ibt.org.ru/english/bible/evk.html> (访问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1.4.3 维吾尔语

鲁番（丝绸之路的一个站点）被发现。其中一部分手稿是基督教文献。德国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⁶⁵将它们数字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高维诺**（1247-1328）在1307年前将新约和《诗篇》译成回鹘语，因为回鹘语当时是北京的蒙古统治者的通用语。虽然没有圣经手稿留存下来，但是**约翰**在给教宗的两封信中提到了他的翻译成果。

现代维吾尔语并不是古回鹘语的直系后代。古回鹘语发展成了西裕固语⁶⁶（甘肃省肃南地区约5000人使用该语言）。而现代维吾尔语其实是新疆喀什使用的书面察合台语。20世纪30年代年代，现代维吾尔语被标准化，新约也被译成了这种语言。

现代时期向回鹘人传教的第一位传教士是**约翰·阿维塔兰尼恩 Johannes Avetaranian**⁶⁷，隶属于瑞典传教联盟⁶⁸。在1892年瑞典传教士去喀什的首次探索行程中，**阿维塔兰尼恩**留守后方。他迅速学会了现代维吾尔语，该语与他的母语土耳其语很相似。到1897年，他已完成了四福音书的翻译。1893年之后，定居喀什的瑞典传教士**拉尔斯·埃里克·赫格贝尔格**⁶⁹和**古斯塔·拉奎特**⁷⁰批评**阿维塔兰尼恩**的翻译，这一过程导致双方关系的

⁶⁵ 见 http://turfan.bbaw.de/dta/ch_u/dta_chu_index.html（访问于2019年9月12日）。

⁶⁶ 西裕固语是一种突厥语，而也甘肃地区使用的西裕固语是一种蒙古语。

⁶⁷ **约翰内斯·阿维塔兰尼恩 Johannes Avetaranian**（1861-1919）是土耳其尔足汝穆城的土耳其人。他原初的伊斯兰名字是**穆罕默德·舒克里 Mehmet Şükri**。他的父亲是一位苦行僧，一种苏菲主义的僧侣（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内的一种神秘运动）。阿维塔兰尼恩在学习新约和改信基督教后，选择了一个亚美尼亚基督徒的名字（“福音的儿子” *Son of the Gospel*）。1892-1897年间，他以喀什为基地传教，1897年后，他作为传教士被德国东方差会 *German Orient Mission* 派往保加利亚。1919年，他在德国威斯巴登市去世，见 *Avetaranian*（1930）。

⁶⁸ 瑞典圣约教会（*Mission Covenant Church of Sweden / Svenska Missionskyrkan*）是1878年成立的一个宗派，并于2012年归入瑞典浸信会联合会（*Baptist Union of Sweden*）和瑞典循理会联合会（*Methodist Union of Sweden*），新名字是联合未来教会（*Joint Future Church / Ekumeniakyrkan*）。2003年前，瑞典基督教圣约教会叫做瑞典行道会（*Mission Union of Sweden*），是一个基于虔信主义的自由改革宗教会。

⁶⁹ **拉尔斯·埃里克·赫格贝尔格 Lars Erik Högberg**（1858–1924）由瑞典行道会派往喀什。他是喀什瑞典传教活动中不可争议的领袖，直至1916年。

⁷⁰ **古斯塔·拉奎特 Gösta Raquette**（1871-1945）在1896-1901年间和1913-1921年间驻扎喀什。他写了一本回鹘语法书，该书于1912年在柏林出版，并对新约的修订工作做出了贡献。从传教工场退休后，他在瑞典隆德大学执教。

紧张。1898 年，争议尚未解决，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以阿拉伯文出版了四福音书译文。

阿维塔兰尼恩于 1897 年离开喀什，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争议持续发酵了 20 年。在定居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后，他完成了现代维吾尔语的新约译本。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分别于 1909 年和 1911 年在柏林和伦敦发起两次调停会议，最终双方达成妥协。阿维塔兰尼恩和瑞典传教士古斯塔·拉奎特在普罗夫迪夫合作完成修订工作。1914 年，2000 份新约译本在普罗夫迪夫出版，但发行工作因一战的爆发而推迟了。

在 1901 至 1939 年间，瑞典在喀什的传教工作因 60 位传教士的⁷¹到来而繁荣。不同的瑞典传教士翻译了《创世纪》（1917）、《约伯记》（1921）、《诗篇》（1923）。于 1912 年定居喀什的古斯塔夫·阿尔伯特⁷²在 1939 年瑞典宣教活动停止后开始协调翻译工作。他与维吾尔族教徒那耳·路加 Nur Luke 和奥斯卡·赫曼森 Oskar Hermansson 一起被流放到印度印度，并于 1943 年在那里去世。在穆尔维·蒙实 Moulvi Munshi 和穆尔维·法瑞尔 Moulvi Fazil 的协助下，奥斯卡·赫曼森于 1950 年完成了第一部回鹘语圣经。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 1950 年在开罗出版了这个译本。

“Dunyaning Nuri”（“世界之光”）网站包括了 1950 年的原版开罗圣经⁷³和完成于 2013 年的修订版开罗圣经⁷⁴。维吾尔圣经公会创立于 21 世纪初，其基地在土耳其。2005 年，该网站上传了几乎重译的整部圣经⁷⁵。此外，同年有两个译本在土耳其出版，一个采用在中国使用的阿拉伯文；另一个采用通行于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西里尔文。

1.5 苗瑶语系

苗瑶语系包含大约 80 种语言。“苗”是中国秦朝时期（公元前 221–206 年）汉人对居住在长江流域、汉族聚集地以南的非汉人群体的称谓。这个字的

⁷¹ 见 Hultvall（1981）。

⁷² 古斯塔夫·阿尔伯特 Gustaf Ahlbert（1884-1943）。

⁷³ 见 <http://www.dunyaningnuri.com/lat/muqeddes-kitab-1950.html>（访问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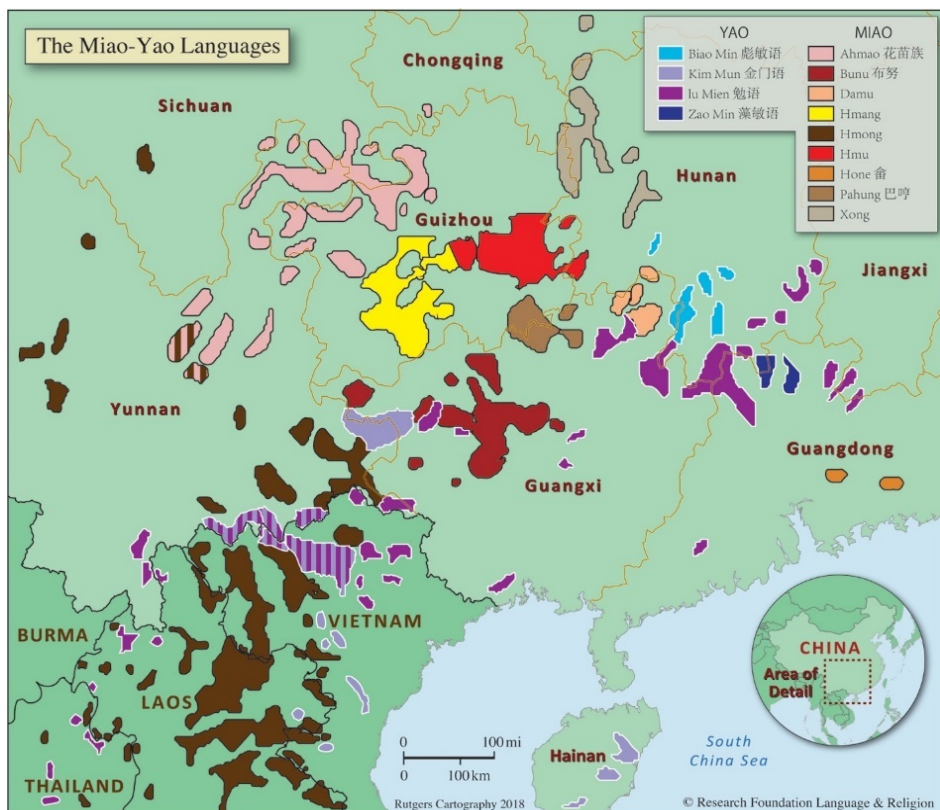
⁷⁴ 见 <http://www.dunyaningnuri.com/lat/muqeddes-kitab.html>（访问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⁷⁵ 见 <http://www.umkj.org/>（访问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1.4.3 维吾尔语

语源尚不确定。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扩张的汉族人口迫使苗瑶人向南迁移到了今天的湖南省、贵州省和云南省。

18 世纪以后，一些苗族离开中国，去到其它的东南亚国家，例如泰国、老挝、越南和缅甸。越南战争（Vietnam War, 1960-1975）造成约 10 万苗族逃到了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因为他们支持的反共势力战败。



部分圣经被翻译成中国贵州省和四川省的四种苗语（见本章附录 IV 苗瑶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hmd	花苗语	苗瑶, 苗, 西部	300,000	1907	1917	2009
cqd	川滇苗语	苗瑶, 苗, 西部	95,000	1922	2017	
hea	黑苗语	苗瑶, 苗, 中部	1,250,000	1928	1934	
hmj	革家语	苗瑶, 苗, 中部	60,000	1937		

表 1.12: 中国苗语的圣经翻译

1.5.1 花苗语

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64-1915) 在花苗人中的传教工作是成功且影响久远。大量的花苗族接受柏格理传讲的福音并归信, 以逃离他们绝望的民族心态⁷⁶。长久以来, 花苗族一直承受来自彝族和汉族的苦待。在苗族地区, **柏格理**创造了一套松散的基于拉丁字母的字母, 其中有些特殊字母由伯格理自己发明 (称为柏格理文字)。**柏格理**因伤寒于 1915 年去世, 届时他刚完成整本新约的翻译不久。他的事工继任者**王树德** (*Will Hudspeth*) 修订了译稿并于 1917 年被带去日本, 印刷了 5000 份。20 世纪 30 年代, **王树德**重译了新约全书, 并于 1936 年在上海出版。在 1936 年, **王树德**写到, 已有 40 个有组织的花苗族教会, 共 18,300 个信徒。1949 年之后, 这些教会被重组为三自教会。2009 年, 三自教会翻译了整部圣经, 并由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出版。

1.5.2 川滇苗语

1922 年, 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张道惠** (*Harry Parsons*, 1878-1952) 以柏格理文字将《马太福音》翻译为川苗语。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云南省临近四川省的东川地区。张道惠曾是柏格理的同事, 在不同时期协助**伯格理**在贵州苗族事工。东川苗族临近云南的武定苗族, 后者因张道惠的和内地会的传教事工大批归信基督教。**王志明** (1907-1973) 是武定县的原住苗族。1951 年, 在外国传教士离开后, 他被按立为牧师。因他拒绝参与告发其他基督教徒, 他于 1969 年被捕, 4 年后在一个聚集了 10,000 人的体育馆中被处决。许多在场者是愤慨的基督教徒。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后, **王志明**被平反。武定的教会在那以后增长了 10 倍多。**王志明** (1907-1973) 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中作为 20 世纪 10 位殉道者之一被后人铭记⁷⁷。

⁷⁶ 见 Pollard, Walter (1928) 和 Pollard, Samuel (1954)。

⁷⁷ 20 世纪殉道者雕像陈列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西大门上方外墙, 被纪念者从左到右依次是: 波兰神父**圣高比** (*Maximilian Kolbe*)、因信仰被父母杀死的南非原住民少女**梅思默拉** (*Manche Masemola*)、乌干达圣公会大主教**鲁温** (*Janani Luwum*)、**特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美国黑人民权领袖及牧师**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萨尔瓦多总主教**奥斯卡·罗梅罗** (*Óscar Romero*)、神学家**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巴基斯坦信徒**以斯帖·约翰** (*Esther John*)、巴布亚新几内亚信徒**塔皮迪** (*Lucian Tapiede*)、中国云南苗族牧师**王志明**。

1.5.3 黑苗语和革家语

20 世纪 20 年代，澳大利亚籍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胡致中**（*Maurice Hutton*, 1888—？）引入注音符号，并完成了黑苗语新约（1934）和革家语《马可福音》、《约翰福音》（1937），革家语是通行于贵州省的另一种苗语。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⁷⁸于 2009 年重译了黑苗语新约圣经并于 2018 年修订（见 2.4.2 段和 2.5.2 段）。

1.6 壮侗语系

壮侗语系由超过 96 种语言组成，中国、泰国、缅甸和老挝有一亿人口在使用。据认为，壮侗人源自部分古老的百越人⁷⁹，有超过 2500 年的历史。在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记载中，壮族、布依族⁸⁰、黎族被称为雒越，傣族人被称为滇越。学者们认为中国以外地区的傣族人起源于中国的贵州、广西、广东。但关于傣族人迁移到云南、泰国、缅甸和老挝的确切时间，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

历史学家**亨利·戴维斯**（*Henry Davies*）在 1909 年提出，在 1253 年大理国被蒙古人打败后，傣族人大规模迁移到东南亚。这个理论的根据为：大理国⁸¹和更早的南诏国⁸²都是由傣族人建立。

⁷⁸ 笔名。

⁷⁹ 自周朝（公元前 1046-256 年）起，“百越”一词用来指从浙江省到云南省广阔大地上的南方未开化者。按照语言学的分类体系，越语和粤语同属汉语方言的一个语群。

⁸⁰ 布依也被称为‘仲家’或‘独家’。

⁸¹ 段思平于 937 年建立大理国。大理国在 1253 年被蒙古军队征服前由 22 位国王的王朝统治。

⁸² 公元 738 年，皮罗阁统一了六个少数民族部落，建立一个新的王国南诏国。在中国皇帝唐玄宗（712-756）的支持下，皮罗阁建都太和。今天，太和是云南省大理市的一个村。皮罗阁的继任者背叛中国并 2 次击败唐朝军队。到 829 年，南诏国扩张到四川、云南全境、泰国和老挝。然而，在 850 年到达巅峰后，南诏国开始逐步的衰落（见 Blackmore 1960）。



1923 年，传教士同时也是学者的威廉·克里夫顿·多德（William Clifton Dodd）⁸³ 提出一个稍经改良的假说。根据这个假说，1253 年的蒙古征服是傣族人迁移到东南亚的最后一个动因，而非第一个。一些学者不认同傣族人与南诏国的关系⁸⁴，他们指出两个王国中的平民百姓多为白族⁸⁵，而

⁸³ 见 Dodd (1923). *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 Cedar Rapids, Iowa: Torch.

⁸⁴ 见 Backus (1981), Mote (1964), Terwiel (1978), Chen 和 Du (1989), 和 Winai (1990)。

⁸⁵ 长期以来，语言学家或者将白语归类为被藏缅语族影响的汉语，或与藏缅语言相系的原始汉语分支。白族人据知是该地区唯一有佛教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人类学家用这一事实将白族与南诏和大理的佛教王国政体联系起来。

1.5.3 黑苗语和革家语

统治精英为彝族⁸⁶。傣族人并没有承担重要角色，所以不会害怕蒙古人的入侵。这些历史学家通过中国不同朝代的文献进一步指出自西汉（公元前 206 - 公元 9 年）在现今的边境就已存在一个傣族王国。

受到考古遗址例如班清⁸⁷的启发，泰国学者 *Wongthet*（1986）提出傣族人史前就已生活在泰国。基于对广西省花山壁画⁸⁸的考察，*Wongthet* 于 1994 年修正了自己的理论，推测壮族人的故乡广西可能是傣族人的历史发源地⁸⁹。中国历史学家们，包括陈吕范（1990）提出了一个相似的理论，据此理论，傣族人起源自古雒越人，古雒越人是百越人的分支⁹⁰。

张伯伦（1997）从语言学角度提出的壮侗假说现在已被广泛接受。根据这个理论，大约公元前 330 年，原始傣语从其他卡岱语中分离出来。尽管中国有超过 2200 万的壮侗语使用者，却没有任何一个语言的完整圣经本译本。新约已被译成三种语言——侗语、邕北壮语、傣仂语，旧约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中（见本章附录 V 壮侗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kmc	侗语	壮侗，侗水	1,000,000		2006	
pcc	布依语	壮侗，傣，北部	2,600,000	1904		
zyb	邕北壮语	壮侗，傣，北部	2,000,000		2016	
khb	傣仂语	壮侗，傣，西南部	550,000	1921	1933	
cuu	花腰傣语	壮侗，傣，西南部	50,000	1922		
tdd	傣那傣语	壮侗，傣，西南部	540,000	1931		

表 1.13: 中国壮侗语的圣经翻译

⁸⁶ 彝族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支民族，使用藏缅语言而非傣语。

⁸⁷ “班清考古地点”位于泰国的乌隆地区。

⁸⁸ 花山壁画被认为是古时雒越族的代表画，雒越族是壮族的祖先，该画出自公元前 400 年到公元 400 年间，地点是广西省近明江的宁明县，。

⁸⁹ 一些学者通过对傣族水稻词汇变化的研究，提出原始傣语来自广西贵州一带。见 Luo Wei, John Hartmann, Li Jinfang 和 Vinya Sysamouth（2000）。

⁹⁰ 见 Meacham（1996）。

1.6.1 侗语

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⁹¹ 翻译了侗语新约圣经，于 2006 年印刷 5000 册（见 3.4.2 段）。

1.6.2 布依语和壮语

英国传教士**塞缪尔·克拉克** (*Samuel Clarke*, 1853-1946)⁹² 于 19 世纪 90 代早期驻扎于贵州省，与当地入一同工作。他先学习了黑苗语，到了 1896 年，他编辑了一本黑苗语初级读本、一本教义问答、一些福音手册和一些赞美诗。1989 年，当他的同事**明鑑光** (*William Fleming*) 被传教工作的反对者谋杀后，克拉克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布依族。他设计了有重音符号的罗马化文字。到了 1904 年，他和一个当地人团队一起将《马太福音》译为布依语。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同年在上海将其出版。因为同时承担着其它的传教工作，**克拉克** 没能继续将《圣经》的其它部分翻译为布依语。美国一对传教士在 21 世纪初期开启了一项新的布依语圣经的翻译。非正式的译本仍在流通中。

1992 年，两个美国传教士定居广西自治区，2016 年他们完成了邕北壮语版新约。

1.6.3 傣语

圣经被部分地译成三种傣语：傣仂语、花腰傣语、德宏傣语⁹³。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宣教士**克劳德·梅森** (*Claude Mason*) 和**莱尔·毕比** (*Lyle Beebe*) 在傣仂族中的工作是显著的。1917 年他们抵达西双版纳⁹⁴，向傣仂族传福音。在景洪地区的傣族地方官员批给差会一块地，差会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医院。差会服事傣族社群中的边缘人士：大麻疯患者和被鬼

⁹¹ 笔名。

⁹² 见 Clarke (1904)。

⁹³ 傣仂语 Tai Lü、花腰傣语 Tai Ya、德宏傣语 Tai Nüa。

⁹⁴ 西双版纳来自傣仂语 “Sipsongpanna” (สิบสองปันนา)，意思是：“十二个稻田村”。

附的人（当有人被说成是被鬼附的，他们有时会受到某种武断和虐待⁹⁵）。大麻疯患者和被鬼附的人被丢在荒郊旷野中，最后悲惨死去。梅森和毕比向这类人传福音，并且把他们安置在特殊的“基督村”居住。1921年莱尔·毕比夫妇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傣仂语，1933年完成了整部新约的翻译。在新约出版时，受过洗的信徒有300多人。到1942年，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宣教士必须离开当地，50年代教会活动渐渐停止。8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教会和信徒生活开始恢复，“基督村”被重新组织，教堂被重建。

1886年美国长老会差派威廉·多德（William Dodd）和伊莎贝拉·多德（Isabella Dodd）抵达泰国北部清迈。威廉进行了大量具有重大探索意义的旅行，他去到缅甸东部和中国南部，撰写了旅行报告及学术论文，因此引起人们对傣族的关注。1910-1916年间，威廉行走在红河和玉溪傣族傣雅语地区，同时向傣族传福音。1917年威廉和他妻子定居在景洪，两年后1919年威廉去世。1922年他的遗孀伊莎贝拉把老挝文字吸纳进泰雅书写文字中，并于1922年把《马太福音》翻译成傣雅语，同年由美国圣经学会在曼谷出版。

瑞典神召会⁹⁶是瑞典的五旬节教会的差会，在扎克瑞森夫妇（Anna 和 Zakris Zakrisson）的主持下，它于1922年开始在云南的事工。他们的同事恩迪·约翰逊（Endy Johansson）作为宣教士被派到缅甸边境的德宏县傣那。傣那人有自己的文字‘德宏傣文’⁹⁷，此文字有700多年的历史，用于记录佛经，约翰逊使用了这个文字来翻译圣经⁹⁸。1931年，约翰逊在他的傣那老师帮助下完成了《马可福音》的翻译，同年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出版了该译本。约翰逊所用的文字是传教士哈里·斯蒂尔曼（Harry Stileman）为缅甸的傣语而调整的缅文。约翰逊在离开云南前译完了整部新约。

⁹⁵ 见 Ai（2016）。

⁹⁶ 瑞典名为 *Svenska Fria Mission*，曾用名 *Svensk Pingstmission*。在1936年的《中国基督教运动手册》中，这个团体的中文名为瑞典神召会，见 Tiedemann（2009: 219）。

⁹⁷ 见 Zhōu（2003）和 Everson（2001）。

⁹⁸ 傣那文在20世纪40年代被用来把两卷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译成掸语方言（Tayok）。1892年掸族有了自己的全本圣经译本，以缅甸的缅文译出。因为Tayok方言与中国德宏的傣那语相近，傣那语被用来帮助该方言的读者适应。

1.7 藏缅语系

藏缅语由超过 450 种语言组成，与汉语一起形成了汉藏语系。藏缅人居住在印度、尼泊尔、缅甸、不丹、泰国和中国。

有五个完整的圣经译本，分别为中国的藏缅语，分别是标准藏语（1948）、花僛僛语（1968）、阿昌语（2011）、黑僛僛语（2016）、黑彝语（2016）。另有 6 种语言只有新约译本，3 种语言只有部分圣经译本。详情可见下表（见本章附录 VI 藏缅语系）。



1.7.1 藏语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bod	藏语	藏缅, 西番	1,070,000	1862	1885	1948
atb	景颇语	藏缅, 缅, 北部	80,000	1939	2009	
acn	阿昌语	藏缅, 缅, 北部	60,000		1992	2011
lis	花傈僂语	藏缅, 彝, 中部	600,000	1921	1938	1968
lpo	黑傈僂语	藏缅, 彝, 中部	250,000	1912	1951	2016
yna	干彝语	藏缅, 彝, 中部	41,000	1912	2016	
ywq	黑彝语	藏缅, 彝, 中部	250,000	1923	1948	2016
lhi	黄拉祜语	藏缅, 彝, 中部	117,000	2009	2015	
nuf	怒语	藏缅, 彝, 中部	12,000	2010		
ygp	白彝语	藏缅, 彝, 北部	50,000	1913	2015	
iii	凉山彝语	藏缅, 彝, 北部	2,000,000		2005	
yig	黔西彝语	藏缅, 彝, 北部	600,000		2018	
ktp	卡多哈尼语	藏缅, 彝, 南部	20,000	1939		
nxq	纳西语	藏缅, 西夏-羌	300,000	1932		

表 1.14: 中国藏缅语系的圣经翻译

1.7.1 藏语

超过一百万的藏语使用者居住在中国西藏，仅有 10 万的藏语使用者生活在印度和尼泊尔。藏语圣经的翻译开始于 1856 年，那时，第 11 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Khedrup Gyatso*, 1838–1856）在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⁹⁹中突然死亡。财政大臣天普·格干（*Tempu Gergan*）被怀疑是谋杀者。他逃离了拉萨，定居在印度查谟邦和克什米尔邦的列城（拉克达首府）附近的卢巴村¹⁰⁰。19 世纪 50 年代，与改革者扬·胡斯（*Jan Hus*, 1369–1415）有关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差派威廉·海伊德（*William Heyde*），爱德华·帕格尔（*Edward Pagel*），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耶仕克（*Heinrich August Jäschke*）抵达西藏西部，之后奥古斯都·弗兰克（*August Francke*）也相继抵达。他们于 1858 年定居在列城，受惠于天普·格干的帮助，他们在其土地上开始传教工作。天普·格干死后，他的儿子索南·格干（*Sonam Gergan*）归信基督教，改名为约瑟·格干。

⁹⁹ 中国西藏布达拉宫是 1959 年以前的达赖居所。

¹⁰⁰ 这个故事被 Maberly（2001）记录下来。

约瑟·格干 (*Yoseb Gergan*) 成为藏语圣经的主要译者。翻译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耶仕克以拉萨的藏语为基础用语, 同时也将古藏语的一些元素纳入进来。《约翰福音》于 1962 年翻译完成并在印度拉胡尔付印。1885 年, 耶仕克死后两年, 新约全书完成, 在拉达克印刷。一个旧约全书委员会于 1891 年成立, 成员包括**奥古斯特·弗兰克**、**大卫·麦克唐纳** (*David MacDonald*) 和西藏牧师**约瑟·格干**。1910 年格干将旧约初稿译出, 然后送给弗兰克, 弗兰克修改了初稿同时与大卫·麦克唐纳一起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本圣经翻译已经完成, 但 1948 年才由印度和斯里兰卡圣经公会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出版。

1.7.2 景颇语

1927 年中国内地会的美国传教士**李崇德** (*Francis* 和 *Jennie Fitzwilliam*) 进入云南省, 在傈僳族开始福音工作。然而, 1935 年回美休假返回后, 他们开始在中缅边界陇川县与景颇族合作翻译圣经, 1938 年翻译了《马可福音》。他们用富能仁文字 (原本为傈僳族而造), 该译本由个人出版并印于中国山东省芝罘。1940 年, 李崇德过世后, 翻译项目停止。半个世纪后, 1990 年美国维克利夫的宣教士**马克·万尼马赫** (*Mark Wannemacher*) 定居泰国, 与往返中缅边界的景颇族一起工作。2009 年, 在万尼马赫的协调下, 一支本地人翻译的团队把新约翻译成景颇语, 所使用的文字是中国政府 50 年代为景颇族设计的文字。

1.7.3 阿昌语

1992 年一位阿昌族译者 *Nasaw Sampu* 把新约翻译成阿昌语, 使用的文字是中国政府以罗马文字为基础设计的阿昌文字。译稿由亚洲基督教服务 (*Asian Christian Service*) 机构在香港出版, 印刷数目为 1000 本。居住在泰国的维克利夫加拿大宣教士**道格和康妮·英格利斯**向 *Nasaw Sampu* 建议把旧约也翻成阿昌语¹⁰¹, 2009 年整部圣经翻译完成并由缅甸圣经公会在仰光出版。

¹⁰¹ 见 Inglis 和 Inglis (2003)。

1.7.4 花傈僳语和黑傈僳语

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在云南省东北部的花傈僳族中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宣教。他设计了富能仁文字，为把新约译成傈僳文。富能仁组织信徒成立自养的本地教会。1922年，富能仁完成了《马可福音》的翻译，1924-1926年回到英国休假。之后回到中国继续工作，同时内地会的宣教士夫妇**杨思慧**和**阿子打**（*Allyn* 和 *Leila Cooke*）加入事工。30年代杨思慧夫妇在傈僳族助手 *Moses Nguali* 帮助下，承担翻译工作。1938年，**杨思慧**夫妇和 *Moses Nguali* 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同年，**富能仁**因疟疾去世。富能仁被葬于云南省保山县，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孩子。截止1918年，约600名傈僳信徒受洗，到195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4,800，到20世纪90年代，超过10万人。1956年，傈僳语旧约圣经翻译在泰国清迈开始，由中国内地会组成了翻译委员会，1964年中国内地会改为海外基督使团。委员会成员包括**杨思慧**、**杨志英**（*John Kuhn*）、**克伦**（*Allan Crane*）。1968整部圣经译本完成。

王怀仁（*George Edgar Metcalf*, 1879-1956）是中国内地会的一名英国传教士。他于1912年将《马太福音》译成东傈僳（黑傈僳或傈坡）语，于1951年译完新约。在新约译成之际，因共产党战胜国民政府，他被迫离开中国。王怀仁带走了一份手写译稿去香港，留下一份给他建立的东傈僳教会。留给东傈僳族的译稿遗失了，但**王怀仁**带去香港的译稿由香港的中国出版社出版。可惜的是，寄去给云南东傈僳族的译本从未被收到。1999年，王怀仁的女儿**露丝**把东傈僳语版新约交给了云南武定县宗教事务局。从一开始，东傈僳族人对基督教有很高的接纳度。据记载，在1912年数百位东傈僳族人受洗。根据一份记录，1999年楚雄东部有超过6万东傈僳基督徒。2002年，一个匿名的宣教组织用柏理格文字出版整本新约，很可能用的是王怀仁的译稿。

1992年，在王怀仁的女儿**露丝**把他父亲的译本交给云南武定县宗教事务局之前，云南三自教会组织了一个东傈僳圣经翻译委员会，其中包括**毕长老**（*Elder Bi Hongzheng*）和13位东傈僳牧师。该委员会重新修订了1951年的新约译本，并于1992-2013年完成了旧约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委员会得到了联合圣经公会的支持和帮助。2016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整部圣经译本。

1.7.5 纳西语

云南省纳西族因其独特的文化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关注¹⁰²。这一独特文化是：母系氏族的社会结构和传统象形文字。一群荷兰五旬节宗的宣教士¹⁰³（包括主要是**艾尔西·沙尔滕**¹⁰⁴，1876-1965）与内地会协调后，于1912年开始丽江的宣教工作。1923年后，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五旬节宗宣教士加入丽江的事工¹⁰⁵。**沙尔滕**首先学习纳西语，并改编了富能仁的傈僳文，编纂纳西语词典，翻译《马可福音》，一本义理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歌本。《马可福音》由英国海外圣经公会于1932年在上海出版。沙尔滕在当地建立的纳西族和傈僳族教会，培养了教会带领人。然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教会被关闭，教堂被充公，许多信徒被抓进监狱，一些**沙尔滕**培训的属灵领袖经过长年的牢狱生活，最死在监牢。8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访问者来到当地，许多当地人仍然记得**沙尔滕**。**宣克**（*Xuan Ke*），一位音乐和英语老师，其父曾受过**沙尔滕**的培训，他希望得到《马可福音》译本，1988年德国五旬节差会将**沙尔滕**的《马可福音》译本送给

¹⁰² 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是一位奥地利裔美国籍植物学专家，1947年出版名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The Ancient Nax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1922-1945年，洛克与沙滕儿居住于同一片街区。洛克作为一名探险家，先是为华盛顿的美国农业部工作，后来为国家地理学会工作。1944-1945年他为美国军事地图服务部提供咨询。

¹⁰³ 剑桥七杰的**宝耀庭**（*Cecil Polhill*）在1885年加入内地会，被派来中国宣教，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返回欧洲。1908年，**宝耀庭**参加洛杉矶阿苏撒街复兴大会并经历了灵洗（见 *Robeck*, 2006: 69）。1909年返回英国后，在伦敦建立了五旬节传教联合会，主要向中国和其他地区差派宣教士（*Hocken* 1988: 125-126）。1920年，荷兰五旬节差会成立，通过传教联合会差派其宣教士（见 *van der Laan* 1997）。

¹⁰⁴ **艾尔西·沙尔滕**（*Elize Scharten*，1876-1965）是阿姆斯特丹的路德宗牧师的女儿，她是九个孩子中的第七个。1908年，她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五旬节运动大会，并经历了灵洗。之后，在英国桑德兰宣教大会上被呼召去中国。1912年4月，她离开欧洲，加入其他荷兰五旬节宣教士在云南的事工。她从1912年到1947总共在中国服事34年，期间1927年中国内战和2次回荷兰休假短暂离开（见 *van der Laan* 1997）。

¹⁰⁵ 当一位英国宣教士被任命领导云南丽江的事工，但该人不为荷兰宣教士认同，这使得英国领导的五旬宗差会联合会与其中的荷兰宣教士产生分歧。最后荷兰宣教士从联合会中分离出来，但他们仍和英国传教士一起同工（见 *van der Laan* 1997）。

宣克¹⁰⁶。因为不清楚纳西族的属灵状况，该译本的重印计未能实施，后来因不清楚，就搁置了。

1.7.6 黑彝语

中国内地会的澳大利亚籍传教士**张尔昌** (*Gladstone Porteous* , 1874–1944) 在云南楚雄的禄劝县和武定县的黑彝族中成功宣教。1907 年他到达云南省，1912 年在禄劝县撒营盘镇建立了一个神学培训中心，并开始接触黑彝族和苗族。1923 年他将《路加福音》翻译成黑彝文，1944 年，在新约未完成前，**张尔昌**病死于伤寒，并葬在撒营盘。1948 年他的同工使用柏格理文字，完成了整本新约的翻译。同年在上海的中国圣经出版社出版了该译稿。

在**张尔昌**去世时，禄劝县和武定县已有 2 万名彝族和苗族基督徒；2011 年，据报道信徒数目翻倍。直到今天，禄劝县和武定县仍是基督徒最壮大的地区，部分原因与苗族牧师**王志明**有关。王牧师是武定的苗族牧师，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拒绝举报教会信徒。他于 1969 年被捕，4 年后在万人大会的运动场被处死，此后很多禄劝县和武定县的村民归信基督教。

90 年代，云南省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了一个黑彝族旧约翻译委员会，其中有文福牧师 (*Wen Fu*)。2010 年委员会完成了旧约的翻译，之后修订了 1948 年的新约译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批准期，2016 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整本黑彝族的译本，由南京爱德基金会印刷。

1.7.7 其他语言

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¹⁰⁷ 和凉山彝语、黔西彝语基督徒的两个团队共同合作，于 2005 年首次译出凉山彝语版新约，于 2018 年首次译出黔西彝语版新约（见本书 4.4.2 段和 5.4.3 段）。其它拥有部分圣经译文的藏缅语包括卡多哈尼语《马可福音》(1939)、景颇语《新约》(2009)、干彝语《马可福音》(1912) / 《旧约》(2016)、黄拉祜语《新约》(2015)、怒语《马可福音》(2010)、白彝语《新约》(2015)。其中一些翻译近期完成。

¹⁰⁶ 见 van der Laan (1997) 。

¹⁰⁷ 笔名。

1.8 南亚语系

南亚语系大致包括 168 种语言，分布于东南亚。主要的语言是越南语和高棉语（柬埔寨）。在中国有两个讲南亚语系的少数民族，这两个民族是布朗族和佤族。他们位于中国云南省最南部，靠近缅甸和泰国边境。两种语言都有各自的圣经译本（见本章附录 VII 南亚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blr 布朗	南亚，佤德昂	55,000	2015
wbm 镇康佤	南亚，佤德昂	40,000	2016

表 1.15: 中国南亚语系的圣经翻译

佤族视瓦语圣经为古老传说的成就。根据传说，某天会有一位“白人弟兄”带来一本书，这本书是关于本民族丢掉的神。19 世纪 80 年代，佤族的一位族长 *Pu Chan* 提醒自己的民族，“白人弟兄”将到，大家要停止彼此残杀和做恶事。1892 年，波斯顿差会的宣教士永伟里定居缅甸景栋市，并建立了一个差传基地。19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一天，佤族族长 *Pu Chan* 预备一匹小白马，因他在异象中看到这匹白马会把他们带到“白人弟兄”那里。瓦族人跟随白马到达景栋市永伟里的差传基地。他们向永伟里询问本民族丢掉神的“那”本书，接下来几年里很多佤族接受了福音¹⁰⁸。1912 年，永伟里的儿子永文生搬到中国云南省孟连县糯福乡居住。永文生使用罗马文字设计瓦文（巴饶克方言），建立教堂和学校。在佤族 *Yaw Su, Sai Pluik* 和 *Ngao Meung* 的帮助下，永文生 1934 年把《约翰福音》翻译成瓦语，1938 年完成了整本新约的翻译。两个译稿分别由美国浸信会于 1934 和 1938 年在缅甸仰光出版。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境内和境外开始独立翻译旧约。2002 年，云南省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教会任命一个佤族牧师翻译队伍，包括包光强牧师。2005 年，因为技术设备短缺，翻译队伍被迫停止工作。联合圣经公会应求提供电脑和软件支持，同时委任黄锡木为翻译顾问。重新组织的翻译队伍于 2016 年完成了旧约翻译和原有新约译本的修订，同

¹⁰⁸ 见 Richardson (1981)。

1.9.1 台湾的历史

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整部圣经译本，南京爱德基金会负责印刷。2016 年 10 月 22 日举行了感恩出版仪式¹⁰⁹。

1.9 台湾原住民语

1.9.1 台湾的历史

台湾原住民语¹¹⁰ 属于南岛语系¹¹¹，由台湾¹¹² 原住民使用。语言学家估计约有 26 种台湾原住民语，其中 10 种已经绝迹，4 种濒死，3 种濒危。原住民分属于 16 个官方认可的部族¹¹³，人口有 533,600 人，占台湾岛总人口的 2%。

台湾历史	时间
中国之前	公元前 4500—公元 222
中国考察	222–1624
荷兰人	1624–1664
中国清朝	1664–1895
日本人	1895–1945
中华民国	1949–today

表 1.16: 台湾历史划分

¹⁰⁹ 见包光强 (Bǎo Guāngqiǎng 2016) 。

¹¹⁰ 1958 年之前，台湾被称为 *Formosan*，源自葡萄牙语中“美丽的岛屿” (*Ilha Formosa*) 。

¹¹¹ 南岛语分布在包括马达加斯加、东南亚和太平洋等地。这个语族有超过 1200 种语言。语言学家认为南岛语起源自台湾的语言。

¹¹² 根据甘为霖 (*William Campbell*) 记载，“台湾”这个词源于一个荷兰人使用现已消失的西拉雅语中的 *Taiyoan* (“外来人”) 一词命名他们建立贸易点的海岸地区。这个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安平县。在被普遍接受为该岛的名字之前，这个西拉雅语术语也在闽南语和中国其它方言中使用。

¹¹³ 根据《中国邮报》2014 年 6 月 27 日刊，台湾有 16 个官方认可的部族：Amis 阿美族、Atayal 泰雅族、Bunun 布农族、Saaroa 沙阿鲁阿族、Kanakanvu 卡那卡那富族、Kavalan 噶玛兰族、Paiwan 排湾族、Puyuma 卑南族、Rukai 鲁凯族、Saisiyat 赛夏族、Yami 雅美族、Thao 邵族、Tsou 邹族、Truku 太鲁阁族、Sakizaya 撒奇莱雅族、Seediq 赛德克族。

对石器时代（公元前 4500—公元 400 年）瓷器和武器的考古发现令学者们将台湾原住民与中国大陆和其他波利尼西亚族群相联系。整个三国时期（公元 222-280 年）¹¹⁴ 以及隋朝（公元 590-618 年）¹¹⁵，中国统治者一直都有派考察队前往台湾。公元 9 世纪之后，来自浙江沿海地区的小规模移民定居在中台之间的澎湖列岛¹¹⁶。

1260 年蒙古人统治开始，许多中国人从黄河流域迁移到台湾并定居。明朝时期（1368-1644），中国人和日本海盗冲突频繁，造成数千名中国人到台湾南部避难。明朝末期，大量的中国移民抵达台湾并在中部平原定居。他们逐渐取代了原住民，一些原住民撤回山林，另一些则与汉人同化。

1580 年，当西班牙吞并葡萄牙，荷兰船只被禁止与里斯本的贸易。荷兰决定转向亚洲，于 17 世纪初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的目标是与中国进行贸易。荷兰迫使中国人签订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的条约。1624 年，荷兰占领台湾，建了安平古堡¹¹⁷，位于今天的台南附近。1642 年，在击败西班牙入侵者后，荷兰逐渐控制了整个台湾岛。荷兰军队利用武力或威慑力平定了原住村民。1635 年，麻豆村爆发叛乱，杀了 60 名荷兰人，海外军队被招来迅速将其击败。

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荷兰改革宗牧师¹¹⁸ 从事短期工作，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十年。在荷兰统治时期，大约 32 名牧师在台湾工作。每当一个村落被平定，村民离开他们的神祇，牧师和传道人就会给他们施行洗礼、开始崇拜圣事、建立教堂和学校。据统计，到 1650 年，受洗的原住民信徒中有 1000 到 5000 人到达荷兰。1661 年，明朝支持者、被赐名**国姓爷**的**郑成功**逃离满人的控制，到达台湾，并于 1662 年击退荷兰统治。据一位耶稣会旅行者于 1715 年证实，原住民继续基督信仰数十年。直到 19 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达到台湾岛，在无任何信仰基础的环境下开始他们的工作。

¹¹⁴ 中国东南地区的吴国国王**孙权**（*Sūn Quán*，公元 229-252）派出了第一个有记载的考察队到台湾。那时台湾名叫夷州。

¹¹⁵ 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楊廣**（604-617 年间统治）派遣了一万名士兵占领台湾岛。随着隋朝的衰亡，这个占领也失败了。台湾当时被称为琉球群岛（*Liúqiúqún Dǎo*），这个名字后来成为日本 *Ryukyu Islands* 的中国名称。

¹¹⁶ 澎湖列岛 *Pescadores Islands*。

¹¹⁷ 安平古堡 *Fort Zeelandia*。

¹¹⁸ 荷兰语 *predikant* 意指传道者、牧师。

1.9.1 台湾的历史

逃到台湾的明朝拥护者在 1683 年被清统治者击败。明朝支持者和原住民带来的诸多叛乱造成了长期不稳定，这使得清政府在台湾派驻了上万人的军队。到 19 世纪，台湾被分成四个县。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城中心、汉人村、汉化村和“未开化”的原住民村。

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道明会的传教士们于 1859 年到达台湾，他们中的一个 是郭德刚神父（Father *Fernando Sainz*）。在他们 15 年的传教工作中，数百名原住民归信基督。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雅各（*James Maxwell*, 1836–1921）、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¹¹⁹ 和巴克礼（*Thomas Barclay*, 1849-1935）定居台南并建立长老会。台湾原住民的基督教运动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截止 1877 年，长老会差会数据显示，1031 名成年人在 26 个教堂中受洗，其中 24 个教堂的牧师主要为当地人。归信者多是西拉雅族人。

第一次中日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日本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日本于 1895 年获得了对台湾的控制权。日本舍弃了清政府同化原住民的策略，采取了一个更加保守政策。同时，日本人研究台湾语言和文化，对外发表他们的发现。20 世纪早期，在“未开化”的山区原住民被平定后，日本官员学习他们的语言，与原住民交流。因此，在今天，年纪较大的原住民仍对日据时期抱有好感。

¹¹⁹ 见 Campbell (1903)。



随着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北京民国政府于 1949 年撤退到台湾，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在“未开化”原住民中的传教运动已于 1929 年开始，1949 年之后，当部分圣经被译成多种当地语言，传教运动迎来里程碑的时刻。这场运动在所有原住民中展开，最终使 50% 的台湾原住民归信基督教。截止 1949 年，台湾共有 120 个新教教会，2 万信徒。到 1959 年，这个数字达到三倍之多：360 个教会，6 万信徒。而天主教会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才发展迅速。台湾原住民的归信经验说明，任何一个与基督信仰有关的运动必须由圣经翻译来支撑。部分或完整的圣经一共被译成 10 种台湾语言（见本章附录 VIII 台湾南岛语系）。

1.9.2 西拉雅语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ami	阿美语	台湾东部、中部	138,000	1957	1972	1997
bnn	布农语	布农	38,000	1951	1973	2000
dru	鲁凯语	鲁凯	10,500		2001	2017
fos	西拉雅语	台湾东部, 西南部	<i>Extinct</i>	1661		
pwn	排湾语	排湾	66,100	1959	1973	1993
tao	雅美语	马来-波利尼西亚, 菲律宾, 巴丹语族	3,380	1970	1994	
tay	泰雅语	泰雅	84,300	1964	1974	2003
trv	赛德克语	泰雅	20,000	1956	1963	2005
pyu	卑南语	卑南	8,490	1990		
tsu	邹语	邹	2,130		2012	

表 1.17: 台湾南岛语系的圣经翻译

1.9.2 西拉雅语

1661 年, 第一次部分圣经被译成台湾原住民语言。荷兰牧师倪但理 1647-1651 年间在台湾工作。他居住在靠近安平古堡的西拉雅人村庄中。奥尼斯¹²⁰ 认为正是倪但理把畜牧养殖介绍给原住民。倪但理学习并用罗马字母转录了西拉雅语。他将《马太福音》和一本教理问答译成西拉雅语。西拉雅语和荷兰语并排版于 1662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倪但理被控诽谤, 判以罚款, 但后来被位于现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一个荷兰法庭免罪。1661 年, 他回到荷兰, 名誉被恢复。清朝时期 (1644-1911), 西拉雅语的使用者数目不断减少, 到 19 世纪晚期, 这个语言完全消亡。

1.9.3 布农语

又过了 289 年, 传教士们才将部分圣经译为另一种当地语言。1951 年, 长老会牧师胡文池和他的团队将《马太福音》译为布农语。

¹²⁰ 见奥尼斯 (Harold Otness, 1999)。

1.9.4 赛德克语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一些传教士定居台湾。美北浸信会差会¹²¹差派柯饶富¹²²和他的妻子露丝去到四川省凉山的彝族人中。他们于 1947/1948 年到达凉山，然而在工作还未取得成效之前，他们于 1951 年被迫离开，之后又回到台湾。柯饶富夫妇于 1953 年开始赛德克语圣经的翻译工作。他们请了两个当地译者，李泰隆和朴厚华¹²³。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政府的政策是用注音符号来转换当地原住民语言，以期与使用罗马拼音的中国大陆共产政府相区分。柯饶富和他的团队于 1956 年完成了《马可福音》，1957 年完成了《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的翻译，并将其做成一个小册子出版。他们于 1963 年首次翻译了新约，2005 年完成了整部圣经。

1.9.5 其他语言

其它主要的翻译有 1993 年的排湾语圣经、1994 年的雅美语新约、1997 年的阿美语圣经、2000 年的布农语圣经、2003 年的泰雅语圣经、2012 年的邹语新约、2017 年的鲁凯语圣经。对所有原住民语言来说，关键词汇的翻译是长期且困难的过程。下表展示了三位一体的称呼在布农语、赛德克语、排湾语中对应的翻译。布农语中的“上帝”一词是最近才创造的，之前在该语言中并无合适的概念。

名词	布农语	赛德克语	排湾语
上帝	“天国的父”	“在上的灵”	“灵”（用非人称冠词）
圣子	“上帝的孩子”	“上帝的孩子”	“上帝的孩子”
圣灵	Sele（来自日语中的“圣霊 Seirei”）	“上帝的力量”	“最杰出的灵”

表 1.18: 三种台湾南岛语的圣经词汇

¹²¹ 美北浸信会差会（*Conservative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于 1943 年成立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于 1994 年改名为“*Conservative Baptist International*”，2005 年更名为“*World Venture*”。

¹²² 柯饶富 *Ralph Covell*, 1923–2013。

¹²³ 李泰隆 *Tailong Litok* 和朴厚华 *Howat Pisao*。见 *Covell*（1998）。

I. 本章尾注

① **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 (1768-1837) 是**威廉·克理**的同事，驻扎于印度加尔各答的浸信会塞兰坡教会。马士曼和克理合作将圣经翻译成了多种印度语言。在**拉撒尔**的帮助下，马士曼在塞兰坡陆续出版了中文圣经译本。

② **拉撒尔** *Johannes Lassar* 是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1816 年，他基于希腊文圣经和英王钦定本，起草了第一版新约。他和**马士曼**把“上帝”译为“神”、“圣灵”译为“圣风”、“洗”译为“蘸”。

③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由伦敦传道会差派到中国。**马礼逊**于 1807 年抵达澳门。在强烈的政府逼迫下，他于 1823 年完成了圣经的翻译。1824 年，他回到英国休假，并供职于英国皇家学会，编撰中英词典。他还荣获格拉斯哥大学颁发的神学博士称号。**马礼逊**版中文圣经中几个关键词的翻译是，“上帝”译为“神”、“圣灵”译为“圣风”、“洗礼”译为“洗”。

④ **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是伦敦传道会差派前往中国的第二位传教士。他于 1823 年抵达澳门，也是**马礼逊**的唯一助手。他为中国传教者**梁发**受洗，**梁发**后来把福音传给中国起义领袖**洪秀全**。1815 年，**米憐**迁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并在那里继续服侍中国移民。他与**马礼逊**合作翻译圣经，贡献了从《申命记》到《约伯记》的翻译。

⑤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于 1816 年被伦敦传道会差派至马六甲，并在那里学习马来语和中文。1842 年，他迁往上海，和**郭士立**、**裨治文**合作将圣经翻译成古文，该工作于 1847 年完成。他是译名之争中一位有影响力的讨论者，梳理了中国经典中上帝的不同名字。

⑥ **郭士立** *Karl Gützlaff* (1803-1851) 是一名德国传教士，他去到新加坡和曼谷，并于 1834 年在那里将《路加福音》译成泰文。后来，他搬到澳门和香港，并在日本短暂停留，于 1837 年将《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翻成日语。1840 后，他和**麦都思**、**裨治文**开始合作将圣经译成中文。他贡献了旧约的大部分翻译。整部圣经于 1847 年译成。由于政府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活动，他建立了一所“本地传教士”学校。1851 年，他发现了他所培养的一些“传教士”的欺诈行为，这些传教士上报了一些自己根本没去过的地方。不久后他就去世了。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启迪了欧洲的许多人。香港有一条街道以他名字命名。

⑦ 美国公理会差会差派**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为该差会第一位在中国服侍的传教士。他于 1830 年抵达广州。他的贡献在于古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并热心基督教教育。后来他搬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去世，和他的太太葬在一起。

⑧ **洪秀全** (1814-1864) 是一位中国客家族起义领袖，领导了一场反抗满清政府的起义 (Spence 1996)。当他四次省考落榜时，他看到了一个关于父亲和兄弟形象的异象。当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给他圣经摘要后，他把父亲的形象解释为天父，兄弟的形象解释为耶稣基督，并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弟弟。19 世纪 40 年代，他受到基督教传教士进一步的教导，并采用了**麦都思**、**郭士立**和**裨治文**的圣经译本作为他初建的信徒组织的教义基础。1851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年，洪秀全召集 3 万名追随者，与满清政府的张力开始出现。当政府军试图驱散其追随者时，他起义造反。洪秀全打败了政府军，于 1853 年占领南京，并建立了某种神权政治，太平天国 (*Heavenly Kingdom*)。1864 年，政府军击败了起义者的抵抗防线，他的统治告终，而洪秀全也在 1864 年被杀。但他仍继续鼓舞着贵州的苗民起义。

⑨ 1843 年，来自不同传教组织的 12 名传教士代表决定修订圣经译本。他们在 1842 年《南京条约》中开放的五个口岸设立了委员会：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每个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因此命名为“委办译本”）到中央委员会，为不同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

⑩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 是美国圣公会差会的一名传教士，于 1839 年抵达澳门，1844 年迁至上海，并在那里担任圣公会主教，直至去世。他是委办译本委员会中的一员，也在译名之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应将“上帝” God 译成“神”。

⑪ 娄理华 *Walter Macon Lowrie* (1819-1847) 是一位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差会的传教士。他于 1842 年抵达中国。

⑫ 施敦力 *John Stronach* (1810-1888) 是伦敦传道会的英国人。他驻扎在厦门，是委办译本委员会的厦门委员会代表。

⑬ 克陛存 *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 (1819-1862) 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一名传教士。1845 年到 1851 年，他驻扎在宁波，而后 1851 年到 1862 年，驻扎在上海。

II. 附录：汉语方言

ISO639-3 方言	汉语方言群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ltc	中古汉语	根	650 (?)	

1625 年，西安出土了一块纪念基督教于唐朝（公元 618 年-907 年）在华活动的石碑，这块石碑立于公元 781 年，此时景教传教士已经传福音给了当地居民。石碑上的文字提到“圣经已被翻译”，这成为部分圣经被翻译的明确参考。但没有翻译文稿留存至今。1907 年，聂斯托留派文献在敦煌¹²⁴ 莫高窟¹²⁵ 被发现¹²⁶，这些文献提到了《摩西五经》的中

¹²⁴ 敦煌是甘肃省西北方的一个县级市。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站点，直通中原至长安。

¹²⁵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方 25 公里处，包含了跨越千年的佛教艺术实例和大量不同语种的文献，比如中文、藏语、维吾尔语、梵文和粟特文。1907 年，聂斯托留派基督徒作品在洞穴中被发现。国际敦煌项目由大英图书馆于 1994 年成立，在这个项目中，12 个国家的 24 个机构合作努力来保存、分类和数字化发现于敦煌的文献。

¹²⁶ 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发现了许多敦煌手稿。

II. 附录：汉语方言

文翻译（被称为“牟世法王经”），包括《创世纪》（《浑元经》），《诗篇》（《多惠圣王经》），《福音书》（《阿思翟利容经》），《使徒行传》（《传代经》）和一些其他书卷（见 Saeki（1937））。这些书卷以中古文译成。

ISO639-3 方言 汉语方言群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lzh 深文理 文言文 1810 1814 1822

此术语由传教士创造，用以指代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 200 年间的中国古文。第一本完成的圣经书卷是《马太福音》，它由**马士曼**和**拉撒尔**于 1810 年在印度塞兰坡译成。它是基于希腊文本和英王钦定本。同年不久，**马礼逊**在**米憐**的协助下，在广州出版了《使徒行传》译文。**马礼逊**的翻译基于希腊文本、1707 年**白日升**（*Jean Basset*）的译本和英王钦定本。新约首先由**马礼逊**和**米憐**于 1814 年译出。**马士曼**和**拉撒尔**于 1816 年完成了另一版本的新约翻译。**马士曼**和**拉撒尔**于 1822 年在塞兰坡完成并出版了完整版圣经。在**米憐**的帮助下，**马礼逊**于 1819 年译成了另一版圣经，并只在 1823 年在广州出版。1855 年委办译本由**麦都思** *W. H. Medhurst*（伦敦传道会）、**文惠廉** *W. J. Boone*（美国圣公会）、**蒯理华** *W. M. Lowrie*（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施敦力** *J. Stronach*、**裨治文** *E. C. Bridgman*（美国公理会差会）完成。

lzh 易文理 文言文 1883 1885 1902

易文理也是一个由传教士创造的术语，对应简易古文，易文理以更直接思想的表达代替了对仗工整、词藻华丽的表达。易文理和深文理在 1919 年后被官话取代。《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首先由**杨格非** *Griffith John*（1831-1912，伦敦传道会）于 1883 年译出。新约首先由**杨格非**于 1885 年译出。整部圣经由**施约瑟** *S. I. J. Schereschewsky*（美国圣公会差会）和易文理联合圣经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于 1902 年完成。同年，美国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了这本圣经。

cmn 普通话 官, 北京 1864 1872 1874

《约翰福音》的中文标准译本首先由北京翻译委员会于 1864 年译出，委员会成员包括**丁韪良** *William A. P. Martin*（美国长老会公会）、**艾约瑟** *Joseph Edkim*（伦敦传道会）、**施约瑟** *S. I. J. Schereschewsky*（美国圣公会差会）、**包约翰** *J. S. Burdon*（伦敦圣公会差会）和**白汉理** *H. Blodget*（美国海外宣道会）。北京委员会于 1861 年成立。新约译本首先由北京委员于 1872 年译出。旧约由**施约瑟** *S. I. J. Schereschewsky*于 1874 年完成。他的旧约和北京委员会的新约在和合本出版之前是官话圣经的标准译本。1919 年，联合圣经委员完成了沿用至今的权威圣经译本。该委员会成员包括**艾约瑟** *J. Edkins*、**惠志道** *J. Wherry*、**谢卫楼** *D. Z. Sheffield*、**皮尧士** *T. W. Pearce* 和**罗为霖** *L. Lloyd*。1919 年，中文和合本由美国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1953 年，第一本完整的天主教译本由意大利神父**雷永明** *Gabriele M. Allegra*（1907-1976）带领的一个团队于香港完成。

cmn 南京 官, 江淮 1854 1857

1854 年，《马太福音》由一位中国人在**麦都思** *W. H. Medhurst* 和**施敦力** *J. Stronach*（两人都来自伦敦传道会）的指导下，翻自委办译本。1857 年，完成了新约译本。同年，译本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ISO639-3	方言	汉语方言群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	-----------	--------------	------------	-----------	-----------

cmn	烟台	官, 胶辽	1918		
-----	----	-------	------	--	--

胶东话 *Kiaotung* 是山东烟台官话的旧称。《马可福音》由华北浸信会差会的宣教士于 1918 年译出, 该会属于美国南方浸信会的一个分支。

cmn	济南	官, 冀鲁	1892		
-----	----	-------	------	--	--

《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由吉德 *C. H. Judd* (中华内地会) 于 1892 年译出。

cmn	武汉	官, 西南	1921		
-----	----	-------	------	--	--

现在的武汉是从以前的汉口和周边地区发展而来。《马可福音》首先由佩特森 *J. H. L. Patterson* (伦敦传道会) 于 1921 年译出。

hak	梅州	客家	1860	1883	1916
-----	----	----	------	------	------

梅县(字面意是“梅花县”)是广东省东北方梅州县的一个区, 梅县的客家话是标准的客家话。《马太福音》首先由巴色差会传教士于 1860 年译出, 译组包括黎力基 *R. Lechler*、韦腓立 *P. Wilmes*、毕安 *C. P. Piton* 和中国籍牧师康发林 *Kong Fatlin*。1883 年, 译组以罗马文字翻译了第一本新约客家话译本。同年,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巴塞尔出版了罗马文字客家话译本, 同时在广州也出版了以中文文字记录的客家话译本。1916 年, 巴色差会传教士内格尔 *A. Nagle*、古斯曼 *G. A. Guzman* 和艾伯特 *W. Ebert* 完成了以中文文字翻译的整本圣经。同年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此版本在 1984 年至 2012 年被重译。2012 年, 台湾圣经公会于台北分别出版了以罗马文字和中文文字新翻译的客家话圣经。

hak	河婆	客家	1916		
-----	----	----	------	--	--

五经富是广东省揭西县河婆区的一个乡镇。英国长老会于 1871 年在当地设立了教会。第一个新约译本是由英国长老会差会的一个委员会完成, 委员会包括玛坚绣 *M. C. Mackenzie* 和彭启峰 *Phang Ki Fung*。

hak	龙岩	客家	1919		
-----	----	----	------	--	--

龙岩客家话的前称是汀州话。《马太福音》由休斯小姐 *C. R. Hughes* 和雷尼小姐 *E. R. Rainey* (伦敦传道会) 于 1919 年译出。

cdo	福州	闽, 东	1852	1856	1891
-----	----	------	------	------	------

《马太福音》首先由美国长老会差会的怀德 *Moses C. White* 于 1852 年译出, 并在同年由美国圣经公会在福州出版。新约是由美国公理会差会的温敦 *W. Welton* 和皮尔 *L. B. Peel* 于 1856 年翻译完成。同年, 译本由美国圣经公会在福州出版。旧约由一个委员会翻译完成, 其成员有施约瑟 *S. I. J. Schereschewsky* (美国圣公会差会)、摩怜 *Caleb Baldwin* 和伍德 *S. F. Woodin* (三位来自美国海外宣道会); 胡约翰 *J. R. Wolfe* (英国圣公会差会)、罗为霖 *Llewellyn Lloyd* (英国圣公会差会)、沃克 *J. E. Walker* (美国公理会差会)、班为兰 *W. Banister* (英国圣公会差会) 和李承恩 *N. J. Plumb* (美以美会差会)。旧约修订版连同新约修订版作为完整的圣经于 1891 年出版。

II. 附录：汉语方言

ISO639-3	方言	汉语方言群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mnq	邵武	闽, 北	1891		
《雅各书》由沃克 <i>J. E. Walker</i> (美国海外宣道会) 于 1891 年译出。					
mnq	建瓯	闽, 北		1896	
第一个新约译本由布莱尔女士 <i>L. J. Bryer</i> (圣公会塞拿拿差会) 于 1896 年译出并修订。					
mnq	建阳	闽, 北	1898		
《马可福音》首次由菲利普斯 <i>H. S. Phillips</i> 夫妇 (英国圣公会差会) 于 1898 年译出。					
cpx	莆仙	闽, 莆仙	1892	1902	1912
这种闽方言的旧名是兴化话。《约翰福音》首次由蒲鲁士 <i>W. N. Brewster</i> (美以美会差会) 于 1892 年译出。新约也是由蒲鲁士于 1902 年译出。第一部完整的圣经译本由蒲鲁士于 1912 年完成。同年, 美国圣经公会将其出版。					
nan	潮汕	闽, 南	1875	1896	1922
《路得记》由帕特里克 <i>S. B. Partridge</i> (美国浸信会传道联合会) 于 1875 年译出。新约由传教士帕特里克、耶士谟 <i>W. Ashmore</i> 和菲尔德 <i>A.M. Fields</i> (美国浸信会传道联合会) 于 1896 年译成。整部圣经译本由迪弗斯 <i>W. Duffus</i> 、施密士 <i>George Smith</i> 、汲约翰 <i>J. C. Gibson</i> 和金辅尔 <i>H. L. Mackenzie</i> 这些英国长老会传教士于 1922 年译成。					
nan	海南	闽, 南	1891		
杰里马森 <i>C. C. Jeremiassen</i> (美国长老会差会) 在纪路文 <i>F. P. Gilman</i> 的协助下, 于 1891 年将《马太福音》译出。					
nan	福建	闽, 南	1852	1873	1884
闽南语有三个子方言, 泉州话、漳州话和厦门话 (Amoy), 皆在福建和台湾使用。圣经被译成厦门话。《约翰福音》首次由罗查 <i>Elihu Doty</i> (荷兰改革宗差会) 于 1852 年译出, 并且同年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广州出版。新约由到台湾的第一个传教士——马雅各 <i>J. L. Maxwell</i> (英国长老会) 于 1873 年使用白话字拼音法翻译成厦门话。旧约由马雅各于 1884 年翻译成厦门话, 使用的是白话字拼音法。巴克礼 <i>T. Barclay</i> (英国长老会) 用罗马字的白话字拼音法于 1916 年重译新约、1930 年重新译完整部圣经。罗马字厦门话圣经出版于 1933 年, 之后被音译成汉字, 并于 1996 年出版。					
wuu	温州	吴, 瓯江	1892	1902	
《马太福音》由苏慧廉 <i>W. E. Soothill</i> (英国偕我会差会) 于 1892 年译出和修订。新约也是由苏慧廉于 1902 年译出, 同年,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将其出版。					
wuu	上海	吴, 太湖	1847	1870	1908
《约翰福音》由麦都思 <i>W. H. Medhurst</i> (伦敦传道会) 于 1847 年译出, 并在同年私人于上海出版。新约由法纳姆 <i>J. M. W. Farnham</i> (美国长老会) 于 1870 年译出, 同年由美国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圣经公会以罗马文字在上海出版。整部圣经由上海圣经委员会于 1913 年译成，并由美国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

ISO639-3	方言	汉语方言群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wuu	宁波	吴, 太湖	1852	1868	1901

《路加福音》由宁波传教士**禄赐 W. A. Russell**（英国圣公会差会）、**麦嘉缔 D. B. McCartee**、**丁韪良 W. A. P. Martin** 和 **蓝亨利 H. V. V. Rankin**（美国长老会差会）于 1852 译出。第一部新约译本由**泰勒 J. H. Taylor** 和 **岳斐迪 F. F. Gough**（中国内地会）、**慕稼谷 G. E. Moule**（英国圣公会差会）于 1868 年译成。1874 年，修订本由美国圣经联盟于上海出版。第一部完整圣经译本由**高德 R. Goddard**（美国浸信会传道联合会）、**慕华德 W. S. Moule**（美国长老会）和 **史密斯 N. B. Smith**（英国圣公会差会）于 1901 年译成。同年，它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上海出版。

wuu	杭州	吴, 太湖	1879		
-----	----	-------	------	--	--

《约翰福音》首次由**慕稼谷 G. E. Moule**（英国圣公会差会）参考北京官话译本于 1879 年译出。

wuu	苏州	吴, 太湖	1879	1881	1908
-----	----	-------	------	------	------

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由**戴维思 J. W. Davis** 于 1879 年译出，并于同年由上海美华书局出版。新约由**费启鸿 G. F. Fitch**（美国长老会差会）和 **潘慎文 A. P. Parker**（美国南方监理会差会）于 1881 年改编自上海话译本完成。整部圣经由**戴维思**、**来恩赐 D. M. Lyon**、**海斯 J. H. Hayes**（美国长老会差会）和 **布里顿 T. C. Britton**（美国南方浸信会差会）于 1908 年改编和新译。

wuu	台州	吴, 台州	1880	1881	1914
-----	----	-------	------	------	------

四福音书由**路惠理 W. D. Rudland**（中国内地会）在传教士 **C. Thomson**、**C. H. Jose** 和 **J. G. Kauderer** 等人的协助下于 1880 年译出。新约由路惠理在同样的传教士的协助下于 1881 年译出。整部圣经由路惠理和其同工于 1914 年译出。

wuu	金华	吴, 务州	1866		
-----	----	-------	------	--	--

《约翰福音》由**董感恩 H. Jenkins**（美国浸信会传道联合会）于 1866 年译出，同年由美国圣经公会于上海出版。

yue	连州	粤, 罗广	1904		
-----	----	-------	------	--	--

《马太福音》由美国圣经公会在连州的一位医疗传教士**车以纶 E. Chestnut** 译出。随后由美国圣经公会于 1905 年出版。同年，**车以纶**在连州被村民杀害。

yue	广东话	粤, 粤海	1862	1877	1894
-----	-----	-------	------	------	------

1862 年，**丕思业 C. F. Preston**（美国长老会差会）翻译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同年，它们由美国圣经公会于广州发行。**俾士 George Piercy**（英国卫斯理差会）于 1877 年完成了新约翻译。同年以私人形式于广州印刷。广东话的整部圣经由美国长老会的一个

III. 附录：阿尔泰语系

翻译委员会于 1894 年完成，委员会成员包括那夏礼 Henry Moyes 和香便文 Benjamin Couch Henry。译本由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

III. 附录：阿尔泰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	----	----	-----	----	----

mvf	内蒙古语	阿尔泰、蒙古、中	3,380,000	2004	
-----	------	----------	-----------	------	--

内蒙古语（Chahar-Mongolian）是中国蒙古族的语言，与蒙古国通行的官方语言——标准蒙古语（Khalka Mongolian），有语言差异。内蒙古语的新约译本至少有三个。第一个译本叫“Ariun Nom”，由一个队伍包括司提反·米勒 *Stefan Müller*（中亚东亚文化研究所）于 2004 年出版及发行；它在内蒙古基督徒中普遍使用。第二个译本叫“Shine Geree”，是动态对等翻译，由语言暑期学院的成员于 2007 年完成及出版。第三个译本由包晓林牧师翻译，得到了三自教会、爱德基金会和联邦圣经公会的支持和帮助，于 2013 年发行。

mvf	满语	阿尔泰、通古斯、南	20	1822	1835
-----	----	-----------	----	------	------

满语，一种南部通古斯语，是清朝初年贵族们的主要语言，但从那之后逐渐消亡。在现今中国超过一千万的满族人中，可能仅有 20 个人会说这种语言。一位俄罗斯外交部官员利坡夫索夫（*Stepan Lipoftsoff*, 1773-1841）在中国学习了 20 年满语后，在满语即将消亡前（1859 年）将《马太福音》于 1822 年译成了满语。1790 年，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将圣经旧约译成满语，但没得到出版。后来，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的乔治·博罗在北京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获得未出版的译稿。这个译稿帮助乔治·博罗用六个月学习满语，同时校对利坡夫索夫的新约译稿。1835 年，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圣彼得堡以满文第一次出版了新约译本。之后又多次再版。

evn	鄂温克语	阿尔泰、通古斯、北	11,000	2002	
-----	------	-----------	--------	------	--

鄂温克语被约 6000 个俄罗斯人使用。2002 年，纳德什达·布拉托瓦（*Nadezhda Bulatova*）和大卫·凯泽尔（*David Kheizell*）在莫斯科圣经翻译学院将《路加福音》译成鄂温克语。同年译本在莫斯科的圣经翻译学院出版。2013 年，又将译本以鄂温克语和俄语对照本再版，并附有音频。本译本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皆可适用。

oui	回鹘语	阿尔泰、突厥、东南	?	1307	
-----	-----	-----------	---	------	--

回鹘语是西部裕固语的古语。教宗特使约翰·孟高维诺，一名天主教传教士先驱，在 1307 年把新约翻译成了回鹘语。约翰主要活动在北京，在那里，回鹘语是蒙古统治贵族的通用语。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uig	维吾尔语	阿尔泰、突厥、东南	8,400,000	1898	1914	1950

福音书首次由約翰·阿維塔瑞尼安 *Johannes Avetaranian*（瑞典宣教会）于 1898 年译出，并在同年被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莱比锡发行。新约由阿維塔瑞尼安和拉奎特 *Gösta Raquette*（瑞典宣教会）翻译，并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 1914 年在普罗夫迪夫（保加利亚）出版。第一部圣经译本由阿尔伯特 *Gustav Ahlbert*、赫尔曼森 *Oskar Hermansson*、卢克 *Nur Luke*、穆尔维·蒙实 *Moulvi Munshi* 和 穆尔维·法瑞尔 *Moulvi Fazil* 于 1950 年在印度翻译完成。译本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 1950 年在开罗发行。维吾尔圣经公会于 2005 年发行了新约的新翻译本和部分旧约的新翻译本。

IV. 附录：苗瑶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hmd	花苗语	苗瑶，苗，西部	300,000	1907	1917	2009

阿卯语或花苗语在贵州西部的石门坎和威宁地区使用。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64-1915)（圣经基督徒中国差会）于 1905-1915 年在苗族人中宣教。因为当地的彝族地主和移居过来的汉人严重地剥削当地的苗族，向苗族征重税，苗族就向福音打开心门，接受柏格理所传的福音，许多人进入基督教为了脱离生活绝望的心态。柏格理在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彝族和汉人对苗族的欺负。柏格理创造了字母文字，此文字与拉丁字母不同，文字样式是特别创造的，今日称为“柏格理”文字。1907 年，圣经基督徒中国差会（一个成立于英国康沃尔郡的卫理宗差会）的传教士柏格理与他的同工李司提反 (*Stephen Lee*) 和杨雅各 (*James Yang*) 一起翻译了《马可福音》。同年译稿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出版和印刷，印数 5000 本。新约全书由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64-1915) 于 1915 年译成，王树德 (*Will Hudspeth*) 和郭秀峰 (*Arthur Nicholls*)（皆为联合卫理公会）于 1917 年完成修订。该译本以柏格理文字在日本出版和印刷。20 世纪 80 年代，苗族教會的带领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开始圣经旧约的翻译。1991 年 1 月，在云南基督教协会和爱国三自教会同意下，在昆明成立了花苗族旧约翻译委员会。2001 年，旧约初译稿完成，之后一个联邦圣经公会考察团访问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并与花苗族旧约翻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联邦圣经公会的 *Yu Suee Yan* 被指定为花苗族旧约翻译的顾问。至 2006 年，旧约译稿几经修改达到出版水平。由于柏格理的新约译稿随着时间推移有些过时，所以花苗族旧约翻译委员会决定将新约译稿修订，2006-2008 年完成了新约译稿的修订，2009 年第一部花苗族圣经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教会出版，南京爱德基金会印刷。2009 年 9 月 5 日举行 10000 本圣经出版仪式，之后几天，全部圣经发行完毕。

IV. 附录：苗瑶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	----	----	-----	----	----

cqd	川滇苗语	苗瑶，苗，西部	95,000	1922	2017
-----	------	---------	--------	------	------

这一支苗人称川滇苗语。他们的聚集地为四川省、云南省。居住在四川省的苗族称为川苗，1906–1911，1917–1920 和 1922–1926 圣经基督徒中国差会的**张道惠**在贵州省石门坎建立了基地。1917–1920 年，**张道惠**居住在贵州省石门坎时，经常巡游与石门坎相对的四川省珙县和叙永县苗族地区，并向苗族传福音。1922 年，**张道惠**使用柏格理文字，将《马可福音》译成四川苗语，张道惠和柏格理来自同一差会。同年，《马可福音》译稿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昆明出版。1938 年，当地苗族**杨宽**修订了《马可福音》。同年，修订版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和美国圣经公会在上海共同出版。21 世纪初期，美国维克利夫宣教士**麦瑞祥**和**裴明明**（*Robert* 和 *Carey McLaughlin*）与红河州和文山州的苗族一起工作，云南苗语和四川苗语是两个不同的土语。麦瑞祥和裴明明使用 50 年代中国政府创造的罗马文字出版了一本云南苗语语法。在 2017 年红河州和文山州的苗族完成了新约圣经的翻译。

hea	黑苗语	苗瑶，苗，中部	1,250,000	1928	1934
-----	-----	---------	-----------	------	------

壮语是这一族群的本名，其中文惯用语是黑苗。1912 年澳大利亚中国内地会宣教士**胡致中**被委派至旁海宣教站开展事工。1920 年他创制了受日本片假名启发、基于汉字的中国注音字母苗文系统。1928 年胡致中用黑苗文翻译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发表了一本教义问答手册以及一本圣诗诗歌集。1934 年，整本新约的翻译全部完成。他的苗族助手是**王学光**。新约是在山东芝罘印刷的，印刷数目不详。该版的大部分印刷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被烧毁。1997–2008 年，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及苗语母语团队（其中包括**李富**）重新翻译了黑苗语新约圣经，2009 年，新翻的新约译本由神学宗教学出版社在德国纽伦堡出版。2018 年，再次将 2009 年的苗语译本进行了修订，同年由神学宗教学出版社在德国纽伦堡出版。第一次出版印刷 7000 本，第二次出版印刷 3000 本。

hmj	革家语	苗瑶，苗，中部	60,000	1937	
-----	-----	---------	--------	------	--

革家人是黄平县重安江苗下的一分支，他们不接受自己被归为苗族。1930 年传教士使用源于旧称“革兜苗”（*Keh Deo*）一词来称呼他们。《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由澳大利亚传教士**胡致中**（*Maurice Hutton*）（中国内地会）使用自己设计的拼音字母于 1937 年译成。胡致中的翻译同工是本地苗族**廖德恩**和**廖如银**。同年，苏格兰国家圣经公会将其出版。胡致中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了黑苗语的翻译。

V. 附录：壮侗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	----	----	-----------

kmc	侗语	壮侗, 侗水	1,000,000 2006
-----	----	--------	----------------

Kam 是侗族的本名，而“侗”则是汉语外来词。侗族是中国官方 56 个少数民族之一。侗语中有两个不能互通的方言，北侗语和南侗语。北侗语已经去世，而南侗语生机勃勃。1996 – 2005 年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和侗族团队（其中包括李锋、张晓光、吴强¹²⁷）翻译了侗语新约圣经，2006 年新约译本由神学和宗教研究出版社在德国纽伦堡出版，并分发给黔东南地区各教会。

pcc	布依语	壮侗, 傣, 北部	2,600,000 1904
-----	-----	-----------	----------------

布依族是中国官方 56 个少数民族之一。布依族住在贵州省，其语言是与广西壮语相连的方言。20 世纪初，汉族人称布依族为中家人。《马太福音》由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 中国内地会）于 1904 年译成，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布依族基督徒的协助。同年，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上海将译本出版。因为克拉克同时还承担着其它的传教工作，所以没能将《圣经》的其它部分翻译完成。另外一些外国传教士在 21 世纪初期开始继续布依语圣经的翻译。非正式的译本一直在流通之中。

zyb	邕北壮语	壮侗, 傣, 北部	2,000,000 2016
-----	------	-----------	----------------

邕北壮语是壮语的北部方言，它构成了标准壮语的基础。邕北壮语包括武鸣壮语，即邕江北面的武鸣村所讲的语言。1992 年，两个美国传教士定居在广西自治区，将新约跟一个团队于 2016 年完成。

khb	傣仂语	壮侗, 傣, 西南部	550,000 1921 1933
-----	-----	------------	-------------------

傣仂（*Tai Lü*）语的使用区域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西双版纳”这个词是来自傣仂语“*Sipsongpanna*”，意思为：“十二个稻田村”。1917 年，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宣教士克劳德·梅森（*Claude Mason*）和莱尔·毕比（*Lyle Beebe*）将福音带到西双版纳。差会到达后，傣族景洪地区的地方官员为差会提供了一块地，差会在这块地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医院。差会在当地建立的教会是服事大麻疯患者和被鬼附的人（在傣族社会中，有时被虐待的人也会被说成是被鬼附的），大麻疯患者和被鬼附的人被丢在荒郊旷野中，最后悲惨死去。克劳德·梅森向这类人传福音，并且安排他们到特殊的“基督村”里居住。1921 年莱尔·毕比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傣仂语，同年在横滨市被美国圣经公会出版。1933 年，莱尔·毕比（*Lyle Beebe*）在傣那人 *Kru Myang, Cha Suh Phommah, Nan Tanawadi* 和 *Cha Sincha* 的帮助下完成了新约翻译。同年在曼谷由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在新约出版时，受洗的信徒有 300 多人。1942 年由于政策环境的变化宣教士必须离开当地，50 年代教会的活动也渐渐停止。80 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教会和信徒生活开始复燃，“基督村”再次出现，教堂重建。

¹²⁷ 这四个名字是笔名。

VI. 附录：藏缅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	----	----	-----------

cuu	花腰傣语	壮侗，傣，西南部	50,000 1922
-----	------	----------	-------------

泰雅 (Tai Ya) 语或花腰傣语的使用区域是云南省玉溪市和红河州一带。1910-1916 年间, 美国长老会差会传教士威廉·克里夫顿·多德 (William Clifton Dodd) 行走在红河和玉溪傣族傣雅语地区, 同时向傣族传讲福音。1917 年多德和他妻子定居在景洪, 两年后 1919 年多德去世。1922 年他的遗孀多德利夫人用老挝文字把《马太福音》翻译成傣雅语, 同年美国圣经学会在曼谷出版了《马太福音》译本。

tdd	傣那傣语	壮侗，傣，西南部	540,000 1931
-----	------	----------	--------------

傣那 (Tai Nua) 语也叫德宏傣语或云南掸语, 主要在云南省德宏州一带使用。德宏傣族是中国傣族的一部分。瑞典自立会是瑞典的五旬节教会的差会, 它于 1922 年在云南开始事工。恩迪·约翰逊 (Endy Johansson) 作为宣教士被派到缅甸边境的德宏县傣那。傣那人有自己的文字叫做‘德宏傣文’, 约翰逊使用了这个傣那文字来翻译圣经。1931 年, 约翰逊在他的傣那老师帮助下完成了《马可福音》的翻译, 同年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将此译本出版。约翰逊在离开云南之前没有完成全部新约翻译。

VI. 附录：藏缅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	----	----	-----------

bod	藏语	藏缅，西番	1,070,000 1862 1885 1948
-----	----	-------	--------------------------

标准藏语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官方语言。其书写形式包含受到传统藏语影响的许多元素。1862 年, 摩拉维亚弟兄会 (Moravian Church Mission) 的一个翻译委员会完成了《使徒行传》的藏语译本。委员会成员包括耶希卡 (H. A. Jäschke)、海爱德 (A. W. Heyde) 和雷思罗 (F. A. Redslob)。1885 年同一个翻译委员会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同年,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将译本在柏林出版。1903 年新约译本被另一个委员会进行了修订, 委员会成员包括: 海爱德 (A. W. Heyde)、大卫·麦克唐纳 (D. MacDonalds)、弗里德里克森 (J. F. Frederickson) 等。整部圣经的翻译由弗兰克 (A. H. Francke) 和约瑟·格干 (Y. Gergan) (摩拉维亚弟兄会)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译稿被送到英国, 在二战期间一直保存在里彭大教堂的地下室。1948 年整本圣经译本出版, 其中新约部分由常都雷 (Chandu Ray) 作了修订。

atb	景颇语	藏缅，缅，北部	80,000 1939 2009
-----	-----	---------	------------------

景颇语 (Zaiwa) 同时也叫载瓦语。它由云南省德宏州的景颇族使用。《马可福音》由菲兹威廉 (F. J. Fitzwilliam, 中国内地会) 用富能仁文于 1939 年译成。《马可福音》由考克斯 (E. J. Cox, 中国内地会) 音译为罗马字母, 该版本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仰光出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版。联合圣经公会的一个委员会于 2009 年用罗马文字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同年将其在仰光出版。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acn 阿昌语 藏缅，缅，北部 60,000 1992 2011

阿昌族有 6 万人口，3 万居住在中国国内，3 万居住在缅甸。阿昌族自称为诺昌。阿昌族圣经译者 *Nasaw Sampu* 在亚洲基督教服事机构的支持下，于 1992 年完成了第一本新约圣经的翻译，译本由亚洲基督教服事机构出版，在香港印刷 1000 本。1990 年加拿大的威克里夫宣教士 *道格和康妮·英格利斯* (*Douglas* 和 *Connie Inglis*) 定居在泰国，以便与中国和缅甸的阿昌族一起工作。2005 年，他们编写了一本阿昌语词典（见 *Inglis* 和 *Inglis* 2003; *Sampu* 和其他作者 2005），并于 2009 年与阿昌族圣经译者 *Nasaw Sampu* 将圣经旧约翻译成阿昌语，2011 年整本圣经译本由缅甸圣经公会于仰光出版。

lis 花傈僳语 藏缅，彝，中部 600,000 1921 1938 1968

花傈僳，也称西傈僳，生活在云南省保山州和德宏州。**富能仁**在 1910-1938 年间向他们传福音。**富能仁**在那里发明了富能仁文字，他以此翻译了新约。1921 年，中国内地会的富能仁翻译了《马可福音》，同年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1938 年，**富能仁**、**杨思慧** (*A. B. Cooke*，中国内地会传教士) 和一个傈僳人 **摩西·纳里** 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同年他因疟疾去世。1938 年中国圣经出版社将译本于上海出版。整部圣经由 **杨思慧** (*Allyn Cooke*)、**杨志英** (*John Kuhn*)、**克伦** (*Allan Crane*)（都属海外基督教使团）于 1968 年译成花傈僳语。缅甸圣经公会将之出版。2008 年两个在云南省的基督教机构修订了整本译本，并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修订本，于南京印刷 5 万本。

lpo 黑傈僳语 藏缅，彝，中部 250,000 1912 1951 2016

黑傈僳也叫“东傈僳”或者“里泼”，多数居住在云南省楚雄州和四川省的会东、会理两县。黑傈僳语是两个不能互通的方言，一种叫西里泼语，另一种叫东里泼语。西里泼方言主要在楚雄东部的永仁县和大姚县使用。中国政府将西里泼人归进彝族。东里泼方言主要在楚雄西部的武定县、元谋县、禄劝县以及四川的会东、会理县使用。东里泼人被划进了傈僳族。新约被译为东里泼语。《马太福音》由 **王怀仁** (*George Metcalf*) 和 **郭秀峰** (*Arthur Nicholls*)（皆为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于 1912 年译成。同年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新约由 **王怀仁** 在 1951 年前译成，同年由中国圣经出版社在香港出版。新约的重译由一个不知名的教会机构于 2002 年完成。1992 年云南省三自教会成立了傈僳坡翻译委员会，其中包括 **毕长老** (*Bi Hongzheng*) 和 13 位东傈僳牧师，1992-1993 年间翻译了圣经旧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联邦圣经公会的支持和帮助。2016 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整本圣经译本。

yna 干彝语 藏缅，彝，中部 41,000 1912 2016

这个语言的另一个名字是拉咖语 (*Laka*) 或干彝语。使用这个语言的人属于彝族，生活在云南省武定县。《马可福音》由 **郭秀峰** (*Arthur Nicholls*，中国内地会) 以柏理格文字于 1912 年译出。2008 年云南省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教会成立了干彝族旧约翻译委员会，其中包括干彝族 **付牧师** (*Fu Lianxing*)。经历 8 年之久，完成了圣经旧约的翻译。

VI. 附录：藏缅语系

2016 年，云南省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教会以柏格里文字出版了译本，并印刷 3000 本。2016 年 3 月 13 日在楚雄州（*Heinaji* 教会）举行了圣经译本出版仪式。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	----	----	-----	----	----

ywq	黑彝语	藏缅，彝，中部	250,000	1923	1948 2016
-----	-----	---------	---------	------	-----------

纳苏是黑彝族的本名，而黑彝（Black Yi）则是汉语外来词。黑彝族生活在云南省楚雄州。《路加福音》由张尔昌（*Gladstone Porteous*，中国内地会）于 1923 年译出，同年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上海出版。新约由张尔昌于 1948 年译出，同年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于上海出版。90 年代，云南省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了一个黑彝族旧约翻译委员会，其中有文福牧师（Wen Fu）。2010 年完成了旧约的翻译，之后修订了 1948 年翻译的新约，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准，2016 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整本黑彝族的圣经译本，印刷于南京爱德基金会。

lhi	黄拉祜语	藏缅，彝，中部	117,000	2009	2015
-----	------	---------	---------	------	------

黄拉祜族住在中国（约 12 万人）、缅甸（约 6 万人），泰国（约 1.5 万人）和老挝（3 千人）。他们的语言不同与黑拉祜族。拉祜族是中国 56 个少数民族之一。1993 年美国威克里夫宣教士阿瑟·库珀和帕米拉·库珀（*Arthur 和 Pamela Cooper*）来到清迈，与泰国黄拉祜族一起工作。他们借用黑拉祜族的文字将一本福音翻译成黄拉祜语。在库珀夫妇来之前，已经具有一个翻译组，但因某种原因一直没有译本译出，直至 2009 年，在库珀夫妇和原翻译组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译本得以完成。2015 年，由美国威克里夫宣教士阿瑟·库珀和帕米拉·库珀，泰国威克里夫宣教士 *Upai Jasa* 和黄拉祜族 *Duangthip Nakiri* 共同完成了圣经新约的翻译，同年泰国威克里夫将译本出版。2016 年 2 月 13 日举行了圣经译本出版仪式。新约译本对中国也很有意义，因为黄拉祜族大部分居住于中国。

nuf	怒语	藏缅，彝，中部	12,000	2010	
-----	----	---------	--------	------	--

怒族是中国 56 个少数民族之一。他们的语言在缅甸也有几百人在使用。《民族语言网》公布至少圣经中的一卷书于 2010 年译成，但没有提供译者信息。2019 年，一个没公开机构在 <http://nusu.win/en/Home> 网页¹²⁸，上载了新约中 7 本书的译本。

ygp	白彝语	藏缅，彝，北部	50,000	1913	2015
-----	-----	---------	--------	------	------

葛泼人是彝族中的一个分支族群，约有 5 万人。他们的另一个名字是白彝族。葛泼人居住在曲靖市、红河州和楚雄州。《马可福音》由郭秀峰（*Arthur Nicholls*，中国内地会）和艾文斯（*A. Evans*，卫理公会传教士）以伯格理文字于 1913 年译成。同年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日本横滨出版。2009 年，云南省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教会成立了白彝语新约翻译委员会，其中包括白彝族李牧师（*Li Wanxing*）及另外 5 位白彝族翻译者，联邦圣经公会的 *Yu Suee Yan* 任顾问。2015 年，翻译委员会在昆明完成了整本新约的翻译，同年圣经联邦公会对白彝族进行了柏格里文字培训，并将译本以柏格里文字在南京爱德基金会印刷。

¹²⁸ 见 <http://nusu.win/en/Home>。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iii	凉山彝语	藏缅, 彝, 北部	2,000,000		2005	

诺苏凉山彝族主要居住在四川省凉山州。他们是彝族中人口最稠密的族群。黑彝语生机勃勃。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¹²⁹ 和一个彝族翻译团队, 其中包括彝族 *Munyo Vuhlor*¹³⁰ 翻译了凉山彝语新约圣经。2005 年, 新约译本由神学和宗教研究出版社在德国纽伦堡出版, 并分发给凉山地区各教会。

yig	黔西彝语	藏缅, 彝, 北部	600,000		2018	
-----	------	-----------	---------	--	------	--

在贵州省威宁县和赫章县有 60 万人口说呢苏即黔西彝语。黔西彝语和凉山彝语是两个相近的语言, 但不能通话。1997-2006 年, 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¹³¹ 使用罗马文字记录黔西彝语, 并与三自教会的牧师**刘辉**将圣经新约翻译成黔西彝语, 历经几次修改和测试, 2018 年, 由纽伦堡神学宗教出版社出版, 于香港印刷 3000 本。

ktp	卡多哈尼语	藏缅, 彝, 南部	20,000		1939	
-----	-------	-----------	--------	--	------	--

卡多语是哈尼语的方言, 在云南省元江县有 2 万人口说卡多语。1912 年, 德国万博格宣道差会 (*Vandsburg Mission*) 的**伯莎·普雷辛格** (*Bertha Preisinger*) 到达湖南省桃花坪县; 此地是德国立本差会 (*Liebenzell Mission*) 基地。1928 年, **伯莎·普雷辛格**被差派到云南省峨山县的内地会基地, 1932 年, 再次转到云南省元江县的美国长老会基地。1933 年, 元江县的美国长老会将基地交给德国万博格宣道差会。此时, **伯莎·普雷辛格**开始与当地卡多族 (50 年代后卡多族归到哈尼族) 一起工作, 1939 年, **伯莎·普雷辛格**使用柏格里文字将《路加福音》翻译成卡多语, 同年译本由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在上海出版。

nxq	纳西语	藏缅, 西夏-羌	300,000		1932	
-----	-----	----------	---------	--	------	--

纳西语在云南西北部的玉龙县使用。《马可福音》由**沙尔滕** (*Elize Scharten*, 荷兰五旬节派教会) 以**富能仁**文字于 1932 年译成。同年, 英国圣经公会在上海将之出版。

VII. 附录：南亚语系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blr	布朗	南亚, 佤德昂	55,000		2015	

布朗语是接近瓦语的南亚语系语言, 有 55000 布朗族使用布朗语, 布朗族主要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第十九版《民族语》 (*Ethnologue*) 发表 2015 年圣经中有一本书被翻译成布朗语。

¹²⁹ 笔名。

¹³⁰ 笔名。

¹³¹ 笔名。

VIII. 附录：台湾原住民语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wbm	镇康佤	南亚, 佤德昂	40,000		2016

瓦语有三种方言：巴饶克方言（人口 75 万），佤方言（人口 4 万）和阿佤方言（人口 10 万）。1938 年，巴饶克方言有翻译的新约。2016 年，佤族牧师翻译队伍完成了旧约佤方言的翻译和对原有巴饶克方言的新约翻译进行了修订，至此佤方言具有了整本圣经译本。佤族牧师翻译队伍包括包光强牧师和联合圣经公会的顾问黄锡木（Simon Wong）同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了整本圣经译本，南京爱德基金会负责印刷。2016 年 10 月 22 日举行了感恩出版仪式。

VIII. 附录：台湾原住民语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ami	阿美语	台湾东部、中部	138,000	1957	1972 1997

阿美语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和台东之间的海岸地区使用。大多数使用者是老年人。传统上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妇女是家族的权威。现在当地男人地位有所提高，男女地位的平衡得到了改善。在阿美族古老传说中，一对弟兄姐妹来自太平洋的加罗林岛（加罗林岛属于中太平洋的基里巴斯国）。Fey 和 Apack（1993）记载了阿美族古老传说，同时他们认为阿美族和也许还有其他的个别少数民族是来自非南岛语系地区。1955 年，美国福音联盟差会（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宣教士托金森（Edward Torjesen）来到台东县成功乡对阿美族宣教。他学习阿美语，使用注音文字记录阿美语。1957 年，他将《雅各书》翻译成阿美语，同年，台湾圣经公会出版了《雅各书》注音符号试译本，由于注音文字不能完全表达个别阿美语的语音，所以译本没有得到教会领袖的接受。1960 年，美国福音联盟差会宣教士小精灵（Arthur Stejskals）和费伊（Virginia Fey）加入了托金森（Edward Torjesen）的服事工作。费伊经过对阿美语的学习，完全掌握了阿美语，以至于她成为阿美翻译团队的专家。翻译团队使用了罗马文字来克服了注音文字对阿美语语音记录的缺欠，1972 年，将新约完全翻译成阿美语，同年台湾圣经公会出版了译本。台湾圣经公会开始承担圣经旧约的翻译事工，联合圣经公会的顾问奥格登（Graham Ogden）带领阿美语旧约翻译委员会，1997 年，完成翻译。同年，以罗马文字出版了阿美语整本圣经。

bnn	布农语	布农	38,000	1951	1973 2000
-----	-----	----	--------	------	-----------

布农族散居在整个台湾，以多音阶的歌谣著名。由于他们居住地较远，所以交流习惯高喊。1946 以后，大部分族人归信基督教。1947-1971 年，台湾长老会牧师胡文池在布农族中服事，主要支持和帮助是来自英国，加拿大和美国长老会。胡文池牧师与其同工张玉发使用罗马文字记录了布农语，并在 1951 年将《马太福音》翻译成布农语，同年在香港中国圣经出版社出版。50 年代，《马太福音》译本出版后，当地政府拦阻翻译项目的进行，原因一是，推行同化少数民族政策；原因二是，不认同使用罗马文字，因为罗马文字会危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害台湾地区的认同感。1973 年，胡文池牧师与布农族 *Manias Is-tasipal* 牧师带领汉族布农族翻译团队完成了圣经新约的翻译，使用的是注音文字。同年，汉语布农语双语圣经新约在台北由台湾圣经公会出版。1987 年，应布农族长老会对台湾圣经公会将圣经旧约翻译成布农语的要求下，组建了翻译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三位译者（李明仁、伍锥、沈德来）和七位顾问（张玉发、黄顺、周天化、颜有利、田荣贵、余再旺、司明山）。在联合圣经公会的顾问奥格登带领下，翻译委员会完成了不完整的旧约翻译。2000 年，用罗马文字修订了新约译本，同时与已翻的不完整旧约译本一并由台湾圣经公会出版，使用的是罗马文字。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dru	鲁凯语 鲁凯	10,500	2001	2017	

鲁凯语被认为是最老的台湾本土语言，公元前 2500 年从原始南岛语分离出来。鲁凯人在 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 60 年代听到福音。大约 80% 的鲁凯人隶属基督教会。1987 年鲁凯族教会向台湾圣经公会提出请求，开始圣经翻译项目。1988 年成立了鲁凯语翻译委员会，委员会包括 *Adriu* 和 *Tanubake* 牧师。来自韩国长老会的牧师韩德生（*Han Der-seng*）在鲁凯族居住地区旅行后，决定亲自支持鲁凯语翻译委员会。翻译委员会经过 13 年，将圣经新约翻译成鲁凯语，并于 2001 年由台湾圣经公会出版。该版新约在鲁凯语的 6 个方言区中的 3 个方言区使用。2002 年台湾圣经公会和台湾长老会成立了圣经旧约鲁凯语翻译委员会。2012 年大部分圣经旧约译成后，圣经联邦公会的麦克里恩（*Paul McLean*）被定为鲁凯语翻译顾问。之后，翻译委员会历时五年补充了余下的旧约和修订原来已翻的新旧约译稿，2017 年台湾圣经公会出版印刷了 3000 本，2017 年 7 月 11 日举行整本圣经译本出版仪式。

fos	西拉雅语 台湾东部，西南部	Extinct	1661		
-----	---------------	---------	------	--	--

西拉雅语是东南岛语的一种，在 19 世纪晚期消亡。此语近期由当代西拉雅人复兴。1661 年，荷兰传教士和语言学家倪但理（*Daniel Gravius*，荷兰归正教会）将《马太福音》译为西拉雅语，并以荷兰语和西拉雅语双语出版。

pwn	排湾语 排湾	66,100	1959	1973	1993
-----	--------	--------	------	------	------

以前，排湾族以优秀猎人著称。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后，超过 5000 人成为基督徒。他们被打败荷兰军队的郑成功于 1661 年全部处死。今天仍然有许多排湾族是基督徒，单单在长老会聚会的就超过 1.4 万人。1951 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怀约翰（*John Whitehorn*）来到台湾，与排湾族一起工作。他使用以注音符号记录排湾语（注音符号是 1911 年国民党创造的文字）。1959 年怀约翰在叶盛编（*Pari*）和其他排湾族的协助下，将《马可福音》译成排湾语。1959 年香港圣经公会以注音符号将其出版。传教士怀约翰于 1973 年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台湾圣经公会以罗马字母将其出版。1984 年台湾圣经公会成立了旧约翻译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是：许松（主要译者）、林泉茂、林建二、孔顺兴、毛东南、谢钦玉、赖光雄、何明道和李定雄。圣经联邦公会的李进洛（*I-Jin Loh*）和奥格登（*Graham Ogden*）被定为排湾语翻译顾问。1993 年完成了大部分旧约的翻译和修订了新约译本，同年由台湾圣经公会以罗马文字出版。

VIII. 附录：台湾原住民语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tao 雅美语 马来-波利尼西亚, 菲律宾, 菲律宾, 巴丹语族 3,380 1970 1994

雅美语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 不是南岛语言, 于兰屿岛 (台湾岛东南 46 千米) 使用。这个语言与菲律宾北部的语言相似。1956 年加拿大长老会的传教士韦克琳 (*Grace Wakelin*) 到达台湾的兰屿岛。1965 年她开始翻译《马可福音》, 历时五年, 1970 年她以注音文字出版了《马可福音》译本, 同年返回加拿大退休。1985 年, 台湾圣经公会与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委员会和联邦圣经公会合作成立了圣经翻译委员会, 成员为加拿大威克里夫的**汤思玫** (*Rosemary Thompson*), 美国威克里夫的**罗雅菁** (*Virginia Larson*), 雅美族牧师**王荣基**和**张海屿**, 联邦圣经公会顾问**奥格登** (*Graham Ogden*)。威克里夫成员负责词汇翻译的准确性及词汇在原文中使用的合理性, 联邦圣经公会顾问奥格登负责译本的翻译原则, 1994 年完成圣经新约的翻译, 同年由台湾圣经公会出版。

tay 泰雅语 泰雅 84,300 1964 1974 2003

泰雅语有两个方言: 塞考利克 (*Squliq*) 和泽敖利 (*C'uli'*), 由台湾中部和北部沿雪山地区超过 8.4 万人使用。1953 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穆克礼** (*Clare McGill*) 到达台湾, 学习完普通话后在宜兰县大同乡定居, 与泰雅族一起工作。开始她去不同地区传道和学习不同的泰雅方言。1956 年她组建了一个翻译委员会, 成员为**陈忠辉**牧师、**林明福**牧师、**高金荣**牧师、**陈光松**牧师。应台湾政府的要求他们使用注音文字记录泰雅语, 但注音文字记录泰雅语不尽完善, 1964 年他们将《马可福音》翻译成泰雅语。**穆克礼**于 1974 年翻译了第一本泰雅语与中文的双语新约。1989 年, 修订版的新约与旧约的几卷书以罗马字母合印出版。1974 年**穆克礼**再次组建一个翻译委员会, 成员仍为**陈忠辉**牧师、**林明福**牧师、**高金荣**牧师和**陈光松**牧师。他们还是使用注音文字将新约译成泰雅语。并由台湾圣经公会出版。1989 年**穆克礼**返回加拿大, 泰雅长老会教会请求台湾圣经公会翻译泰雅语旧约, 之后台湾圣经公会成立了翻译委员会, 成员有**林春辉**牧师 (主要译者)、**林明福**牧师、**高金荣**牧师、**李福全**牧师、**陈光松**牧师、**林诚**牧师、联邦圣经公会**奥格登** (*Graham Ogden*) 为顾问。2003 年以罗马文字完成了大部分旧约的翻译和修订了新约译本, 同年由台湾圣经公会出版。

trv 赛德克语 泰雅 20,000 1956 1963 2005

赛德克语由花莲县和南投县的 2 万名赛德克族和太鲁阁族人使用。1951 年北美浸信宣道会宣教士**柯饶富**夫妇 (*Ralph Covell*) 到达台湾, 1953 年开始赛德克语的圣经翻译工作。他们有两个本民族同工 *Tailong Litok* 和 *Howat Pisao*。50 年代台湾政府对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是使用注音文字, 为了与中国大陆使用罗马文字做以分别。1956 年柯饶富夫妇和他的翻译团队完成了《马可福音》、《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的翻译, 同年译本以赛德克语在香港圣经公会出版, 台湾印刷。1963 年柯饶富夫妇和**李守信**, 及赛德克族的 *Tailong Litok* 和 *Howat Pisao* 一起完成了赛德克语的新约翻译, 同年译本由香港圣经公会和台湾圣经公会共同出版。一个赛德克语翻译委员会用 40 年的时间将旧约翻译成赛德克语, 委员会成员有: **田信德**牧师, **吴文华**牧师, **叶保进**牧师, **金清山**牧师。此时柯饶富夫妇已返回美国, 但他们一直是翻译委员会的顾问, 最终在 2005 年完成了整本圣经的翻译, 并由台湾圣经公会出版, 2005 年 10 月 1 日举行圣经译本出版仪式。

1 中国的圣经翻译

ISO639-3	语言	语系	人口	单行本	新约	圣经
pyu	卑南语	卑南	8,490	1990		

卑南语由台湾东海岸台东县的 8500 人使用。卑南族分为知本人和南王人。卑南族的福音是由天主教徒和台湾长老会带入进来。台东县的卑南族天主教牧师**曾建次**用他自己的母语，将《马可福音》翻译成卑南语知本方言。1990 年《马可福音》译本以日本汉字出版。**曾建次**牧师为卑南族进行了文字和福音的培训，但卑南人对文字不感兴趣。2000 年后，再将《马可福音》以罗马文字做了发行。

tsu	邹语	邹	2,130	2012		
-----	----	---	-------	------	--	--

邹语由南投县和嘉义县的 2100 人使用。台湾西部天主教嘉义教区的一队天主教神父用 30 年时间翻译和修订了新约，最终于 2012 年出版。团队中的成员有德国神父**安通·韦伯** (*Anton Weber*)、匈牙利神父**约瑟夫·萨考斯**博士 (*Jozsef Szakos*)、当地邹族神父 *Norbert Pu*, *Lisa Wang* 等。其中**约瑟夫·萨考斯**神父是语言学家，他编写了邹语语法和邹语-英语双语词典。

第二部分

第二章

黑苗族民族学和宗教学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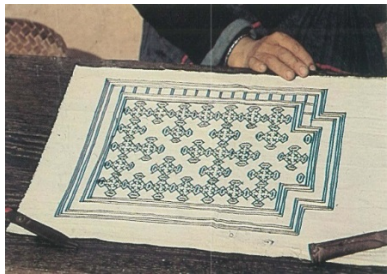
2.1 介绍

“苗”语来源不详，这个名称在秦代（公元前 221-206 年）时是汉族人用来指称长江流域以南的非汉族群体。公元后的前一千年中，由于汉族人口的膨胀及战争等缘故，“苗”族群体向西南迁徙，移居现在的湖南、贵州、四川及云南等地。十八世纪后，部分苗族群体移居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老挝、越南及缅甸。越南战（1960-1975）后，近十万苗族人士逃往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因为他们的反共盟军战败。

中国的苗族人士有很多自称的名字，湖南省的苗族人士自称“雄” *Xong*，贵州省的苗族人士自称“牡” *Hmu*（下文也用“黑苗”指代），“阿卯” *Ahmao*（下文也用“花苗”指代），四川、云南省的苗族人士自称“赫蒙” *Hmong*。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政府将这些族群统称为苗族，是官方所确立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中国以外的苗族群体自称为“赫蒙族”，他们拒绝“苗”这个不地道的名称。中国苗族总人口约为九百六十万，其中较大的一个族群为黑苗族，近一百三十万黑苗人居住在贵州黔东南。

2.2 历史

苗族的各个群体中都传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苗文文本在历次迁徙的过程中遗失了。据说这种图画文字的遗迹在服装衣物上复杂的刺绣图案中被部分保存了下来。苗族知识分子从这些刺绣图案中识别出四十个象形苗文。



苗族刺绣
(Lewis 1984: 104)

𠂔、𠂔 (man)	𪛗 (dragon)	𪛗 (bird)	𪛗 𪛗 𪛗 (butterfly)
𪛗 (water, river)	𪛗 (sieve, water mill)	𪛗 (rotor)	
× (fork)	𪛗、𪛗 (hook)	𪛗、𪛗 (clamp)	𪛗、𪛗 (claw)
N (curved)	𪛗 (pupa)	e (insect)	𪛗 (bud, fruit)
𪛗 (basket)	𪛗、𪛗 (road)	𪛗 (measuring tool)	
𪛗、𪛗 (frame) ⁷			

刺绣书写
(Enwall 1994: 50)

据匪夷所思的传说称，古苗文文本被先民吃了，以致产生一种内在能力，例如会背诵苗传统歌曲。有些传说还流传着这样的期望：这些失落的古苗文将来会再回来。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创制了一套被称为“伯格理苗文”的书写系统，正印证了那个古老传说的期望，贵州西部的阿卯族人认为这套书写系统履行了古文字书写的功能。时至今日，这套书写系统仍然被不少苗民使用。

十八、十九世纪，从雍正时期一直到嘉庆年间，黑苗的祖先——贵州地区的苗族人民发动一系列反清起义，其中大规模起义有三次，均以失败而告终。

- 第一次苗民起义（雍正时期，1735-1738），
- 第二次苗民起义（乾隆时期，1795-1806），
- 第三次苗民起义（咸同时期，1854-1873）。

罗伯特·詹克斯见（Jenks 1994）。认为苗民起义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祖地被汉族商人侵占、清朝廷的高税收以及官员的残酷压迫、管理无方。此外，苗族民间信仰中对救世主的盼望也让苗民起义的热情高涨。詹克斯认为苗民也可能受到汉族白莲教起义的影响。白莲教宣扬佛教的救世主——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拯救众生。

除了苗族外，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穆斯林、心怀愤懑的汉族宗教教派也加入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据研究显示，近五百万人丧生。很多地区成了无人区。这些事件虽然距今已久，但仍是黑苗族群的集体记忆。黑苗族比贵州西部的阿卯族群受到周边汉文化的同化更大。

2.3 社会

2.3.1 家庭和工作

黑苗族有大概二十个父系宗族组成，每个父系宗族有自己的名称（例如：*Dliangx*、*Fangs*）。苗族有两种姓氏，一种是苗姓，一种是汉姓。苗姓是苗族原本固有的，是用于区分各宗族的标志。由于苗族的古文字已失传，在入户籍时，汉字无法表达苗姓，于是苗族又使用了汉姓，便于对外使用。婴孩一出生就有一个母语的名字，在登记机构入户籍时另起一个中文名字。黑苗族社会严格执行异族通婚制，禁止宗族内部通婚。宗族成员资格由父系继承而得，未婚女性属父亲的宗族，婚后则与丈夫的宗族联合。

黑苗人在山谷中，间隔种植水稻、小麦和油菜，在梯田山坡上种植玉米、小米和荞麦。传统民居为木制建筑，一般为二至四层结构，屋顶铺设稻草或树皮。家家户户一般都有灶炉，因为没有烟囱导致房子里烟雾弥漫。每个苗寨都会推选一位熟知传统习俗的人做村长，这人不一定是政党官员。同一宗族的人一般聚居于同一村落，凡有婚丧嫁娶等重要活动，村子里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二十一世纪以来，很多黑苗年轻人离开他们的村庄到广东工厂打工谋生，老年人则留在家中。

2.3.2 节日

黑苗人的传统节日很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冬季。

- **芦笙节：**芦笙节是一个约会的节日，在每年的一月举行，各村各寨的年青男女组队参加歌唱比赛等。
- **姊妹节：**姊妹节是苗族的一个传统的节日，每年四月、五月间举行，届时苗族年轻女子穿上传统的服装欢度这个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佳节。
- **牯藏节：**每十三年举行一次，牯藏节的内容为杀牛祭祖，萨满主持整个祭祀仪式。
- **龙节：**即龙船节和龙灯笼节，是纪念着不同的民间神话：或者纪念战胜了滋扰百姓的恶龙，或者祈愿得到善龙的保佑。

黑苗社会中，歌曲往往是沟通和表达桥梁。青年男女们在节日的时候（比如芦笙节）对唱比赛。节日的时候，苗民也常以酒待客，苗族水酒是用大米或玉米酿制而成的。

2.4 信仰

2.4.1 传统信仰

黑苗族的创世神话，相传由枫树上诞生的一只蝴蝶，与一个泡泡结婚、怀孕，生了十二个蛋，在鸟的看护下，十二个蛋孵了出来，分别是：苗族人、神话的祖先江洋、蛇、龙、水牛、老虎、大象、雷神、鬼魂及抽象现象如灾难。

黑苗族的民间宗教不是多神论，而是万物有灵论。苗语中用 *wangx waix*（“天上的君王”）表示“神”，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汇，1934 年用于新约圣经中。苗族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居住着善和恶的神灵，苗民试图掌控这些神灵或者希望得到神灵护佑。每个苗族村寨都住着萨满，萨满成为人与灵界调解沟通的桥梁。他们常常用汉字记录苗语，将那些深奥的知识保存于文献当中。

黑苗族传统信仰中，人死后有三个魂，第一个魂与死者埋葬于坟墓中。第二个魂的归属要看死因，如果是年老去世的，则其魂留在村子里支持宗族，如果是因为意外事故去世的，这个魂会四处游荡并闹鬼。正常情况下去世的人，其第三个魂将归向祖先，萨满会引领第三个魂寻找到祖先们的归处。

2.4.2 基督教信仰

1895 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克拉克（*Samuel Clarke*, 1853-1946）在黑苗族人中展开宣教工作。1896 年，他在贵阳与黑苗族本地人潘秀山同工，编纂了苗语的入门书、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福音小册子及一些圣诗。同年，他们在距离凯里市北 20 公里的旁海建立了宣教站。1898 年，在他被任命于旁海宣教站不久后，中国内地会的另一位宣教士明鉴光（*William Fleming*, 1867-1898）被反对宣教事工的中国人杀害了，黑苗族传道人潘秀山也一同被杀。

2.4.2 基督教信仰

1912 年澳大利亚中国内地会宣教士胡致中 (*Maurice Hutton*, 1888-?) 被委派至旁海宣教站开展事工。1920 年他创制了受日本片假名启发、基于汉字的中文注音字母苗文系统。1928 年胡致中发表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黑苗文圣经，一本教义问答手册以及一本圣诗诗歌集。1934 年，整本新约的翻译全部完成。他的苗族助手是王学光。这些圣经是在山东芝罘印刷的，印刷数目不详。后来由于国共内战及伤寒疫情，旁海的宣教工作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1936 年胡致中逃离共产党侵入。1938 年即在中国服事了 26 年后，回到澳大利亚。旁海的宣教站无法继续维系。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减退。文革期间 (1966-1974)，很多新约的抄本被搜了出来，被没收烧毁。

约克姆·恩瓦尔 (*Joakim Enwall* 1994) 比较了贵州西部的花苗族与贵州东南的黑苗接受基督教的情况，下表可见 1937 年受洗的苗族人口及识字的苗族人口。

	阿卯 Ahmao ¹	牡 Hmu ²
1937 年受洗的基督徒人数 (位)	18,300	134
1937 年认识宣教士苗文的人数 (位)	34,500	100

表 2.1: 花苗和黑苗的比较于 1937 年

恩瓦尔将其中的区别归为三个因素：第一，黑苗人自 18 世纪以来已经与汉族定居者有密切的互动，而阿卯族人则居住在贫瘠的山区，没有太多地接触汉族人。这个区别让这两个族群与汉族的关系也相应地有所不同，黑苗体现出相对同化的倾向而阿卯族则渴望拥有相对的自主性。因此，黑苗如邻近的汉族一样不接受基督教，而阿卯人则相反，他们欢迎基督教。

第二，关于遗失苗文的古代苗族神话在阿卯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神话在黑苗人中作用不大。阿卯族人满心接受柏格里苗文，视之为失而复得的珍宝。黑苗人却不是这样看待胡致中苗文。第三，胡致中苗文是汉语普通话拼音注音字母 (1949 年之前普通话拼音用这个系统注音) 的延伸，而柏格里苗文被看作是本土苗文，与其他书写系统有着显著的差异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陆续有汉族及外国宣教士在贵州黔东南传教，黑苗

¹ 花苗族人普遍接受了柏格里苗文，非基督徒也会使用。

² 恩瓦尔估计 1990 年还有 50 个人依然认识胡致中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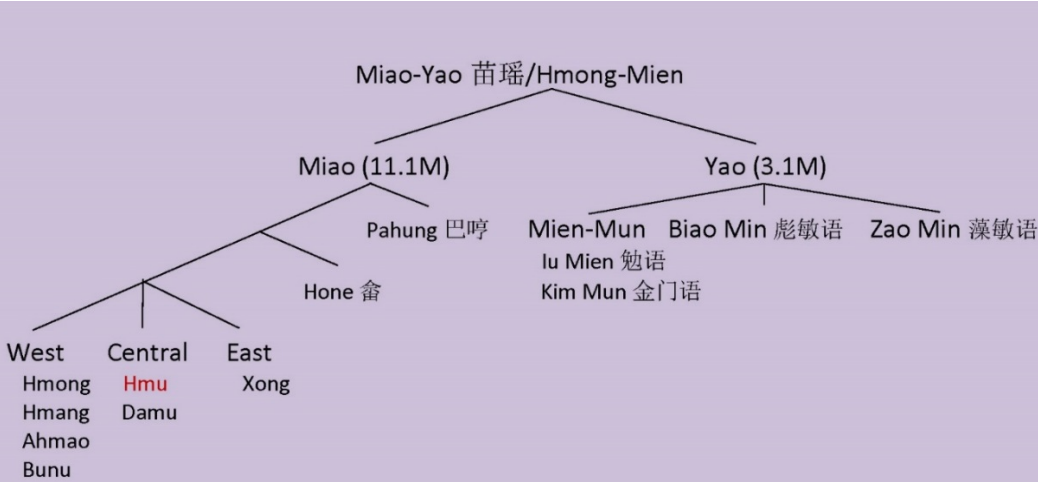
族基督徒及乡村教堂再次增加。然而，许多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存在的基本态度仍然占上风。

《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³和黑苗译者李富⁴翻译了黑苗语新约圣经，于 2009 年出版了新约，于 2018 年再版了，并分发给凯里地区各教会。

2.5 语言

2.5.1 基本信息

黑苗 (*Hmu*) 属于苗瑶语族，苗瑶语族大概有 80 种语言。马沙·拉特利夫 (Ratliff 2010) 将较大的苗瑶语族进行分类，请见下表，部分语言被重新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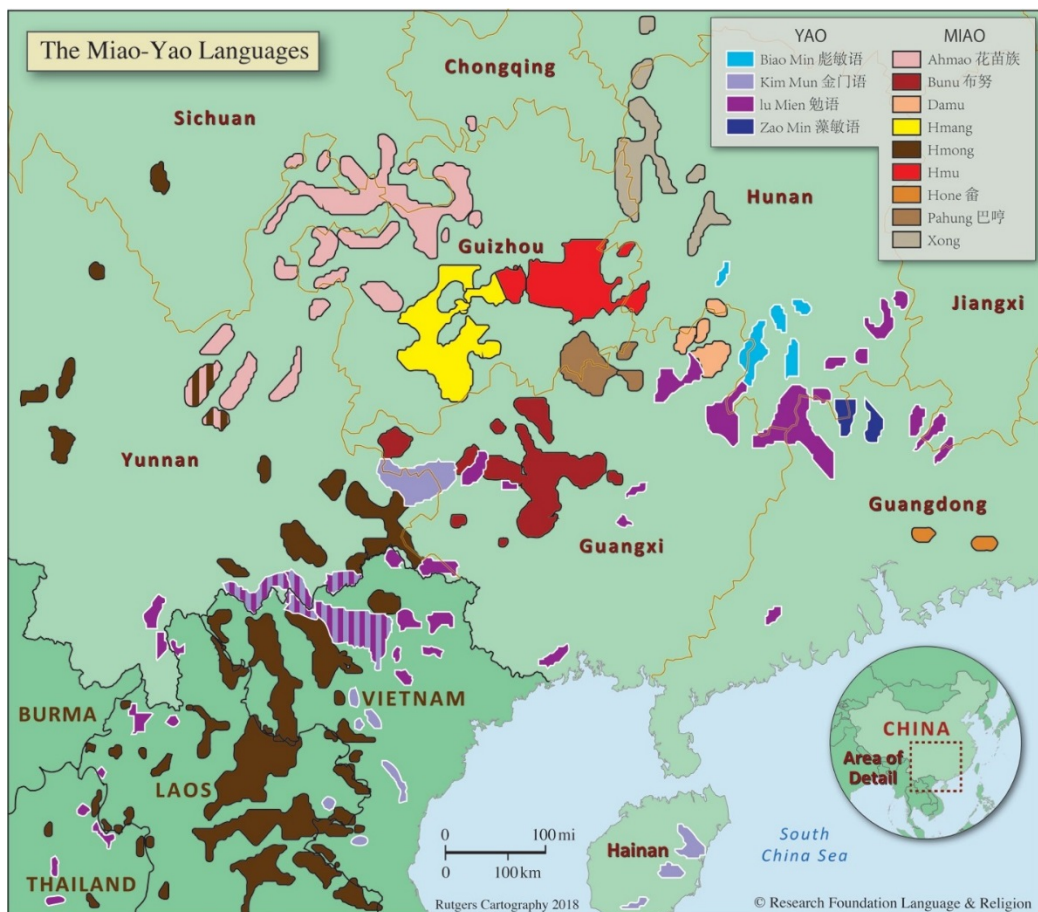


上表中，*Hmu* 和 *Qanao* 这两个名称是等同的，当贵州的苗族将他们自己与云南的赫蒙比较时，他们从泛苗角度使用 *Hmu* 这个名称，而在狭义区域性的角度他们使用 *Qanao* 这个名称。下面的地图显示了苗瑶语言的地理分布。

³ 笔名。

⁴ 笔名。

2.5.2 书写系统



苗瑶语族的语言是孤立语，他们与汉语和壮侗语族的语言结构上相似，但根本上是独立的。苗瑶语系的语言主要为单音节词，有四至八个声调，四十至六十个量词，五至八个指示代词。

2.5.2 书写系统

1913 年北京民国政府发布一套包括 37 个字母的注音符号系统，又称 *Bopomofo*。*Bopomofo* 的名称来源于注音符号系统中声母的首四个字母 ㄅ ㄆ ㄇ ㄉ，起初这个系统用于字典中标注标准的国语读音。胡致中运用注音字母，添加了三个新的辅助字母，来直接拼写黑苗语的发音。1934 年注

音字母版新约圣经编纂完成。恩瓦尔认为胡致中注音字母苗文的基础不在他的宣教基地旁海而在黄平县的某地。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中央政府派出调查组去少数民族地区。1956 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选择凯里市挂丁镇养蒿村的话作为黑苗方言的标准话。他们为此创制了拉丁苗文，在多次的扫盲运动中使用，并编撰了教科书、本土文学作品。这种苗文是半官方的，未能成为双语教育的推广手段。

2009 年“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出版了拉丁苗文黑苗语新约圣经。下面我们会介绍黑苗语的语音系统并用拉丁字母及注音字母标注每个音。

A. 声母

黑苗语有 34 个声母，从类型学上来看，黑苗语擦音及边音有清、浊、送气三种区分在世界语言中都实属罕见。

声母		发音部位														
		唇音			齿龈音			腭化齿龈音			软腭音			小舌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塞音	清	p	b	ㄅ	t	d	ㄊ				k	g	ㄎ	q	gh	ㄑ
	送气	p ^h	p	ㄅˊ	t ^h	t	ㄊˊ				k ^h	k	ㄎˊ	q ^h	kh	ㄑˊ
擦音	浊	v	w	ㄨ	z	r	ㄖ	ʃ	y	ㄚ	ɣ	v	ㄨ			
	清	f	f	ㄈ	s	s	ㄙ	ç	x	ㄨ				χ	h	ㄏ
	送气	f ^h	hf	ㄈˊ	s ^h	hs	ㄙˊ	ç ^h	hx	ㄨˊ	x ^h	hv	ㄨˊ			
塞擦音	清				ts	z	ㄗ	tɕ	j	ㄗ						
	送气				ts ^h	c	ㄗˊ	tɕ ^h	q	ㄗˊ						
鼻音	浊	m	m	ㄇ	n	n	ㄋ	ɲ	ni	ㄋ一	ŋ	ng	ㄋ			
	清	m ^h	hm	ㄇˊ	n ^h	hn	ㄋˊ	ɲ ^h	hni	ㄋ一ˊ						
边音	浊				l	l	ㄌ									
	清				ɬ	dl	ㄌˊ									
	送气				ɬ ^h	hl	ㄌˊˊ									

胡致中用注音字母^ㄚ表示汉语借词，他在注音字母系统中增加了三个字母：(ㄚ, ㄚˊ, ㄚˊˊ)。

B. 韵母

养蒿话中有 23 个韵母，6 个单元音，9 个双元音，1 个三合元音，其中 -io-, -ua-, -uang- 在胡致中选择的苗语方言中找不到对应的韵母。

音标	拉丁	注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音标	拉丁	注音
i	i	一	e	ee	ㄗ	a	a	ㄚ	o	o	ㄛ	u	u	ㄨ
			ei	ei	ㄟ									
			ɛ	ai	ㄞ									
ia	ia	一ㄚ										ua	ua	
												ue	uai	ㄨㄞ
io	io					ao	ao	ㄠ						
iu	iu	一ㄨ	əu	e	ㄨ									
ie	iee	一ㄗ												
iao	iao	一ㄠ												
ien	in	一ㄣ	ən	en	ㄣ	an	an	ㄢ						
						an	ang	ㄤ {ㄗ, 一ㄗ}	on	ong	ㄨㄣ			
ion	iong	一ㄨㄣ										uan	uang	

养蒿话中的韵母-an-, 胡致中一半用注音字母ㄤ表示，另一半用ㄗ或一ㄗ表示。

C. 声调

黑苗语有 8 个声调，与古苗语的八个声调类型相关联。如下表可见，国际音标采用两位数字上标表示该声调的调值。第一个数字表示发音起始时的音高，后一个数字表示发音结束时的音高，1 为最低，5 为最高。

声调				
苗语声调类型	音标	拉丁	注音	
I	33	b	□	□
II	55	x	□	□
III	35	d	□	□
IV	11	l	□	□
V	44	t	□	□
VI	13	s	□	□
VII	53	k	□	□
VIII	31	f	□	□

拉丁苗文用韵母末位不发音的辅音字母标示声调，例如 -b、-t。注音字母苗文用上标点或下标点标示声调，胡致中苗文仅区分 6 个声调。拉丁苗文，每一个音节的记录模式是：[声母 + 韵母 + 声调]。例如，音节“niangb”（“位于”）由声母 ni-、韵母 -ang- 及声调 -b 组成。

第三章

侗族民族学和宗教学概要

3.1 介绍

侗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侗族人口 2000 年第 5 次全国人口普查为 296 万人。2010 年第 6 次全国人口普查为 287 万人，十年人口减少近 10 万人。下图为 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报告所显示的侗族人口分布比例表。南侗语人群大概有一百万人，北侗语人群大概有四十万人，剩余的侗族人只会说汉语。

行政单位			总人口	侗族人口	比例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黎平县	458,533	324,867	70,85%
		天柱县	348,302	235,241	67,54%
		锦屏县	190,429	94,537	49,64%
		三穗县	170,167	83,193	48,89%
		从江县	301,513	123,270	40,88%
		榕江县	300,369	115,295	38,38%
		剑河县	189,085	65,170	34,47%
		岑巩县	187,734	61,006	32,50%
		镇远县	222,766	71,800	32,23%
		凯里市	433,236	22,099	5,10%
		施秉县	137,171	3,464	2,53%
		雷山县	132,004	2,752	2,08%
	铜仁市	丹寨县	135,400	1,452	1,07%
		玉屏侗族自治县	126,462	98,757	78,09%
		万山区	54,674	40,130	73,40%
		铜仁县	308,583	104,051	33,72%
		石阡县	334,508	101,990	30,49%
		江口县	189,288	17,011	8,99%
		松桃苗族自治县	547,488	14,025	2,56%

行政单位			总人口	侗族人口	比例
湖南省	怀化市	新晃侗族自治县	241,690	193,678	80,13%
		通道侗族自治县	206,327	156,719	75,96%
		会同县	331,392	173,947	52,49%
		芷江侗族自治县	334,229	175,030	52,37%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245,444	63,962	26,06%
	邵阳市	洪江市	485,061	26,360	5,43%
		鹤城区	346,522	10,370	2,99%
		绥宁县	339,235	13,973	4,12%
		城步苗族自治县	241,517	3,498	1,45%
		新宁县	557,120	283	0,05%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	304,149	170,248	55,98%
		融水苗族自治县	425,608	48,020	11,28%
		融安县	283,029	8,303	2,93%
	桂林市	龙胜各族自治县	160,796	42,718	26,57%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宣恩县	335,984	46,817	13,93%
		恩施市	755,725	17,187	2,27%
		总共:			10,361,540

表 3.1: 侗族人口的行政单位

侗族有两个分支：南侗族和北侗族。数世纪以来，由于地理上的分化阻隔了语言的交流，南北侗语方言沟通度不高，造成了侗族地区南北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景观。侗族传统民歌中记载了古时侗族先民在汉朝时由福建、广东两省迁入贵州东南部，此说尚无据可考。“侗”字的语源也难以鉴别，可能是源于侗语中的动词 *gaemv*（义为“隐藏”），引申指“隐藏于深山里的人”（见 Pulleybank 1983），在宋代（960-1279）文献中 *dòng* 写作“洞”或“峒”，这是一个假借傣语的词，特指“悬崖之间、河流边的平地”。这个词原表示一个地方，后来代指居于那个地方的人。

3.2 历史

唐朝开始，侗族人卷入了数次反抗汉人入侵的武装起义。明朝时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同时也诞生了数位神话般的民族英雄，至今仍深受侗族人民尊敬（见吉志义 Geary 和其他作者，2003）。

3.2.1 明朝的侗民起义

3.2.1 明朝的侗民起义

第一位起义领袖是能文能武的巾帼英雄 *Xing Ni* 洗夫人¹。洗夫人是一名歌师，她在黎平地区带领侗族先民抗击为富不仁的汉族地主李长顺。传说洗夫人借着一把神奇的宝剑制服了李长顺，但没有杀掉他。李长顺带着援军卷土重来，抢走了那把剑。洗夫人成功逃脱，后来藉着一把有魔力的扇子夺回了宝剑并砍了李长顺的头。李长顺的儿子谎称侗族叛乱，促请朝廷派兵镇压。当朝廷军兵前来包围起义的村庄时，洗夫人用自己的性命和村旁的湖泊之神做了个交易——她愿意变成一块石头换得神灵对整个村庄的庇佑。围攻的军队被击溃，洗夫人变成了一块石头。至今，侗族人民仍然怀念爱戴这位女中豪杰洗夫人。

另一位侗族起义首领是明朝洪武年间的吴勉（?-1385）。明廷高压的土司赋税制度和朝廷以屯兵、屯军等手段大肆掠夺土地，从而引发侗族人民的起义。据说年轻的吴勉听到父亲被朝廷军兵杀害的消息后，他的身体里释放出奇特的超能力。

吴勉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铸造了三支神箭，准备从贵州射往京城，预备在皇帝上朝时射死他，结果阴差阳错射早了，只射到了皇帝的龙椅上。皇帝追踪到箭的出处，派大军往贵州镇压起义，历经七年时间。1385年吴勉被捉拿并被杀害。吴勉死后，靠近他家乡黎平发现了一个藏有金子的洞穴，皇帝听说后便带领一支探险队去搜寻宝藏。当皇帝和士兵们走进洞内，洞穴的出口被封闭了起来，这洞穴就成了皇帝和官兵们的坟墓²。如今，吴勉不仅仅是在一年的特定一天被南侗族人民所纪念，他一直活在侗族人民的心中。

洪武三十年（1390年后），在北侗族起义首领林宽（?-1397）带领下，侗族人民再次掀起反抗朝廷军事守御所的斗争。尽管起义军取得了几次胜利，但终不敌朝廷源源不绝的援军。林宽被抓并被处以死刑。北侗族人民尊他为林王，并设立传统节日林王节纪念他，节期为每年农历六月。

¹ 侗族研究学者邓敏文（Dèng 1990: 21）认为洗夫人为唐朝年间人，邓先生和其他一些侗族研究学者认为侗族的女神萨岁和洗夫人或为同一人，也许这样能很自然地解释侗族萨岁崇拜的文化内涵。

² 明朝第一位皇帝——洪武大帝（1328-1398），死于南京，葬于明孝陵。

3.2.2 现代史

十五世纪始，侗族地区开始被汉化。汉族移民为黔东南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儒家教育体系及佛教信仰。侗族人慢慢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但和朝廷官兵的小规模冲突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十八、十九世纪，侗族人民加入了三苗起义³。北部地区，主要是以天柱的姜映芳（1833-1862）为首，他的父亲因聚众抗租被囚，死于狱中。姜映芳联手苗族第三次起义的核心人物张秀眉（1823-1872）掀起了武装起义。至同治元年（1862年），姜张联军攻占了贵州和湖南的大部分侗族地区。清政府急调湖南、贵州两府官兵以洋枪、洋炮镇压了起义军。同年九月，姜映芳被抓并被处以死刑。

1934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径黔东南。据吉志义的研究，四百名侗族人与国民党联合作战，一九四九年不得不撤退到台湾。文化大革命期间，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侗族本土文化被抑制，侗戏和侗族传统音乐被禁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及二十一世纪，逾十五万侗族人离开他们的村庄，在广东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年轻人。

3.3 社会

3.3.1 传统法制系统

直至二十世纪初，侗族人民一直遵循一套法制系统——侗款⁴，它是侗族社会历史上社区与社区之间通过盟誓与约法而建立起来的带有区域行政与军事防御性质的联盟，是侗族古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按照规模，款组织分为：村款区⁵、寨款区以及泛侗款区。侗款并非一套书面的法律条款，而是一种维护本民族社会秩序的统治体制⁶。款组织的功能主要有

³ 见本书阶段 2.2。

⁴ 侗语 *kuant*，或为古代汉语的一个借词。“款”作为修饰法律条文的量词可以翻译为“节”或“部”。

⁵ 警戒款主要是在村款区执行，为了提醒村民道德规条及族规。

⁶ 见 Geary（2003）。

3.3.2 家庭和工作

警戒⁷、保护⁸、刑事诉讼及立法⁹。最出名的侗族立法是在清雍正年间在榕江县召开的一次全民族性的大款会，到会代表是来自侗族各地款区的九十九位乡老，主要立法内容为改革婚制——破“定姓结亲”旧俗，立“破姓结亲”新规（见赵泓 1999: 105）。

3.3.2 家庭和工作

和苗族社会一样，侗族社会由几打的父系宗族血统组成，侗语名称为 *douc*。卜拉可上溯至远古的父系氏族组织，分布地区广泛。每个宗族由无数的父系大家庭组成。这个家庭的概念比西方家庭的概念要更加宽泛，维系每个家庭的关键人物是 *ongs*，即父系的（曾……）祖父。一个侗族大家庭中可能有二代表亲、三代表亲。宗族的成员资格由出生或者结婚时获得。

侗族人民在山上种植糯米和普通大米，糯米稻田在高海拔地区，而白米稻田在低海拔地区。一般来说，农民需要步行一至三公里去自家的稻田。侗人用竹管给农田灌溉。除了稻米以外，侗族人也种植玉米、小米和各种蔬菜，例如南瓜、豆角、白菜和洋葱。大部分侗民家中还会蓄养水牛、猪、鸡、鸭等家畜。传统上，侗族妇女用织布机做棉布。侗族大部分区域的人穿蓝黑色服装，人们从一种亚洲很普遍的靛蓝色灌木提取染料去染制布料。

3.3.3 标志性的建筑

侗族人擅长建筑，有不少标志性的建筑，最重要的标志建筑是“风雨桥”和“鼓楼”。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枋不用一颗铁钉，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接合缜密，有极高的工艺和艺术价值。

侗族人擅长建筑，有不少标志性的建筑，最重要的标志建筑是“**风雨桥**”和“**鼓楼**”。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枋不用一颗铁钉，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接合缜密，有极高的工艺和艺术价值。**鼓楼**：顾名思义，内设有鼓。侗族地区寨中巍峨耸立着数十座鼓楼，历史上，遇紧急情况之时，“寨老”上鼓楼击鼓号召群众抗御、商讨对策等。平时不能随便

⁷ 保护款的主要目的是联合一些存款区抵御外来侵略。

⁸ 刑事诉讼款执行于寨款区，判定及惩罚犯罪行为。

⁹ 立法款执行于泛侗区，为整个侗族社会一些社会性话题例如婚姻订立条款和决议。

上楼击鼓。现在鼓楼成了侗族人民社交集会的场所。侗族的民宅，当地人称为**栏杆楼房**¹⁰，多以长屋顶覆盖，高层四周廊道围以栏杆。同一家族成员会聚居在一起。通常一楼养禽畜，放农具和放柴禾等。二楼住人。

3.3.4 节日

侗族人的节日很多，下面列举了其中最重要的几个节日。

- **新年节**¹¹：侗族人在腊月的第一天庆祝侗族新年，也会和于正月初一庆祝汉族春节。在汉族春节这天，侗族人民也会纪念洗夫人打败地主李长顺的英雄事迹。
- **芦笙节**¹²：芦笙节在每年的八月十五举行，这是个约会的节日，侗族姑娘小伙盛装打扮，举行歌唱比赛等。
- **姑娘节**¹³：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侗族人民吃黑糯米饭来纪念侗族的一个女英雄。传说古代侗族女英雄杨八美，用计谋送乌饭（黑糯米饭）给牢中的哥哥，使他冲出牢房，领导义军大契柳州城。
- **牛肠节**¹⁴：这个节日是个不定期举行的祭祖的节日，二十世纪时演变为后人通过吃牛肠与他们逝去的祖先相通，以表达他们对祖先的尊敬之情。
- **花炮节**：花炮节是侗族人民盛大的传统节日，每年二月初二，花炮盛放。花炮分为头炮、二炮和三炮，每炮都系上一个小铁圈，花炮在空中爆炸时，铁圈也被高高抛起。当铁圈落地时，人们便按传统比赛规则奔跑冲撞、争抢铁圈，场面异常火爆刺激，被称为“东方的橄榄球”。据说，小铁圈还象征着一个女孩子的心，抛向她命中注定的恋人。
- **林王节**：北侗族人民于每年农历六月纪念起义领袖林王。

¹⁰ 侗语名称为 *Yanc Lanc Ganc*。

¹¹ 侗语名称为 *sigs nyinc meik*。

¹² 侗语名称为 *sigs lenc*。

¹³ 侗族名称为 *sigs lagx meik*。苗族人也有一个类似的节日，叫做**姊妹节**，来源不可考。

¹⁴ 苗族人的相应的节日为“牯藏节”。

3.4 信仰

3.4.1 传统信仰

侗族的创世神话与苗族相似（见本书阶段 2.4.1），相传地球上最早有两个人，一个是叫做**宋恩**¹⁵的男人，一个是叫做**宋桑**¹⁶的女人。他们生下了八个动物、一条龙、闪电和两个小孩，男孩取名**张良**¹⁷，女孩取名**张妹**¹⁸。

相传远古之时，张良张妹和闪电神爆发了战争，闪电神将洪水倾泻到人间，淹没了整个地球，张良和张妹兄妹二人坐在葫芦里，随水任其飘流，得以幸存下来。洪水过后，闪电又向人间扔了许多火球，导致干旱。其中一个火球变成了太阳，另有半个火球变成了月亮。经历了这些战争之后，张良张妹打败了闪电，他们结婚生子。他们生了个儿子，生来没有手臂，脸象毁容了一样。张良张妹悲愤交加，把这孩子斩成碎片，分散在不同的山上。过了不久，张良张妹听到了很多婴儿的哭声，有些婴儿是侗族人的祖先，有些成了苗族人的祖先，有些是汉族人的祖先。

科林·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 1995）描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群的传统信仰是由汉族文化引入的，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较弱。从某种程度来说，侗族、苗族和彝族的信仰状况都是如此。

侗族的宗教信仰是女神崇拜、祖先崇拜、天体崇拜以及自然崇拜。女神是神话中传说的侗族人的祖先。侗族人所信奉的诸神大部分为女神，**萨岁**¹⁹是侗族传统信仰中至高无上的女神，保佑平安富足。一些侗族研究学者，如王胜先及邓敏文²⁰，他们将萨岁与起义女英雄**洗夫人**（唐代侗族传奇女英雄）联系在一起，洗夫人带领族人推翻了贪婪的汉人地主，侗族人

¹⁵ 侗语名称为 *Songh Ngenh*。

¹⁶ 侗语名称为 *Songh Sangh*。

¹⁷ 侗语名称为 *Xangl Liangc*。

¹⁸ 侗语名称为 *Xangl Muilh*。

¹⁹ 侗语女神的名字写作 *Sax Suic*（变体为 *Sax Siis*），音译成中文是 *Sàsui* 萨岁 或者 *Shàsui* 莎岁。其中一个可能的词源解释与 *siis* 有关，这是侗语中的借词“zǐ 子”，第一个地支名。另一个语源解释是名词 *suic* “蛇”。*Sax Suic* 的语源义是“女性的蛇祖先”。蛇为百越民族的祖先所尊崇，百越族为壮侗语系人的远祖。第二个语源解释可能性更大。

²⁰ 比如见 Wáng Shèngxiān 王胜先（1983）和 Dèng Mǐnwén 邓敏文（1990）。

把她尊称为“萨岁”或“萨玛”。几乎每个侗族村寨都有萨岁的神堂，建“萨”屋因地而异，有的建砖瓦房，有的建木屋，有的只建露天圆丘。不论哪种屋宇，当中的丘顶中央都要插上一把半开的纸伞。其他受侗族人尊敬的女神有驱邪除恶，保境安民的“寨门女神”²¹，凶狠的“雷女神”²²，保护桥梁的“桥头女神”²³，邪恶的恶魔“妖魂”，以及神话中的“龟女神”²⁴（龟是侗族人的图腾）。

侗语中没有表达“全能的上帝”的词语。二零零六年出版的侗语新约圣经中使用 *Wangx Menl*²⁵ 这个新词来表示“天堂的君王”，这个新词很容易理解但是用法还不规范。侗族人敬畏蛇、龙、龟，认为它们是张良、张妹的兄弟。他们崇拜祖先，宗族的、家族的祖先他们都很尊崇，他们和汉族人一样在四月初清明节扫墓祭祖。他们也有天体及自然崇拜，太阳、月亮、闪电、山川及树木等等都是崇拜的对象。

侗族人普遍信仰巫鬼，企图通过对巫鬼的供奉达到祛除疾病、风调雨顺、多子多福的目的。

3.4.2 基督教信仰

1985 年基督教宣道会²⁶ 在广西省梧州市建立了一所圣经学校，期间安排了去贵州和云南的短宣。1920 年两个美国宣教士在榕江宣教，有一个侗族人信主，他叫黄先生，后来接受了严格的神学教育。1931 年美国宣教士丁意文（A. F. Desterhaft）落户富禄，开始学习侗语，建立宣教站点，1943 年至 1948 年间，丁意文担任负责人。1938 年宣道会两个中国宣教士在榕江建立了侗族人自己的教会，更多的细节鲜有人知。

²¹ 侗语名称为 *Sax Biingl*。

²² 侗语名称为 *Sax Bias*；*bias* 的意思是“雷”。

²³ 侗语名称为 *Sax Gaos Jiuc*；*gaos* 的意思是“头”，*jiuc* 的意思是“桥”。

²⁴ 侗语名称为 *Sax Biins*；*biins* 的意思是“龟”。

²⁵ 苗语中新造了 *Wangx Waix* 表示“天堂的君王”。

²⁶ 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于 1897 年在美国的科罗拉多泉市创立，它是由 1887 年创建的两个独立机构合并而成。

3.4.2 基督教信仰

1928年至1947年间，德国立本责会²⁷宣教士郁德凯（*Gustav Juttka*, 1899-1992）驻扎在黎平县。在汉族传道人的帮助下，郁德凯在黎平建立了一个教会，数百人归向基督教信仰，数十人受洗。教会中大部分信徒是汉族人，也有一些侗族人参加聚会。1942年以后外国人被禁止下乡。郁德凯的团队积极向黎平及三江地区的侗族人传福音。郁德凯于不同的时期都招募侗族信徒帮助他与当地人进行沟通，他本人开始学习侗语，虽然他没有翻译任何圣经的章节但尝试用拉丁文抄写侗语词语。郁德凯曾寻访过百个侗族村庄，在无数聚会中传讲福音，散发了大量的中文新约圣经及单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黔东南劫匪横行，郁德凯也曾遭遇劫匪，性命攸关，但奇迹般脱险。

很多侗族人转信基督，主要集中在洪州乡地青镇以及水口乡。1947年，郁德凯被迫离开中国，那时国共内战全面展开。

1947年，使徒会²⁸的两位宣教士威廉·伊莱恩·奥尼尔（*William* 和 *Elaine Neill*）从新西兰的惠灵顿出发前往黎平接替郁德凯。他们也曾被要求离开，但却设法留在附近的镇远县直至1951年。

2000年至2009年，在榕江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宰荡，语言暑期学院²⁹的吉志义、孔瑞贤（*Norman* 和 *Ruth Geary*）在幼儿园和小学开展了扫盲计划。这个村子里的人大多只会说侗语。在这个项目中，侗语教师团队用他们的母语——侗语编辑五百多个侗族的民间故事及其他学习资料。2002年，扫盲项目³⁰拓展到榕江八匡、大利洞、高洞、归柳及苗兰的其他五所学校。一名来自美国的教师雅各·弗尼弗克（*Jacob Finifrock*），在这九年中统筹了作为第三语言的英语教学。

²⁷ 1899年，在戴德生倡议下，立本责信义差会作为内地会德国分会建立起来。1902年，差会办公地点从汉堡迁移到巴特立本责城市。1906年，立本责信义差会独立成为一个自己的差会。今日，立本责信义差会是德国最大差会之一，并在26个国家有差会工作站。

²⁸ 使徒会（*Apostolic Church Missionary Movement*）传教运动开始于1904-1905年在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的五旬节运动。1924年在中国展开传教工作，斯堪的纳维亚和新西兰传教士加入了中国的这个团队。

²⁹ 1936年，长老会牧师喀麦隆·汤森（*Cameroon Townsend*）于美国创立语言暑期学院和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这两个机构。这两个双胞胎组织有超过九成的会员是重叠的，在全球有差不多6000名会员。他们的区分如下：语言学暑期学院主要处理科学相关事宜，如语言学、人类学和教育学方面的工作，而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则进行圣经翻译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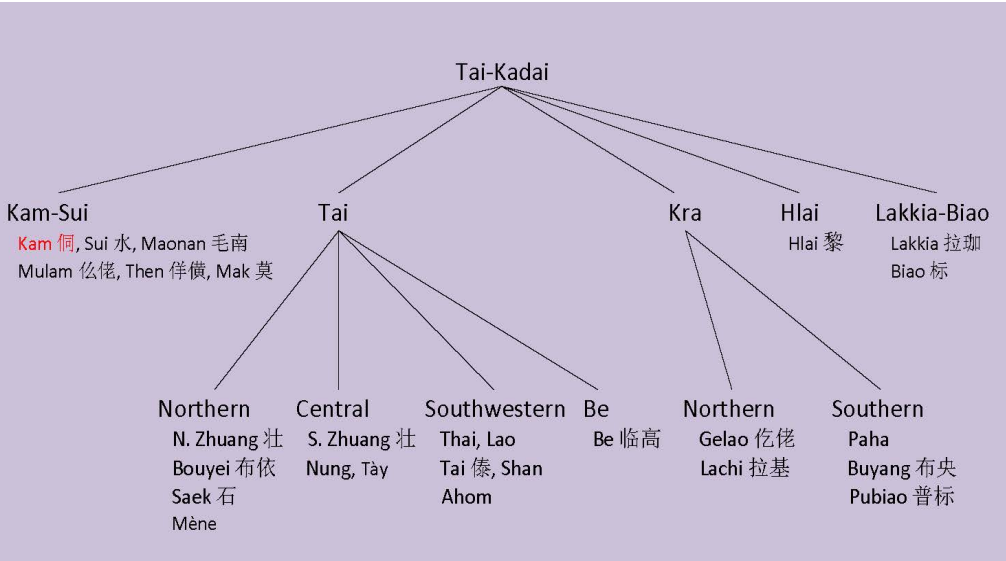
³⁰ 见 Geary, N. 和 Pan Y. R. (2003)。

2001 年美国五旬节的一个宣教团队在南侗地区有数次的短宣旅程，三江的一些侗族青年信主。这些青年人经过宣教士的培训后，其中一个家庭被差派到黎平县植堂。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和侗族译者**李锋、张晓光、吴强**³¹ 翻译了侗语新约圣经，于 2006 年新约译本由神学和宗教研究出版社在德国纽伦堡出版，并分发给黔东南地区各教会。

3.5 语言

3.5.1 基本信息

侗语属于壮侗语族，壮侗语族是一个不大的语族，又称侗台语族，包含七十五种语言。语族中的重要语言分类如下图：



壮侗语族可以往前追溯到距今二千五百年，这个族群的人由中国南部迁徙到东南亚的泰国、老挝、越南及缅甸。

³¹ 这四个名字是笔名。



3.5.2 罕见特征

侗语中有许多很独特的语法特点。

A. 三百个“状貌词”

侗语中有三百多个“状貌词” (*ideophones*)，比东亚其他语言都要多很多。状貌词即表音的音节，附着在动词或者形容词之后加强语义。一些状貌词

与附着对象之间有奇特的符号学关系。这些状貌词，又称为“表述词”（*expressives*），马嘉思³²发表的文章中用符号分析法分析了这些词。

(1) 名词派生而来的状貌词

- | | |
|--|--|
| a. jaenv aiv
冠 公鸡
‘公鸡的冠’ | a'. pangp jaenv jaenv
重要 状貌词~
‘地位重要’（也可以用作形容人） |
|--|--|

(2) 动词派生而来的状貌词

- a. maoh dabs lis hok **peet** bail.
他 携带 因此 货物 颤抖 去
‘他负荷过重以至于货物都在里面晃动。’

- a'. mal naih lianh **peet peet.**
菜肴 这 辣 状貌词~
‘这道菜非常辣。’（辣得让人颤动。）

- b. bienl xenh naih **kiuk** jenx lac.
雨 现在 停 一点 情态词
‘雨现在几乎停了。’

- b'. gemv **kiuk kiuk**
安静 状貌词~
‘风平浪静’

- c. duc bal naih **duc** gungc.
量词 鱼 这 有毒 很
‘这种鱼是剧毒的。’

- c'. qik **dux dux**
生气 状貌词~
‘非常生气’（带着有毒的心情）

- | | |
|--|---------------------------------------|
| d. jads lamh
拧 绳
‘拧绳子’ | jads ugs
拧 衣服
‘拧衣服’ |
|--|---------------------------------------|

³² 见马嘉思 Matthias Gerner（2004）。

- d'. jongv **jadl jadl**
 扭曲 状貌词~
 ‘扭曲、弯曲’

(3) 与附着对象语音相似的状态词

	对象	对象及状态词
a.	dengv ‘黑’	dengv duml duml ‘黑漆漆’
b.	gaenx ‘整洁’	gaenx gadl gadl ‘非常整洁’
c.	meik ‘新’	meik miaut miaut ‘崭新’
d.	guas ‘硬’	guas guadl guadl ‘硬邦邦，像岩石一样坚硬’
e.	guanv ‘僵硬’	guanv guens guens ‘硬而挺的’（衣服）
f.	kop ‘光滑的’	kop kongk kongk ‘非常光滑’
g.	yimk ‘凉’	yimk yix yix ‘非常凉爽’
h.	lianx ‘辣’	lianx lieuc lieuc ‘极辣’
i.	luv ‘清晰’	luv lengh lengh ‘水晶般清澈’（水）
j.	mas ‘柔软’	mas mabc mabc ‘蓬松柔软’
k.	qak ‘轻’	qak qegt qegt ‘很轻’
l.	nyanp ‘痒’	nyanp nyit nyit ‘很痒’
m.	pap ‘灰’	pap put put ‘灰白’
n.	sik ‘精细’	sik sebl sebl ‘非常精细’
o.	xegs ‘烫’	xegs xeeh xeeh ‘燃烧的’（例如：太阳）

(4) 作感叹词用的状态词

- a. aox semx naih **anc** **iux iux**
 在 房间 这 凌乱 状貌词~
 这个真的很乱。（模拟哗然）
- a'. aox yanc xaop **dunl** **huh huh.**
 在 家 你的 温暖的 状貌词~
 在你的家我感觉很温暖。（模拟呼噜声）

(5) 拟声的状貌词

	对象	对象及状貌词
a.	gol ‘笑’	gol liil liil ‘格格笑’ (模拟傻笑的声音)
b.	gol ‘笑’	gol hah hah ‘大笑’ (模拟正常的笑声)
c.	gol ‘笑’	gol qat qat ‘大笑’ (模拟狂笑的声音)
d.	nees ‘哭泣’	nees nguc nguc (模拟呜呜哭泣的声音)
e.	sonl ‘打鼾’	sonl hodx hodx (模拟鼾声)
f.	jil ‘吃’	jil miadx miadx (模拟咂吧舌头的声音)
g.	jil ‘吃’	jil odx odx (模拟囫囵吞咽的声音)
h.	ungt ‘声音’	ungt kodx kodx (模拟饿肚子或腹鸣的声音)
i.	banl ‘喊’	banl ngak ngak (模拟婴孩哭叫的声音)
j.	liac ‘舔’	liac liebc liebc (模拟被狗舔的声音)
k.	xouk ‘啄’	xouk dobs dobs (模拟啄木鸟啄木的声音)
l.	sint ‘叫’	sint ngueev ngueev (模拟乌鸦啼叫的声音)
m.	biagl ‘鞭打’	biagl xids xids (模拟嘶嘶鞭打的声音)
n.	guenl ‘切’	guenl jebx jebx (模拟剪刀捡东西咔嚓擦的声音)
o.	beeuv ‘裂纹’	beeuv piedp piedp (模拟爆米花爆裂的声音)
p.	dags ‘敲’	dags dengl dengl (模拟织布机敲击的声音)

B. 被动结构和情态助动词“必须”

据马嘉思 (Gerner 2003a) 发表的关于侗语**被动结构**的文章, 侗语的被动结构由一个被动助词 **douh** 加动词组合而成, 这个助词同时也可以用作普通动词表“**触摸**”义, 也可以用作情态助动词“**必须**”。

(6) Douh 用作动词“触摸”

- a. maoh douh jemc ids yaoc yangx.
他 触摸 伤口 我的 完成时助词
他碰到了我的伤口。
- b. maoh douh miadx.
他 触碰 到
他被刀切到了手。
- c. maoh douh bienl.
他 触碰 雨
他被雨淋透了。

d. maoh douh sais.
他 触碰 肠
他很满足。

e. maoh douh nuic laox.
他 触碰 麻风病
他得了麻风病。

(7) Douh 用作助动词“必须”

a. maoh douh qamt weengc.
它 必须 走路 侧着
它必须侧着走。

b. nyac douh suit xenl oul
你 必须 穿 身体 助词
你得穿着得体。

(8) Douh 用作被动助词

gueec yanc xaop douh maoh jeih dah.
水牛 家 你 被动助词 他 数 情态助词
你家的水牛被他数过了。

C. “变焦结构”

侗语中还有一种句子结构，将形容词置于所有者名词与所有物名词之间，这种结构我们称之为“变焦结构” (*Zoom-on-possessee*)，简称 ZoP，句子将形容词表述的焦点从所有者转移到所有物上。这种句法结构不同于一般的领属句，有一些句子可以从字面上理解，有些句子则是比喻义。更详细的内容请参考马嘉思³³ 2005 年所发表的关于侗语“ZoP 结构”论文。

领属结构				变焦结构					
(9)	a.	dal	maoh	ladc	gungc.	b.	maoh	ladc	dal.
		眼睛	他	突出	很		他	突出	眼睛
		他的眼睛很突出。					他的眼睛向外凸出。		

³³ 见马嘉思 Matthias Gerner (2005)。

- (10) a. jiv maoh lail gungc.
点子 他 好 很
他的点子很好。
- b. maoh lail jiv.
他 好 点子
他很擅长有创意。
- (11) a. xenl bal bagx gungc.
身体 鱼 白 很
这条鱼身体很白。
- b. bal bagx xenl.
鱼 白 身体
这条鱼完蛋了。
- (12) a. soh kuaot dangl gungc.
气味 酒 香 很
酒香浓郁。
- b. kuaot dangl soh.
酒 香 气味
酒闻起来很香。
- (13) a. sais maoh yais gungc.
肠 他 长 很
他的肠子很长。
- b. maoh yais sais.
他 长 肠
他饱受磨难。
- (14) a. ebl maoh mas gungc.
嘴 他 柔软 很
他的嘴很软。
- b. maoh mas ebl.
他 柔软 嘴
他宽容温和。
- (15) a. dal maoh yak gungc.
眼睛 他 红 很
他的眼睛很红。
- b. maoh yak dal.
他 红 眼睛
他很羡慕。

3.5.3 书写系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中央政府派出调查小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调研，1957 年，侗调查小组以南侗语方言为蓝本创造了一套罗马字母的书写系统。他们以榕江的章鲁话为准，主要因为该村临近城市。这套书写系统是半官方的，至今未被政府完全采纳。研究基金会 2006 年出版的《侗语新约圣经》采用的罗马字母系统译写，侗语书写系统包括声母、韵母及声调。

A. 声母

南侗语有二十九个声母，其中有两个仅用于汉语音译词，有一个只有老年人会使用。其中塞音占多数，鼻音较少，仅六个。

声母		发音点							
		唇音		唇化硬腭音	齿龈音	硬腭音	软腭音	圆唇软腭音	喉音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塞音	清不送气	p b		p ^j bi	t d		k g	k ^w gu	
	清送气	p ^h p		p ^{hj} pi	t ^h t		k ^h k	k ^{hw} ku	
鼻音		m m		m ^j mi	n n	ɲ ny	ŋ ng	ŋ ^w ngu	
擦音	浊		v w			ʒ y	ʎ r [#]		
	清不送气		f f		s s	ç x			χ h
边音					l l	l ^j li			
塞擦音	清不送气				ts z [*]	tɕ j			
	清送气				ts ^h c [*]	tɕ ^h q			

 汉语借词

 老人所使用的

B. 韵母

章鲁话中，有五十个韵母，三十六个元音，十四个没有韵尾。在十四个无韵尾的韵母中，有六个是单元音，八个是双元音。还有两个音素变体区别为 [u] / [u:] 的长短。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i i	e ee		a a		ɔ o	u u
	ei ei		ai ai		oi oi	u: uu
iu iu	eu eeu	əu ou	ao ao	韵母		ui ui
ip ib		əp eb				up ub
it id		ət ed		ɐp ab	ɔp ob	ut ud
ik ig		ək eg		ət ad	ɔt od	uk ug
im im	em eem	əm em	am am	ək ag	ɔk og	um um
in in	en een	ən en	an an	əm aem	ɔm om	un un
ing ing	eŋ eeng	əŋ eng	aŋ ang	ən aen	ɔn on	uŋ ung

 使用在硬腭化辅音的后边，音位变体  使用在其它辅音的后边。

C. 声调

侗语中有九个声调，如下表，用九个罗马字体标写出九个不发音的辅音韵尾，例如 *-p*, *-x*。

音标	拉丁	ba-	ma-	na-	xa-	ya-
55	-l	bal ‘鱼’	mal ‘菜’	nal ‘富足’	xal ‘遮盖’	yal ‘布’
33	-h	bah ‘糠’	mah ‘嚼喂’		xah ‘就’	yah ‘也’
11	-c	bac ‘游泳’	mac ‘舌头’	nac ‘印堂’	xac ‘察验’	yac ‘二’
35	-p		map ‘来’		xap ‘写’	
53	-v	bav ‘翅膀’	声调			yav ‘田’
13	-t			nat ‘弓箭’	xat ‘纺’	yat ‘帕子’
31	-x	bax ‘蝗虫’	max ‘马’			yax ‘恶’
453	-k		mak ‘浸泡’		xak ‘晒’	yak ‘红’
323	-s	bas ‘姑妈’	mas ‘云’	nas ‘脸’		

D. 词汇对比的例子

侗语字母表由二十六个字母组成，用来标记声母、韵母及声调。下面列举了这二十六个字母如何记录侗语基本词汇的例子。

记录韵母	[A a]
a	al ‘歌’；av ‘价’；bal ‘鱼’；gax ‘汉’
ai	aiv ‘鸡’；bail ‘去’；sais ‘肠’；xaip ‘差役’
ao	aol ‘取’；daol ‘我们’；kuaot ‘酒’
am	ams ‘敢’；hamk ‘问’；lamh ‘绳子’；qamt ‘走’
aem	aemv ‘背’；biaeml ‘头发’；gaeml ‘侗’
an	anh ‘竿’；banl ‘男’；yanc ‘家’
aen	aenp ‘吞’；biaenl ‘牙齿’；guaenc ‘烟’
ang	angv ‘罐’；guangs ‘碗’；xangc ‘床’
aeng	aengl ‘猩猩’；naengl ‘鼻子’；yaengt ‘健康’
ab	abs ‘洗澡’；dabs ‘担子’；liabs ‘揪住’
ad	ads ‘割’；hadp ‘咸’；nadl ‘疮’；padt ‘血’
ag	ags ‘非常’；piagk ‘掐住’；yags ‘撕开’

记录声母	[B b]
b	baengl ‘倒塌’； bagx ‘白’； bax ‘蝗虫’； beel ‘卖’； beeuv ‘豹’； bens ‘飞’； bongc ‘帐篷’； bouc ‘鸽子’； bungv ‘尘土’
bi	biaenl ‘牙齿’； bial ‘岩石’； bias ‘雷’； bienl ‘雨’； bieeuv ‘跑’； biungl ‘狼’

记录韵母	[B b]
ab	abs ‘机槛’； gabl ‘盒’； habp ‘礼物’； sabx ‘杂’
eb	ebc ‘盖’； jebl ‘捡’； lebc ‘告诉’； xebc ‘十’
ib	jibx ‘堆’； sibs ‘接受’
ob	obs ‘热敷’； gobs ‘刚才’
ub	ubs ‘捧’； jubs ‘冬瓜’； subs ‘碰见’

记录声母 ³⁴	[C c]
c	cunx ‘寸’

记录声调	[C c]
c	dabc ‘丢’； deic ‘拿’； lamc ‘忘记’； meec ‘不’； miac ‘手’； nyenc ‘人’； nyinc ‘年’； sinc ‘钱’； singc ‘恩’； yac ‘二’

记录声母	[D d]
d	dal ‘眼睛’； daeml ‘池子’； daengl ‘互相’； dees ‘下边’； deil ‘死’； deml ‘遇见’； dinl ‘脚’； dol ‘门’； douh ‘被’； dul ‘拔’

记录韵母	[D d]
ad	dadl ‘砍’； miads ‘粉饰’； yadc ‘吩咐’
ed	jedl ‘柴’； kuedp ‘铁’； sedl ‘尾巴’
id	ids ‘病’； idx ‘咬’； lidx ‘拆’； sidt ‘剪’
od	miodx ‘滑脱’； todt ‘脱’； xodx ‘灭’
ud	buds ‘捋’； mudx ‘胡须’； xudt ‘吮’

³⁴ 汉语介词。

记录韵母	[E e]
ee	eēs ‘蠢笨’; gueec ‘牛’; liees ‘羊’; weex ‘做’
ei	eip ‘开’; deih ‘袋’; meik ‘新’; neix ‘母亲’
eeu	eeul ‘搁’; eeus ‘教’; leeuv ‘螯’; seeup ‘号’
em	ems ‘药’; lem̩c ‘风’; jem̩c ‘坑’
eem	eems ‘减少’; heemx ‘呼叫’; leemv ‘梗’
en	env ‘印记’; bens ‘总是’; menl ‘天’
een	eenl ‘间’; deenh ‘稍微’; weenh ‘万’
eng	dengv ‘黑暗’; lengh ‘凌’; xengc ‘盛’
eeng	eengv ‘又’; mieengc ‘穗’; xeengp ‘陌生’
aem	jaemc ‘隐藏’; gaems ‘压制’; saemh ‘世代’
aen	aenp ‘吞’; baenl ‘竹子’; guaenl ‘灵魂’
aeng	daengv ‘创造’; haengt ‘愿意’; laengh ‘逃’
eb	eb̩l ‘口’; yebc ‘印上’; kebp ‘蜈蚣’
ed	edl ‘第一’; ngedl ‘拥挤’; wedt ‘发’; xedl ‘星’
eg	egt ‘客人’; legc ‘力量’; pegt ‘拍’

记录声母 ³⁵	[F f]
f	fan̩h nganl ‘方案’; fangh beec ‘方伯’; fat liit ‘法律’; feih jih ‘飞机’

记录声母	[G g]
g	gas ‘等’; gaenx ‘一齐’; gaos ‘头’; geeus ‘爬’; gol ‘笑’; gungc ‘多’
gu	guanl ‘名字’; guaov ‘膝’; guis ‘溪’
ng	ngeec ‘芽’; ngeeux ‘争竞’; nguk ‘猪’
ngu	nguap ‘狗’; ngueec ‘唾沫’; ngueex ‘瓦’

³⁵ 汉语介词。

记录韵母	[G g]
ang	nyangt '青草'; pangp '大'; sangh '匠'
aeng	baengv '岸'; maengx '喜乐'; saengl '恨'
eng	xengc '盛'; yengk yengk '纷纷'
eeng	beengc '鼓楼'; beengl '撵'
ing	dingv '底'; qingk '听'; yingp '灵'
	biingc banx '朋友'; bagl biingv '证明'
ong	ongl '棵'; longc '肚子'; nongx '弟、妹'
ung	ungs '响'; sungp '话'; mungv '刺'
ag	agx dagx '渣滓'; magx '墨'; xagx '毁谤'
eg	egs '轭'; begs '百'; miegs '女'
ig	digs '满'; jigx '笛子'; sigs '节日'
	biigs '逼迫'
og	hogc '祝福'; jogc '屈膝'; xogc '熟悉'
ug	ugs '出'; nugs '外'; xugs '洗'

记录声母	[H h]
h	hap '恐吓'; hadt '斥责'; haenh '爱惜'
	haic '鞋'; heenk '限量'; heeup '打'
	hoik '快'; hut '穷'

记录声调	[H h]
h	baengh '依靠'; dah '过'; juih '柜'; luih '下'
	naih '这'; nyaoh '在'; senh '站'; soh '气'
	wanh '换'; xaih '筛'

记录声母	[I i]
bi	biags '额'; bianh '撒'; biedl '笔'; biul '跳'
pi	piat '翻'; pieek '分'; pieengp '烤'
li	liagp '冷'; liemc '浇灌'; liop '睡醒'
mi	mieeh '明白'; mieengc '几'; miungx '蠓虫'; miiuh '庙'; beeuv miiuc '发苗'

记录韵母	[i i]
i	bix ‘不要’; lix ‘语言’; xic ‘时辰’ biiv ‘闭’; liih ‘许愿’; siik ‘四’
im	jiml ‘搭’; nyimp ‘跟’; yimk ‘帐’ liimc ‘镰刀’; liimx ‘收拾’
in	dinl ‘脚’; bins ‘酵’; sinp ‘千’ biinv ‘改变’; miinc ‘布’; xiuv miinh ‘镜子’
ing	bings singh ‘圣洁’; dingv ‘欺骗’ biingc ‘平坦’; liingh ‘童身’; liingx ‘承认’;
ib	jibx ‘堆’; sibs ‘接受’
id	ids ‘葡萄’; midx ‘小刀’; yidx ‘牵引’ piidt ‘削, 责备’
ig	jigs ‘只’; sigx ‘待’; xigt ‘尺寸’ biigs ‘逼迫’
iu	biul ‘跳’; miuh ‘庙’; jiuc ‘条’; siuk ‘雕刻’; xiut ‘欠’
ai	lail ‘好’; maix ‘妻子’; waic ‘摇橹’
ei	eis ‘不’; beis ‘还’; meix ‘树’; xeih ‘灾祸’
oi	oil ‘多’; qoip ‘凌辱’; soix ‘罪’; toip ‘退’
ui	buic ‘肥’; juis ‘鬼’; suiv ‘坐’

记录声母	[J j]
j	jaix ‘哥哥’; jaenx ‘近’; jangs ‘是’; jav ‘那’; jeis ‘买’; jenc ‘山’; jil ‘吃’; jov ‘锯’; juml ‘聚集’; jungl ‘抬’

记录声母	[K k]
k	kaik ‘篱笆’; kaemk ‘仆倒’; kap ‘耳朵’; keep ‘防备’; kip ‘犁’; konx ‘条款’; kop kongp ‘自由’; kuk ‘抖’
ku	kuadt ‘抹’; kuak ‘货物’; kuanp ‘甜’; kuaot ‘酒’; kuenp ‘程途’; kuip ‘钩’;

记录声调	[K k]
k	louk ‘超’; pak ‘坏’; qak ‘上’; senk ‘信’; tamk ‘访问’; touk ‘到’; wongk ‘桶’; xangk ‘想’; xunk ‘发芽’; yak ‘红’

记录声母	[L l]
l	lags ‘骨头’; laih ‘拣选’; laos ‘入’; lav ‘崩裂’; ledp ‘都’; leel ‘吗’; lis ‘得’; longx ‘递’; luv ‘饥’;
li	liac ‘舔’; liaenv ‘解’; liait ‘麻雀’; liaop ‘推’; lionc ‘围绕’; liongc ‘龙’ liuuh ‘滤’; liuuk ‘催’

记录声调	[L l]
l	beel ‘卖’; buil ‘火’; dal ‘眼睛’; gol ‘盐’; jeml ‘金子’; jinl ‘石头’; lol ‘船’; mal ‘菜’; senl ‘乡’; xal ‘盖’;

记录声母	[M m]
m	mac ‘舌头’; mags ‘大’; maoc ‘粪’; meel ‘熊’; meenh ‘仍然’; meix ‘件’; muc ‘模范’; munc ‘雾气’; mungx ‘位’
mi	miav ‘厌弃’; miaol ‘疼’; miax ‘刀’; miedl ‘扭’; mieenh mogc ‘面貌’; miiul ‘苗族’; miungh ‘想念’

记录韵母	[M m]
am	amv ‘补’; samp ‘三’; yaml ‘借’
aem	liaemc ‘测’; taemk ‘矮’; yaeml ‘深’
em	semh ‘找’; semp ‘心’; semt ‘酸’
eem	beeml ‘闯’; heemt ‘欢呼’
im	qimp ‘加’; suic simx ‘毒蛇’ liimc ‘镰刀’; liimx ‘收拾’
om	omv ‘弯曲’; womv ‘荫’
um	sumx ‘房间’; wumc ‘抱’; juml ‘聚集’

记录声母	[N n]
n	nadl ‘粒’; naeml ‘黑’; naengl ‘还’; nagp ‘睡’; nal ‘丰盛’; neel ‘薅’; neip ‘动’; nuic ‘虫子’; nuil ‘雪’
ng	ngaic ‘迟延’; nganh ‘鹅’; ngeengs ‘退让’; ngox ‘五’; ngih ‘细’; nguv gaos ‘点头’
ngu	nguadp ‘跳蚤’; nguedx ‘月’; ngueev ‘蝉’; dangl ngueengk ngueengk ‘香喷喷’
ny	nyaenc ‘银’; nyaengx ‘托付’; nyal ‘河’; nyaoh ‘在’; nyenl ‘臭’; nyox ‘奶’

记录韵母	[N n]
an	banl ‘喊’; nanx ‘肉’; sanp ‘编织’
aen	maenl ‘日子’; yaens ‘忍耐’; daenl ‘穿’
ang	yangh ‘形状’; mangv ‘边’; sangx ‘养生’
aeng	saengc ‘直’; daengc ‘整’; jaengl ‘久’
en	lenc ‘后’; xenp xangh ‘身体’; dens ‘根’
een	beens ‘棺材’; weenp ‘犯’; xeenk ‘显’
eng	dengv ‘黑暗’; meik gengl gengl ‘崭新的’
eeng	beengv ‘射击’; lup leengh leengh ‘明透’
in	bins ‘酵’; sinc ‘钱’; xenc sinp ‘神’ wangk biinh ‘方便’; xait liinh ‘糟蹋’
ing	mingh ‘生命’; xingc ‘墙’; yings ‘影儿’ biingv env ‘权柄’; biingh ‘病’
on	donc ‘圆形的’; konx ‘条款’; xonc ‘传’
ong	ongp ‘无’; ongs ‘爷爷’; longs ‘簸箕’
un	uns ‘小’; sunx ‘送’; wunx ‘归’
ung	dungl ‘柱子’; sungp dungl ‘语言’; jungl ‘抬’

记录韵母	[O o]
o	oc ‘蝙蝠’; bov ‘胆’; sox ‘库’; wox ‘知道’
oi	oil ‘烧’; doiv ‘处’; toip ‘赶’
ou	oux ‘粮’; loux ‘诱惑’; sous ‘醋’
ao	aox ‘里’; maoh ‘他’; laox ‘大’; gaos ‘头’
om	omv ‘弯曲’; womv ‘荫’
on	onl ‘剃’; gonv ‘拐杖’; xonv ‘回’
ong	ongk ‘空’; songk ‘释放’; xongs ‘像’
ob	obs ‘缝补’; gobs ‘刚才’
od	jiv jods ‘法子’; liodx ‘掳’
og	ogs ‘稻谷’; sogp ‘窄’; xogc ‘赎’

记录声母	[P p]
p	pak ‘坏’; pap ‘瞎’; peep ‘末端’; pegt ‘拍’; pik ‘配’; pogp ‘浇’; pugt ‘灰’; puk ‘躁’; pungt ‘时期’
pi	piaengk ‘破’; piagk ‘掐住’; piap ‘喂’; piat ‘翻’; pieek ‘分给’; piuup ‘吐’

记录声调	[P p]
p	keep ‘梳’; kuenp ‘路’; liagp ‘冷’; longp ‘过错’; map ‘来’; nagp ‘睡’; saip ‘给’; uip ‘漂’; xap ‘写’

记录声母	[Q q]
q	qaenp ‘重’; qamt ‘走’; qat ‘轻省’; qeenk ‘劝’; qemp ‘针’; qik ‘代替’; qimp ‘加’; qinp hak ‘天下’; qop ‘舞蹈’

记录声母	[R r]
r	rabl ‘挤压’; rais ‘远’; ranc ‘家’; rangl ‘呻吟’; rav ‘田’

记录声母	[S s]
s	saemp '早'; saenx '蛔虫'; sagx '院子'; sangp '根'; saop '芦苇'; saox '丈夫'; sap '肩'; sint '召'; sugx '捆绑'

记录声调	[S s]
s	dags '钉'; daos '烧'; dos '给'; dous '窝'; jis '抵挡'; labs lieds '闪电'; mags '大'; mas '云'; saens '刺'; uns '小'

记录声母	[T t]
t	tamk '访问'; taot '改换'; tenp '比赛'; todt '脱'; toip '退'; tonk '解说'; top '官大'; touk '到'

记录声调	[T t]
t	egt '客'; hut '穷'; kuaot '酒'; laot '惟独'; mant '黄'; sat '杀'; udt '热'; wedt '发'; wongt '推'; yaot '怕'

记录声母	[U u]
gu	guav '咒诅'; guegs '弹'; guil '筐子'
ku	kuedp soic '闲懒'; kuonp miac '戒指'
ngu	ngueec '唾沫'; nguap '狗'

记录韵母	[U u]
u	uc ‘喉咙’；uv ‘故意’；udt ‘热’；ugs ‘出’
uu	liuuh ‘滤’；liuuk ‘催’；piuup ‘吐’
ui	uip ‘漂’；buil ‘火’；duis ‘晋’；xuiP ‘吹’
eeu	eeus ‘教’；leeuv ‘蛰’；meeux ‘猫’
ou	douc ‘群’；louL ‘挖’；souc ‘忧虑’
iu	biiul ‘跳’；gius ‘绞’；siuv ‘尖’
um	sumx ‘房间’；wumx ‘喝’
un	uns ‘小’；sunl ‘刺’；xunp ‘回答’
ung	ungs ‘响’；mungx ‘位’；sungp ‘话’
ub	ubs ‘捧’；bubs ‘肺’；subs ‘碰见’
ud	udt ‘热’；buds ‘捋’；mudx ‘胡须’
ug	ugs ‘衣服’；nugs ‘外’；xugs ‘洗’

记录声调	[V v]
v	aov ‘古’；av ‘价’；beengv ‘射击’； daengv ‘创造’；dengv ‘黑暗’；doiv ‘处’； gaemv ‘毁灭’；jeiv ‘台阶’；lav ‘崩裂’

记录声母	[W w]
w	wagx ‘众人’；wah ‘说’；wank ‘辞别’； wav ‘肮脏’；wedt ‘发’；weent ‘吐’； wenc ‘坟墓’；wongt ‘推’；wox ‘知道’

记录声母	[X x]
x	xaip ‘差役’；xak ‘晒’；xangc ‘床’； xeel ‘碎渣’；xeengl ‘夺’；xih ‘才’； xogl ‘拳头’；xonc ‘传’；xunp ‘回答’

记录声调	[X x]
x	aemx ‘块’；jaenx ‘近’；lagx ‘儿子’；meix ‘树’； mix ‘还没有’；naemx ‘水’；weex ‘做’； xagx ‘毁谤’；yax ‘恶’

记录声母		[Y y]
y	yac ‘二’； yadc ‘吩咐’； yaeml ‘深’； yagc ‘疼爱’； yags ‘撕开’； yanc ‘家’； yeel ‘青蛙’； yenl ‘飞鹰’； yingp ‘灵’	
ny	nyangt ‘草’； nyenc ‘人’； nyimp ‘跟’； nyaoh ‘在’； nyenl ‘臭’； nyuds babl ‘皱纹’	

记录声母 ³⁶		[Z z]
z	koup zix ‘恰巧’； zeil ‘最’； zuh houc ‘诸侯’； zongh yangh ‘中央’； sih zix ‘狮子’	

³⁶ 汉语介词。

第四章

黔西彝族民族学和宗教学概要

4.1 介绍

黔西彝族人居住在贵州省，讲与四川省的诺苏彝语有关语言。诺苏语（*Nuosu*）和黔西呢苏彝语（*Neasu*）之间的差异可以与普通话和广东话（或英语和荷兰语）之间的差异相媲美。

两个居住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彝族族群¹，说着几乎不能互通的两种彝语方言：黔西呢苏彝语（*Neasu*）和尼苏彝语（*Nyisu*）。除去一些重叠的地方之外，呢苏彝语社群集中在毕节市西南部的威宁县、赫章县、纳雍县及织金县（也在水城的六盘水县）；尼苏彝语社群主要聚居于毕节市东北部的大方县、黔西县及金沙县。作为少数民族²，呢苏彝语社群大概有 60 万人口，尼苏彝语大概有 50 万人口。

在西方语言命名法（ISO 639-3）中，云南东北部彝族和贵州西北部彝族被称为乌撒彝³和乌蒙彝⁴，他们的划界和起源有一些混乱。乌撒和乌蒙是《元代史》⁵中提到的前行政区名称。中国历史学家马长寿识别出乌撒

¹ 彝族是中国官方 56 个少数民族之一。

² 呢苏、尼苏彝族中的部分人不说他们祖传的语言，而是说汉语方言。

³ 该语言的 ISO 639-3 代码为 “yig”。

⁴ 该语言的 ISO 639-3 代码为 “ywu”。

⁵ 《元史》是中国官方关于蒙古王朝（1271-1368）的历史著作，1370 年明王朝指定在宋濂指导下编纂而成。《元史》是《二十四史》的一部分，《二十四史》是一系列跨越公元前 91 年至 1739 年的史学著作。《元史》包括 47 个蒙古皇帝及可汗的本纪、97 个非帝王的列传、58 篇关于地理、社会经济、历史及法规的志。《地理志》中提及乌撒和乌蒙（参见 Lǐ and Xuē 2009）。

和乌蒙⁶分别为现在贵州的威宁市及云南的昭通市。（乌蒙现今为昭通区一座山的名称。）然而，乌撒和乌蒙的确切范围是未知的。如今昭通市也居住着少量说 *Nasu* 语的人，这种语言与呢苏、尼苏彝语都不相通。出于这个原因，将乌蒙彝与乌撒彝与呢苏和尼苏联系起来似乎并不正确。



⁶ 参见马长寿（Mǎ 1985: 65）。

4.2 历史

4.2.1 彝族的来源

呢苏和尼苏人的祖先何时开始居住黔西尚未可知，但早于 860-874 出版的《南方野蛮人之书》⁷ 所述。这本书提到爨王国（约 323-738），并区分了乌蛮（黑野蛮人）和白蛮（白野蛮人）。爨王国集中在昆明东南部，于 8 世纪解体，为南诏王国（738-937）奠定了基础。爨政权屈服于南诏王国，演变成两翼：西爨和东爨，后者延伸到贵州省，覆盖当代呢苏和尼苏人的大部分地区。《南方野蛮人之书》将乌蛮、白蛮分别与东爨、西爨联系起来（参 Luce 1961:10）。由于乌蛮和白蛮均已知为奴隶社会⁸，后来的彝族社会也是一样，有些学者⁹ 认为乌蛮和白蛮是彝族人的祖先。

黔西彝族古代起源的另一個跡象來自他們的本土神話，即所謂的《彝族经典》¹⁰。据一个跨区域的神话所载，上古时代有一场大洪水，一个男性幸存者成为人类的祖先。他的中文名字译为仲牟由。他和天上的三个妻

⁷ 《南方野蛮人之书》或《蛮书》是樊绰的作品，樊绰是唐代 *Tongkin* 的中国总督蔡袭的秘书（*Tongkin* 是 *Đông Kinh* 东京的西化形式，是越南河内的前名称）。樊绰于 860-865 期间发表了他的作品，其中他编辑了云南及当时邻近地区的民族。《蛮书》保存最久的中国手稿是 1774 年北京故宫武英殿的一个版本（见 Pelliot 1904: 132）。Gordon Luce 于 1961 年将《蛮书》翻译成英文（参见 Luce 1961）。

⁸ 颜色词“黑色”指的是种族贵族的类别，而“白色”指的是普通自由人的种姓。

⁹ 马长寿（Mǎ 1985: 69-73）不太确定，Steven Harrell 认为东爨是彝族而西爨可能包括彝族和其他族群，如白族（1995: 87）。

¹⁰ 在中国西南四省，彝族民间宗教的萨满人使用类似象形文字的文字系统将他们的知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汉族的中国学者（尤其是杨成志、马学良和丁文江）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关注并收集彝族萨满人的手稿，其中一些手稿可追溯至 17 世纪或更早。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政府资助了一个翻译项目，该项目邀请来自云南、四川、贵州及广西的老萨满们，将他们收集的手稿翻译为中文。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类似的项目在省级继续进行。翻译的手稿可分为八个主题：（1）创世神话；（2）洪水神话；（3）六个祖先的神话；（4）关于经卷起源的神话；（5）萨满的宗教习俗；（6）引领死者灵魂到其祖先地方的文本（指路经）；（7）描述黑 / 白色象征的文本（参见 Wu Ga 1998）。其中一个重要的文献子集为“西南编年史”的《西南彝志》，该编年史于 1989 年至 1994 年期间在贵州编辑出版。编年史描述了不同彝族部落的地理分布。

子一起生了六个儿子¹¹：武、乍、糯、恒、布和默。他们创立了六个氏族，后来演变为六个主要方向：“中心”、“北”、“西”、“南”、“东”、“南”、“东南”。中国历史学家¹²将六个氏族的迁移与爨王国（公元 323-738）统治末期的离心力量联系起来。今天，中国语言学家¹³根据这个神话将彝语分为六个分支¹⁴。一个澳大利亚学者¹⁵也认同这六个氏族及其迁徙模式的想法。据《西南彝志》¹⁶记载，其中两个氏族布和默迁徙到贵州，经历了战争，并定居在那儿。如果呢苏和尼苏的祖先与爨王国的联系是有效的，那么他们在黔西的定居一定很久远，很可能发生在后汉时期（公元 25-220）。

在共产主义史学范式框架下¹⁷，中国学者认为六个氏族形成时¹⁸，彝族社会仍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尚未形成社会阶层。根据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4）的预言，奴隶制是在氏族之间进行战斗并与其他部落进行战争时引入的。云南的武氏族和贵州的默氏族特别卷入战争之中，并奴役他们的俘虏。奴隶制的确立需要在贵族和普通“自由人”的社会阶层中重组“自由人”。正是在这些社会阶层中，原始的颜色隐喻“黑彝/野蛮人”和“白彝/野蛮人”才适用。如今这个比喻在中国黔西南的使用有所不同。

¹¹ 六个直系儿子或者六个后代与中间的世代。

¹² 见 Luó 和 Chén（1984）。

¹³ 例如，参见陈士林（Chén，1985）。

¹⁴ 根据共产主义政策原则，彝族被理解为一种说一种语言的民族。语言学上的差异被称为“北方方言”，“中心方言”，“西方方言”，“南方方言”，“东南方言”，“东方方言”。呢苏和尼苏语言属于或是“东方方言”。

¹⁵ 见 Bradley（2001: 201-202）。

¹⁶ 如前面的注释所述，编年史描述了不同彝族部落的地理分布。

¹⁷ 共产主义的历史观由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 1851 / 1877）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44）阐述，将人民的历史分解为与生产相关的五个进化阶段：原始社会（先是母系，然后是父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理论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得以采用。马长寿的《彝族古代史》分为五个阶段，是理论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 Harrell（1995: 84-89）对马史学的评价。

¹⁸ 参见 Wu（1998: 19）。

在四川及较小范围的贵州，颜色仍然反应了前社会阶层，而在云南，“黑”和“白”已经成为民族-语言身份的特征¹⁹。马长寿²⁰估计，至少三国时期（220-280），所有彝地区都建立了奴隶制度和社会阶层。奴隶制度在南诏（738-937）和大理王国（937-1253）期间持续，但逐渐被封建制度所取代²¹。在当时已经在封建制度下运作的汉定居者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大理王国期间发生了制度的转变。当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忽必烈可汗于1283年通过一项法令正式废除了奴隶制²²，中国西南地区制度的天平向支持封建主义倾斜。蒙古人还资助了一个承认现有社会结构的统治体系。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叫土司的土著酋长精英，他们是从黑彝阶层中挑选出来的。明清政府原封不动保留了彝族的社会阶层，并继续沿用土司族的制度。

4.2.2 近代史和现代史

明王朝（1368-1644）到清王朝（1644-1911）的过渡期间，黔彝人在短时间内承担了帝国推动者（或废弃者）的角色²³。吴三桂（1612-1678）是明宫廷的将军，在明王朝垮台后叛逃，向满族统治者投降，并由清朝廷委托平息全国各地反清复明的浪潮。1662年至1668年期间，吴三桂驻扎在云南东北部，与黔西仍然忠于明朝皇帝的彝族土司战斗，并将他们驱逐出去。彝族土司以及众多粉丝从黔西逃到凉山（四川）及红河（云南）²⁴。他们的失败促成了清王朝的崛起。

¹⁹ 例如，禄劝县的 *Kopho* 认为自己完全由白彝组成，而禄劝县的 *Nasu* 人由黑彝组成，并且说一种与 *Kopho* 几乎无法互通的语言。

²⁰ 见马长寿 Mǎ (1985:39-49)。

²¹ 根据 Ganshof (1944) 的经典定义，封建主义描述了基于领地的主人和其附庸者之间的社会契约。封地是一种可遗传的财产，也是主人赋予封臣的权利，以换取服务，收益或忠诚。

²² 见马长寿 Mǎ (1985:96-97)。

²³ 20 世纪的四川彝族人扮演了与 17 世纪贵州彝族人雷系的角色，1935 年 4 月，他们的酋长决定让共产党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凉山进而得到政权。

²⁴ 参见威宁民委 Wēiníng Mínwěi (1997:50-51)。

在云南，社会的封建体制是最完整的，前奴隶种姓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群体²⁵。在四川，奴隶制成为诺苏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直至1956年共产党政府镇压叛乱并完全掌管诺苏社会²⁶。黔西的彝族社会是混合的：直至20世纪奴隶制在一个封建社会中延续。驻扎在威宁（贵州）的英国宣教士柏格理（1864-1915）将20世纪初的呢苏彝族描述为一个有奴隶种姓的封建社会²⁷。社会最顶层为土司或呢苏地主，柏格理为他们取绰号为“地球之眼”，他们必须向中国政府纳税。社会阶层中的黑呢苏彝人被呢苏土司视为领地的封臣²⁸，土司们向黑呢苏人要求忠诚、军事服务以及其他可用性。呢苏地主们之间常常发生小规模冲突。发生这样的情况时，黑呢苏们不得不为了战斗的缘故贡献自己人。因此，黑呢苏人反过来将部分土地分配给白呢苏人²⁹以换取军事服务和收益。如果地主要求黑呢苏及其属下打仗，那么白呢苏必须为他们的黑呢苏所调配。社会的三个阶层，呢苏土司、黑呢苏和白呢苏都有奴隶。一种奴隶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必须随时向他们的领主提供货物和服务。此外，还有家庭奴隶，他们与主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并且必须随时为他们服务。

《威宁县民族志》³⁰记载了1730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中国西南地区满族州长鄂尔泰进行了土地改革，在云南贵州处理了许多彝族土司。乌蒙（昭通）和乌撒（威宁）的彝族土司奋起反抗，联合起义军成功将武器运入了皇家士兵驻守的重镇昭通。某一天，他们发动了叛乱并杀死了中国军官刘起元。军情报告至州长后，1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被派往昭通，镇压了叛乱。

奴隶制和封地在共产主义时代被完全废除，但是呢苏和尼苏社会阶层依然是可见的。在他们的语言中，他们称前地主或土司的种姓为 *Anzumo*，称黑彝种姓为 *Nasu*，白彝种姓为 *Tusu*。此外，他们的语言中还记录了两个更低的种姓，他们称干彝为 *Go*，红彝为 *Lagea*。红彝族为家庭奴隶的

²⁵ 例如，禄劝县的 *Aluphu*，中文名为干彝，是奴隶的后裔。他们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彝族分支。

²⁶ 参见 Mă (1985:106-108) 和 Harrell (1995: 88)。

²⁷ 参见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921: 137-145)。

²⁸ 柏格理为他们取昵称为“黑色血液”。

²⁹ 柏格理为他们取昵称为“白色血液”。

³⁰ 参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wěi (1997:51)。

后裔，干彝族是生活在自己家中的奴隶的后裔³¹。呢苏和尼苏组中五个种姓的分布差异，如下表所示（诺苏在四川作为附加参考点）。大部分呢苏属于白彝种姓，而大部分尼苏属于黑彝种姓。红彝和干彝种姓在呢苏没有已知的后代，但仅在尼苏族群中。

社会阶层	Neasu 呢苏（贵州）	Nyisu 尼苏（贵州）	社会阶层	Nuosu 诺苏（四川）
Anzumo 土司	1%	1%	Nzymo 土司	1%
Nasu 黑彝	9%	59%	Nuoho 黑彝	19%
Tusu 白彝	90%	10%	Quhuo 白彝	60%
Lagea 红彝	0%	5%	Gaxy	20%
Go 干彝	0%	25%		

表 4.1: 呢苏、尼苏（贵州）及诺苏（四川）的社会阶层

呢苏彝与苗的民族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很紧张。彝族地主（以及汉族定居者）对苗人很差并利用他们。在伯格理的日记和伯格理儿子的叙述中很多关于彝族汉族地主对苗人的粗暴对待的情况³²。过度征税是种族间镇压的手段³³。与这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苗和呢苏彝族人皈依基督教信仰并加入相同的教会时，苗人领导教会。逆转的细节下文将进行描述。

³¹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干彝族以生产精制竹制餐具而闻名（Wēining Mínwēi 1997:30）。

³² 沃尔特·伯格理（Walter Pollard）评论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处于霸主的掌控之中，霸主的政策就是压迫；严酷的是，绝望已经成为他们种族的特征，他们已经开始接受贫穷和悲伤，疾病和死亡，认为这是他们不可避免的遗产”（伯格理 1928：152）。

³³ 沃尔特·伯格理（Walter Pollard）写道：“当时苗族是一个非常受压迫的种族。拥有大片苗族领土的中国和诺苏霸主用残酷的手掌管着他们。苗族生产的每一种大米或每一棵玉米，大部分都必须作为税收交给地主。（...）苗族人在压迫中呻吟。他们厌倦了作为地球的尘土，被践踏和掠过，并渴望有一天，他们的种族像一棵蔓延的树一样成长，并成为土地的力量。”（Pollard 1928: 129-130）。

4.3 社会

4.3.1 家庭和风俗习惯

如其他彝族群体一样，呢苏人以氏族和种姓组织在一起。氏族属于父系血统。呢苏氏族的成员资格来自父亲。男性成员的资格是不可分割的，当女性与另一个部落的男性结婚时，女性成员资格会发生变化。

呢苏氏族往往倾向异族通婚制，但还比不上四川诺苏氏族。他们赞成表亲之间³⁴的婚姻。婚姻一般是优先安排男人和他的女性表亲³⁵。如果他们父母亲的婚姻是异族婚姻，那么表亲之间的婚姻总是异族的。另一方面，呢苏氏族禁止堂兄妹或姨兄妹之间的婚姻³⁶。这样的安排可以阻碍但不能完全避免氏族内部的同族婚姻，如果一个男人与他母亲的妹妹的女儿结婚，而他的母亲和阿姨碰巧与同一个家族的男人结婚，那么他们的婚姻就是同族婚姻。尽管如此，呢苏人强烈倾向于氏族之间的联姻，于是乎血缘关系网络可得以建立。

此外，呢苏彝族三个种姓，呢苏地主、黑呢苏及白呢苏仍然保持严格的同族婚姻，不过最近由于 21 世纪的社会变化而有所松动。塞缪尔·柏格理记述了一个与奴隶女孩恋爱的地主（Anzumo）的故事³⁷。他恳求柏格理允许他成为基督徒，这个地主认为他的皈依会使他免受因为和奴隶女孩结合而受到的亲属们的攻击。由于该男子坚持继续祖先崇拜，柏格理拒绝了他的要求。当他的亲戚后来找到奴隶女孩时，他们殴打她，把她放在一个坑里，那个受伤的女孩死得很可怕。传统上，地主（土司）与地主结婚，黑呢苏与黑呢苏结婚，白呢苏与白呢苏结婚。

关于死者死后的习俗方面，四川的诺苏彝族人将死者火化，而黔西呢苏彝人将死者进行土葬。明朝（1368-1644）以前呢苏也实行火化，后来改为土葬。当一个人去世时，萨满会被要求阅读仪式经文（指路经），引导死者的灵魂去到阴间祖先之地。

³⁴ 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wěi（1997:63）。

³⁵ 男性的女表亲是他父亲的妹妹或母亲的兄弟的女儿。从女性的角度来看，他是她母亲的兄弟或她父亲的妹妹的儿子。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wěi（1997:63）。

³⁶ 男人不可以娶他父亲兄弟的女儿或者母亲姐妹的女儿。见 Wēining Mínwěi（1997:63）。

³⁷ 见柏格理 Pollard（1921: 137-138）。

4.3.2 日历

呢苏彝人每年 6 月 24 日像其他彝族族群一样庆祝火把节。这个节日背后的基本神话与其他彝族群体类似。对于威宁呢苏人来说，点燃火把的原因是为了纪念³⁸祖先通过焚烧蝗虫来克服蝗虫入侵并从而挽救收获的那一天。和其他彝族群体一样，呢苏日历使用东亚广泛流传的十二生肖元素来划分天、月和年，但是顺序与汉族日历不同。呢苏月周期始于 11 月的呢苏新年，即鼠月。日历与诺苏语言相同，下表列出 供参考³⁹。

十二生肖	Neasu		Nuosu	
(11 月) ‘鼠年 / 月’	hxa	hngup / kaol	hxie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12 月) ‘牛年 / 月’	nyue	hngup / kaol	nyi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1 月) ‘虎年 / 月’	nyeat	hngup / kaol	lat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2 月) ‘兔年 / 月’	tap hlup	hngup / kaol	tep hlep	hleṗ / kut 𑖇𑖅𑖅 / 𑖅
(3 月) ‘龙年 / 月’	lu	hngup / kaol	lu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4 月) ‘蛇年 / 月’	shel	hngup / kaol	shy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5 月) ‘马年 / 月’	mu	hngup / kaol	mu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6 月) ‘羊年 / 月’	hxaop	hngup / kaol	yo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7 月) ‘猴年 / 月’	nvaol	hngup / kaol	nyut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8 月) ‘鸡年 / 月’	wa	hngup / kaol	va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9 月) ‘狗年 / 月’	qii	hngup / kaol	ke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10 月) ‘猪年 / 月’	val	hngup / kaol	vot	hleṗ / kut 𑖇𑖅 / 𑖅

表 4.2: 呢苏及诺苏日历

4.4 信仰

4.4.1 传统信仰

呢苏宗教的基础在“彝族经典”中被定义，与诺苏宗教相近。呢苏宗教是多神论和万物有灵论，非教条和实用的。呢苏人用 *se*²¹ 指代天神⁴⁰（天上隐

³⁸ 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wěi (1997:73)。相比之下，凉山（四川）的诺苏人庆祝火把节以纪念另一个传说。据传，彝族祖先与派害虫摧毁他们庄稼的神灵战斗。他们举起火把击败了害虫和派害虫来的神灵。

³⁹ 见 Gerner (2013: 59)。

⁴⁰ 见四川诺苏有关的词 *si*³³ “神”。

藏的神和天气现象)，用 *mi*¹³*se*²¹ 指代地球神（石头、河流、树木）。呢苏人崇拜、安抚并为这些神灵献祭。他们还以一种相当含蓄的方式崇拜四种类型的图腾⁴¹：竹图腾⁴²，鹤图腾⁴³，虎图腾⁴⁴和龙图腾⁴⁵。这些图腾的起源是基于具有可变循环的模糊神话。呢苏也崇拜祖先的灵魂。像诺苏一样，呢苏相信一个人有三个灵魂，死后会回归三个不同的地方：个人灵魂、家庭灵魂以及宗族灵魂。没有找到地址的祖灵会回来骚扰活着的人。被称为 *bumo* 的呢苏祭司主要功能是确保三灵在阴间中找到他们的归属地并且不回来。祭祀会杀一只母鸡或公鸡献祭，并在葬礼上念诵经文，以督导灵魂的旅程。

呢苏民间宗教承认两个职务：祭司和萨满。在共产主义史学范式中，这两个职务都是原始社会⁴⁶（母系氏族社会及父系氏族社会）的残存。萨满代表早期的母系阶段，祭司代表后期的父系阶段。萨满通常是女人，有时是男人，而祭司的职务必须由男人代表。萨满拥有为请求服务的人施加力量的神奇能力。萨满操纵灵魂以拯救糟糕的情况或造成伤害。与诺苏民间宗教一样，萨满职务在种姓、宗族或性别方面没有任何限制。每个有灵魂互动经验的人都可以担任萨满的职务。相比之下，祭司是男性，通常是白呢苏人并且以传统的形式（通常由他的父亲已经是祭司）接受教育。祭司只通过念诵他之前学到的仪式经文来支持仪式并与灵魂交流。

⁴¹ 英文“图腾”是从美国本土语言 *Ojibwe* 借来的。图腾是象征人或者氏族的一个神圣的物体或一个抽象的标志。

⁴² 一个神话解释了 *Go* 或‘干彝’与竹子的特殊联系以及为什么 *Go* 制造竹制品。竹子被视为 *Go* 的英雄。（参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nwěi* 1997：121）。

⁴³ 鹤被视为鸟类之王，能够将死者灵魂引领到要去的地方。实际上，*Bumo*（呢苏祭司）会杀一只母鸡或公鸡作为鹤的替代品，为死者提供导引。（参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nwěi* 1997：121）。

⁴⁴ 在贵州西部的山区，老虎因其凶猛的属性为人惧怕，被视为天敌。（参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nwěi* 1997：121）。

⁴⁵ 与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似，龙被视为一种充满力量 and 能力的蛇，其能力令人惧怕（参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nwěi* 1997：121）。

⁴⁶ 参见威宁民委 *Wēining Mínnwěi*（1997: 124-125）。

4.4.2 基督教信仰

今天，呢苏和尼苏教会网络覆盖黔西，这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中国内地会 (CIM)⁴⁷、循道会 (BCM)⁴⁸ 和和平地区女执事会 (FDC)⁴⁹ 时期。1888 年，内地会宣教士詹姆斯亚当斯 (党居仁) 在安顺建立了一个工作站，并开始邻近村庄的苗族中间传福音⁵⁰。1903 年，来自威宁县的一群漂泊的苗当地人来到安顺，党居仁向他们传福音 (阿卯是威宁县和安顺县的苗族人的自称，尽管他们说不同的方言)，并尊重他们。他们回应了党居仁的信息，回到威宁县后开始在他们的同伴中传播基督教信仰。1904 年党居仁在他的助手到访威宁后，计划在葛布村⁵¹ 建造一座教堂，但由于距离安顺很远，因此犹豫不决。他向居住在靠近威宁县的云南昭通市的循道卫理公会宣教士柏格理介绍了一些阿卯信徒。尽管如此，党居仁决定继续在葛布建造一座教堂，并委托两个苗人，杨庆安和陈子明建造，教堂于 1905 年建成。这些阿卯人是党居仁介绍给昭通市柏格理的信徒，他们于 1904 年 7 月在那里找到了党居仁。一旦建立了联系，不断涌现的阿卯人来到宣教工作站，渴望得到新信仰的牧养。1905 年，柏格理从石门坎⁵² 的呢苏地主那里购买了 10 英亩的土地，并在那里开设了一个新的工作站。柏格理指导苗 (阿卯) 信徒植堂、学习阿卯语言，创制了一种拼音苗文 (“柏格理苗文”)，并于 1915 年，在他死于伤寒之前几周完成了新约圣经翻译。

⁴⁷ 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⁴⁸ 圣经基督教会 (*Bible Christian Mission*) 由 William O'Bryan (1778-1868) 于 1815 年在英格兰康沃尔郡成立。(见 Tiedemann 2009: 129-130。)圣经基督教会从卫理卫理公会分离出来，而后与卫理公会新联合会重聚。联合卫理公会自由教会于 1907 年组成联合卫理公会。圣经基督教会的第一个外国事工是 1845 年在加拿大建立的。云南省开设的任务站，有三个中心：昆明、东川和昭通。柏格里加入事工后，于 1904 年在贵州省的石门坎建立了第四个事工中心，该中心的事工被证明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成功的事工之一。

⁴⁹ 和平地区女执事会 (*Friedenshort Deaconess Mission*)。

⁵⁰ 见 Enwall (1994: 93) 和 Wáng (1985: 10)。

⁵¹ 葛布位于赫章县的辅处乡，位于威宁县的边界。葛布和安顺距离至少有 230 公里。

⁵² 石门坎隶属于贵州的威宁县，距离云南的昭通不远。

据王明道⁵³的记载，伯格理和党居仁同意将黔西分为两大区域，西部由**伯格理**的圣经基督教使命团服事，东部由党居仁的中国内地会服事。位于威宁和赫章边界的葛布教会由内地会监管，但由于距离安顺很远，教会相对独立。宣教士及信徒们在整个黔西积极地植堂传福音。1905年至1919年间，大多数信徒都是苗人，1919年以后，大量呢苏人成为基督徒。

葛布教会是事工显著发展的中心。自1905年开始，确认新信徒预备好放弃之前的做法如祖先崇拜之后，教会定期举行洗礼。1906年克服了起初彝族地主的反对之后，教会开设了一所小学，由一位汉老师教导20名苗族和彝族的小学生。1909年，葛布教会在兴隆厂乡（威宁）、大松树乡（威宁）、鳅湾乡（威宁）及炉房乡（威宁）发展了四间新教会。一年后，1910年，葛布的村庄和教会在火灾中被焚毁。在党居仁及中国内地会的资助下，教堂得以重建——这次不是用木质材料，而是用石砖。教会于1912年恢复了力量，并向邻近的县传福音：赫章、纳雍、毕节、大方和水城。起初呢苏（和尼苏）彝人的回应有限，但之后共植出10间新堂，信徒人数超过1000人。1914年，考虑到自葛布教会成立以来所收到的关于**长老陈子明**的投诉，党居仁任命本地苗人**张保罗**担任责任长老，但张服事一年后去世。同一年，1915年党居仁被闪电击中身亡。一段艰难的过渡期后，内地会宣教士**裴忠谦**于1916年搬到了葛布，担任教会的责任宣教士。

1918年，裴忠谦于赫章的呢苏人中间统筹协调了一场福音运动，比1912年的福音运动要更加成功。民国时期（1911-1949），封建制度破裂带来民族社群的不安全感。这种氛围促成了呢苏族群福音的兴旺。赫章的不同地区建立了几个呢苏教堂。1919年裴忠谦退休离开英格兰，由内地会的英国宣教士**岳克敦**继任。为了更好地照顾阿卯（苗族）和呢苏（彝族）信徒的需要⁵⁴，岳克敦及同工将苗族、呢苏信徒分开牧养，并于1920年组建了一间新堂，名为结构教会⁵⁵。

1921年结构教会新建一座教堂，该教堂成为该地区呢苏人福音事工的外展中心。1923年开始，中国内地会鼓励黔西教会在经济和属灵上独立于

⁵³ 见 Wáng (1985: 14)。葛布教会的领袖王明道恰好与北京基督教会幕教会的牧师王明道同名，后者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人物之一（见 Harvey, 2002）。但两个人没有关联。葛布教会的王牧师记叙了他在20世纪头三十年亲眼目睹的事件。他的教会历史记载于1985年作为一篇文章在他去世后发表。

⁵⁴ 据王明道结构教会编辑组的记载（1985: 22），葛布教会40%信徒为苗人，50%为呢苏人，10%为汉人。

⁵⁵ 结构为赫章县的一个乡。

欧洲宣教机构的支持⁵⁶。随着中国西南部的政治局势变得不稳定，许多外国宣教士（包括葛布的裴忠谦）于 1927 年之前离开了他们的宣教服务站点。同年，内地会召开了一次省级会议，任命王明道⁵⁷为葛布教会的负责长老，安文良为结构教会的负责长老。1930 年，葛布和结构教会联合起来，在威宁建立了三间新的苗人和呢苏人教堂，在赫章建立了一间呢苏教堂，在彝良县（云南）建立了一间呢苏教堂。

几年之内，黔西教会变得成熟、自立并自我增长。下表总结了植堂 40 多年的教会网络概览（见 Wàng 1985: 20-21）。

年份	教会	负责长老
1905	赫章葛布	陈子明
1909	威宁兴隆厂	张马可
	威宁大松树	李亚撒
	威宁鱼鳅湾	王以西结
	赫章五区新炉房	罗但以理
1912	赫章四区合山寨	马亚设
1913	赫章二区包包寨	
	赫章二区野鸡寨	
	水城岩头上寨	
	水城菜甘丹寨	
	水城野鸡寨	
	纳雍葛布	
1917	赫章四区麻腮沟水营	罗但以理
1918	威宁轿顶山	张文熙
1920	赫章结构 ⁵⁸	
	赫章德慕坪	朱义成
	赫章公鸡寨	罗所罗巴伯
	威宁十区以独	
	威宁十一区马拉冲	

表 4.3: 黔西教会 1905-1946

⁵⁶ 这个想法后来被载入毛泽东的关于三自教会的宗教政策：自传、自治和自养。

⁵⁷ 这部分基于王明道所著教会历史（Wàng 1985）。

⁵⁸ 据结构教会编辑组（1985：22）记载结构教会 1910 年成立，不过在同一页上将日期更正为 1920 年。

年份	教会	负责长老
1922	赫章四区岩足寨	王国臣
	赫章五区矮子坡	张西门
	赫章六区滑石板	杨马可
1923	赫章四区岩头上	王约翰
	彝良茅坡	马约书亚
1927	赫章四区刘家屋基	王时中
1930	威宁三区光明山	
	威宁三区不子山	
	威宁三区抱都	
	赫章四区洼多沟	
	彝良屈老鹰山	
1946	赫章五区水塘子	朱明新

表 4.3: 黔西教会 1905-1946 (继续)

1949 年以后，大多数教会都融入了三自教会的网络，其中许多教会至今仍然存在。在许多村庄，信徒们还参加家庭的非正式聚会。

东边大约 90 公里外，德国女执事会⁵⁹于大方、毕节县开始事工。在事工开展的 36 年间（1915-1951），19 位从德国、瑞士来的执事加入事工，其中包括苏宽仁⁶⁰、晏玉英⁶¹及海贞利⁶²。1915 年 4 位执事抵达大方县后，开始买地建教堂及其他设施，如一间孤儿院、一所小学及一所医院。不久之后，他们被邀请到当地监狱向囚犯传福音⁶³。这些服务帮助人

⁵⁹ 德语名称是“*Friedenshort Diakonissenmission*”。1900 年，德国上西里西亚 Miechowitz 的 Deaconess Motherhouse Friendenhort（现为波兰 Miechowice）的创始人 *Eva von Tiele Winckler* 在瑞士认识了戴德生。她深信大使命的紧迫性，决定与中国内地会一起派遣宣教士到中国。事工的方法是将福音传播与孤儿院和医院等慈善服务相结合。使命团在香港、毕节、大方（贵州）和镇雄（云南）建立禾场。见 Tiedemann（2009：164）。

⁶⁰ 苏宽仁 *Margarete Welzel*。

⁶¹ 晏玉英 *Wanda Jener*。

⁶² 海贞利 *Dora Heierli*。

⁶³ 见苏宽仁 Welzel（1959: 43-45）。

们克服对女执事会事工的不信任感⁶⁴。从一开始，执事们就组织圣经课程，向苗族、呢苏（他们称“彝家”）及汉族人传福音。1916年他们开始为初信者施洗⁶⁵。但属灵的成长在初始阶段很缓慢。1928–1929年，两位执事**玛丽亚·沃克罗珀**⁶⁶和**路易斯·塔乌鲁**⁶⁷在大方县死于疾病⁶⁸。1925年，一小群执事从大方县迁到更大的城市毕节，开始第二项事工。他们在1926年左右建立了一个小教堂。

20世纪20年代后期民族主义军队和强盗军团争权夺利，黔西的总体局势变得不太稳定。1927年中国内地会敦促（英国）宣教士们撤离他们的事工站时，女执事们决定留下来，但不得不历经战争的洗礼。毕节市官员撤离官邸，一群强盗闯了进来，毕节市爆发了大量枪击事件。数十名士兵、劫匪和当地居民在枪击事件中丧生，而执事会同工设立军队医院照顾伤员⁶⁹。许多当地人在教堂的地窖里避难。医院里当一名强盗首领和军官躺在一起时发生里戏剧性的一幕，执事会同工协商停火协议使得事工站免于了一场屠杀。当劫匪撤离后，局势平静了下来。不久之后，女执事们在呢苏和苗族人群中成功组织了福音运动。1928年他们家里了5间教堂，有800多信徒⁷⁰。1936年执事们因遇见抢劫任务站的共产党军队，不得不逃离任务站。当地的基督徒逃到山上的洞穴里，他们看到了设施的破坏。执事们通过昆明逃到香港。自从共产党军队向西推进，很快离开了黔西，执事们1937年得以回到他们的任务站，并带回了一个他们在香港获得的可容纳150人的大帐篷⁷¹。

⁶⁴ 据苏宽仁 Welzel（1959: 16）和 Zhāng Chéngyáo（1985: 28）所述，当时谣言四起，其中一项谣言是针对女宣教士们的绿眼睛。“洋婆子绿眼睛，透视地下三尺深，是来我国取宝的”。

⁶⁵ 来自附近黔西的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施行了洗礼（Welzel 1959:22）。

⁶⁶ 玛丽亚·沃克罗珀 *Maria Vorkörper*。

⁶⁷ 路易斯·塔乌鲁 *Luise Täuber*。

⁶⁸ 见苏宽仁 Welzel（1959:33-37）。

⁶⁹ 见苏宽仁 Welzel（1959: 66）。

⁷⁰ 见 Zhāng（1985: 31）。

⁷¹ 见苏宽仁 Welzel（1959: 94）。

他们训练了一支当地的宣教团队后，宣教士们带着帐篷走遍周边地区，并向成千上万的人传福音⁷²。宣教士的工作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持续到 1951 年，当时共产党控制了个国家，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执事们没有保留关于信徒及洗礼的系统资料。36 年的宣教，至少 2000 人信主⁷³。执事们离开后，教会变成了三自教堂。

伯格理于 1917 年前翻译了苗文新约圣经，但呢苏（或尼苏）语的圣经翻译最近才展开。1997-2006 年，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⁷⁴使用罗马文字记录黔西彝语，并于三自教会的牧师刘辉⁷⁵将圣经新约翻译成黔西彝语，历经几次修改和测试，2018 年，由纽伦堡神学宗教出版社出版，于香港印刷 3000 本。

4.5 语言

呢苏彝语属于汉藏语系的緬彝語族，如前面的緬彝語地图。

4.5.1 罕见特征

呢苏语呈现了如本节所描述的，于语音系统、形态及语法上几个罕见特征。我们在呢苏新约圣经翻译站提供了关于呢苏语的语言数据，这将在下一小节加以介绍。

A. 十一种卷舌辅音

呢苏语有 11 种发音方法的卷舌辅音，这些辅音声母与齿龈音的 11 种发音方法一一对应。

⁷² 见苏宽仁 Welzel (1959: 96)。

⁷³ 苏宽仁 提到在 1925 年之前有 131 次洗礼 (1959: 24)；仅在 1935 年就有 282 名男女受洗。据中文的资料，1928 年之后不久，有 800 人转变为基督教信仰 (Zhāng Chéngyáo 1985: 28)。Welzel 报告说，在 1937 年 (1959: 96) 之后，在帐篷里举行的传福音活动中，有数千人听到了福音。

⁷⁴ 笔名。

⁷⁵ 笔名。

卷舌音	例子	齿龈音	例子
ndv [ɲɖ]	ndval ‘落下’	nd [nd]	ndup ‘耀’
ddv [ɖ]	ddva ‘摧毁’	dd [d]	dda ‘上升’
dv [t]	dvut ‘告诉’	d [t]	dul ‘煽动’
tv [tʰ]	tvul ‘白色’	t [tʰ]	tut ‘安排’
nr [ɲɖʒ]	nra ‘衡量’	nz [ndʒ]	nza ‘一点’
rr [ɖʒ]	rrut ‘愿意’	zz [dʒ]	zzup ‘谷物’
zh [tʂ]	zhu ‘喂养’	z [tʂ]	zut ‘货物’
ch [tʂʰ]	chul ‘甜蜜’	c [tʂʰ]	cu ‘盐’
nv [ɲ]	nvut ‘事务’	n [n]	nul ‘听’
r [ʒ]	rat ‘原谅’	ss [ʒ]	ssal ‘走下去’
sh [ʂ]	sha ‘汉’	s [ʂ]	sal ‘空气’

表 4.4: 十一个卷舌音及齿龈音

B. 呢苏语限定词

呢苏语限定词系统⁷⁶有包含三个指示代词、两个定冠词和一个主题标记词。

	近	中	远
指示代词	tat	nat	ggat
定冠词	tao		ggaot
主题标记词		nao	

表 4.5: 呢苏语指示代词、冠词和主题标记词

主题标记词和定冠词由呢苏语祖先语言中的指示代词演变而来。三个指示代词和一个现在已经过时的量词 *mo 合并形成现在定冠词。在词头省

⁷⁶ 该部分数据早先发表于 Gerner (2003, 2012b)。

略的语音变化中 (*aphaeresis*)，量词的起始辅音 [m] 脱落。合并项由指示代词的词尾省略 (*apocope*)，加降低声调组 (*tone lenition*) 合完成。

指示代词	量词	头音节省略	词尾省略以及声调弱化
tha ⁵⁵	mo ³³	→ tha ⁵⁵ + o ³³ →	tho ⁵⁵
na ⁵⁵	mo ³³	→ na ³³ + o ³³ →	no ⁵⁵
ga ⁵⁵	mo ³³	→ ga ⁵⁵ + o ³³ →	go ⁵⁵

表 4.6: 呢苏语限定词的语音变化

合并后的指示代词被重新分析为定冠词，但仍保留了指示的距离义（“远”、“中”及“近”）。这些定冠词出现在话语中第三次提及的名词短语，而未合并的指示代词则用于第二次提到的名词短语。中定冠词被进一步重新分析为话题标记词。下面请见这些变化的概述。

现代指示代词	代替	旧的指示代词	语法化	现代定冠词
hnu cao tat yao 人 指.近 量 '这个人'	→	*hnu cao tat mo 人 指.近 量 '这个人'	→	hnu cao tao 人 冠.近 '这里的人'
hnu cao nat yao 人 指.中 量 '那个人在那儿'	→	*hnu cao nat mo 人 指.中 量 '那个人在那儿'	→	hnu cao nao 人 话 '人 (话题)'
hnu cao ggat yao 人 指.远 量 '那个人很远'	→	*hnu cao ggat mo 人 指.远 量 '那个人很远'	→	hnu cao ggaot 人 冠.远 '远方的人'

表 4.7: 呢苏语限定词的语法化

C. 元序列前缀

呢苏语使用元序列前缀 ⁷⁷ (*ao-*) 附加到六个副词和连词上以形成新的连词。有前缀连词与无前缀连词在句法上的差异在于连词约束语域的复杂性。

⁷⁷ 这个奇特的前缀首次报告于一个语法会议，见 Gerner (2012a)。

副词或连词的约束语域⁷⁸ 为相关解释所联系的分句的数量。当无前缀连词拥有单句的约束语域，其相应的有前缀连词有两个分句的约束语域。当无前缀连词有重句约束语域时，有前缀连词则与更大的话语篇章相关，即取决于包含若干分句的约束语域。这些有前缀连词的功能是为更大的篇章分层。

副词 约束语域：一个分句	短语连词 约束语域：一个分句	分句连词 约束语域：两个分句	篇章连词 约束语域：几个分句
jiit ‘全部’		→ ao jiit ‘而且’	
	nu ‘或’	→ ao nu ‘或者’	
	nyi ‘和’	→ ao nyi ‘以及’	
		set ‘除非’	→ ao set ‘因此’
		ze ‘然后’	→ ao ze ‘最终’
		ddet ‘但是’	→ ao ddet ‘然而’

表 4.8: 呢苏语 **ao-** 前缀类

如果一个语法形式指示出话语在更大篇章中的位置，该形式的功能被称为“元序列”⁷⁹ 由于呢苏语 **ao-** 前缀形式增加了约束语域的复杂性，我们称之为元序列前缀。下面是一些例子。

- (1) a. *jiit* ‘all’: Xip heat **jiit** ddeat ddao nap leat.
约束语域：一个分句 他们 全部 出 你 去
‘他们都走向你。’
- b. **ao jiit** ‘moreover’: Ngop heat jiit zzu, **ao jiit** nryp ndaop ggol.
约束语域：两个分句 我们 全部 吃 而且 酒 喝 了
‘我们都吃了饭；而且还喝了酒。’
- (2) a. *nu* ‘or’: Xip heat ggat yi **nu** lup lea rrao ddeat ddao.
约束语域：一个分句 他们 指.远 家 或 城市 类别词 在 出
‘他们离开了那所房子或那个城市。’

⁷⁸ 生成语法中对约束语域的定义，见 Gerner (2012a)。

⁷⁹ 在 now, I have done it 这句话中，“now” 在一个更广的篇章中标示一个新的话题，这就是一个元序列标记。见 Grundy (2000: 206 页)。

- b. **ao nu** 'or': xip keap seat ddut hxit, **ao nu** eap zheat ddut hxit,
 约束语域：两个分句 他 如何 话 说 或 什么 话 说
 xip wo mat se.
 他 得 不 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说或说什么。’

- (3) a. **set** 'unless': Nap geat heap caop tap zzea ngu lyip si
 约束语域：两个分句 你 去 斧头 数词.一 类别词 借 来 树
 tveat bao, **set** ngop mot nap wo zzu ddop ye.
 放 下 除非 我 向 你 得 吃 能 呀
 ‘去，拿一把斧头，除非你摔倒在树上，否则你不能吃我。’

- b. **ao set** 'therefore': Xip gie mup xiil hop nduet. **Ao set** gie
 约束语域：几个分句 他 把 使 死 送、掉 认为 因此 把
 xip map bbiit ddeat map hxit.
 他 不 给 说 不 能
 ‘他想要杀死青蛙。因此，他不能说（他的意图）给她（给青蛙）。’

- (4) a. **ze** 'then': na liit gao wop keap **ze** |al chyp rrea
 约束语域：两个分句 名字 里、中 得 到达 然后 手 伸展 家畜
 kiet gat sy.
 在……上 放 触碰
 ‘纳利到达，并且然后检查了家畜。’

- b. **ao ze** 'finally': (故事的最后一句话) **Ao ze** qil bbu ssil ggao kaop ngea
 约束语域：几个分句 结果 老虎 豹 全部
 wu dvut hxil, si bao ssal lyip ze
 在……下 站 树 坍塌 降落 来 然后
 yiip bel diil xiil hol.
 全部 粉碎 死 送、掉
 ‘最后，所有的老虎和豹子都站在树下，树塌了，把老虎和豹子都砸死了。’

- (5) a. *ddet* 'but': Xip neat sul ngea, **ddet** xip sha mba hxit.
 约束语域：两个分句 他 呢苏人 是 但是 他 中国的 语言 说
 '他是呢苏人，但是他会说汉语。'
- b. *ao ddet* 'however': Xip heat geat leat mep met yaop hxaop gie fu
 约束语域：几个分句 3.PL 打算 去 各个 互相 羊 把 杀
 hop. **Ao ddet** sset mu lep shel gao mat njop.
 送、掉 然而 骆驼 里、中 不 经过
 '他们去杀了自己的羊（并且认为骆驼会过去）。然而，没有骆驼经过。'

4.5.2 书写系统

许多中国少数民族都有罗马字母的书写系统，这些书写系统是由中国政府于 20 世纪 50 年代官方制定的项目。呢苏语并不在此项目范围内，因为更有声望的四川诺苏语是受益者。1997 年至 2006 年间，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⁸⁰和三自教会的牧师刘辉⁸¹为呢苏语创造了一个罗马字母书写系统，用于翻译新约圣经。我们在下面提供了一个草图。

A. 声母

呢苏语有 49 个辅音声母，下表用罗马字母和国际音标表示。

⁸⁰ 笔名。

⁸¹ 笔名。

声母		发音部位											
		唇音		齿龈音		卷舌音		腭化齿龈音		软腭音		喉音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塞音	鼻冠浊	mb	mb	nd	nd	ŋd	ndv			ŋg	mg		
	浊	b	bb	d	dd	d̥	ddv			g	gg		
	清不送气	p	b	t	d	t̥	dv			k	g		
	清送气	pʰ	p	tʰ	t	t̥ʰ	tv			kʰ	k		
擦音	浊	v	v	z	ss	ʒ	r	ʒ	y	ɣ	w		
	清	f	f	s	s	ʃ	sh	ɬ	x	x	h	h	hx
塞擦音	鼻冠浊			ndz	nz	ndʒ	nr	ndʒ	nj				
	浊			dz	zz	dʒ	rr	dʒ	jj				
	清不送气			ts	z	tʃ	zh	tʃ	j				
	清送气			tsʰ	c	tʃʰ	ch	tʃʰ	q				
鼻音	浊	m	m	n	n	ŋ	nv	ŋ	ny	ŋ	ng		
	清			ɲ	hn					ɲ	hng		
边音	浊			l	l			ɭ	ly				
	清			ɬ	hl								

表 4.9: 呢苏声母

辅音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是四个完全对比发声类型：鼻冠浊、浊、清、送气，以及一套 11 组发音方法的卷舌音组（如上表所示）。下文列举了所有发声类型、发音部位的辅音开头的对比词组。

mb	bb	b	p
	bbep ‘跌落’	bet ‘藏’	pet ‘烂’
mba ‘词语’	bbat ‘小的’	ba ba ‘面包’	pap ‘边’
mbu ‘衣服’	bbu ‘向’	bu ‘挣扎’	put ‘人’
nd	dd	d	t
nde ‘上边’	dde ‘敲’	del ‘多雾路段’	tep ‘跑’
	dda ‘向上’	da ‘胸部’	tap ‘一’
ndup ‘击中’	ddu ‘孔’	dul ‘煽动’	tut ‘设计’

ndv	ddv	dv	tv	
ndvi ‘赢’	ddvi ‘无味’	gu dvi ‘惩治’	tvil ‘改变’	
ndval ‘下跌’	ddva ‘摧毁’	dva ‘罢工’	tvut ‘告诉’	
	ddvu yii ‘甜蜜’	dvut ‘说’	tvul ‘白色’	
mg	gg	g	k	
mgii ‘虚假’	ggiil ‘悖逆的’		mii kiil ‘夜’	
mgal ‘叫’	ggat ‘让’	gal ‘嫩枝, 枝’	ka ‘篮子’	
mgup ‘医治’	ggup ‘唱’	gup ‘烦扰’	kul ‘喊’	
f	v			
fep ‘干’	vep ‘买’			
fal ‘石头’	va ‘猪’			
fu ‘千米’	vut ‘卖’			
ss	s	r	sh	
			shi ‘附着’	
ssep ‘柱子’	set ‘知道’			
ssal ‘下降’	sal ‘空气’	rat ‘原谅’	sha ‘汉’	
ssu ‘儿子’	su ‘书’		shu ‘苦’	
y	x	w	h	hx
yi ‘也’	xip ‘他’			hxit ‘说’
yiip ‘水’	xiil ‘死’		hiil ‘新’	
yal ‘罪犯’		wa ‘母鸡’	shut hal ‘装饰’	
yo ‘痒的’		wop ‘得到’	hop ‘带来’	
yaop ‘人自己’		waol bu ‘腹部’		hxaop ‘看见’
nz	zz	z	c	
nzel ‘值得’	zzep ‘根’	ze ‘然后’	cel ‘油’	
xue nza ‘滴血’	nya zza ‘践踏’	zap ‘移动’	ca ‘完成’	
ap nzup ‘州长’	zzup ‘庄稼’	zut ‘好’	cu ‘盐’	

nr	rr	zh	ch		
ddvep nri ‘富裕’	rril ‘破碎’	zhi ‘拔出’	chil ‘凉’		
nra ‘称重’	seat rra ‘类似’	zha ‘计算’	cha zzu ‘应该’		
nrup mop ‘珍珠’	rrut ‘愿意’	zhu ‘喂养’	chul ‘甜蜜’		
nj	jj	j	q		
njiip ‘皮肤’	ni jji ‘法律’	ji ‘形式’	qil ‘交出’		
	jjiip ‘熔化’	jiit ‘全部’	qiil ‘脚’		
	ao jjal ‘干净’		rru qa ‘诅咒’		
njo ‘爱’	jjo ‘听’	jol mu ‘快地’	qo ‘声音’		
m	n	nv	ny	ng	
mel ‘名字’	ne ‘缺乏’	nvit ga ‘输’	nyi ‘和’		
map ‘不’	na ‘看见’			nga ‘鸟’	
mu ‘马’	nul ‘听’	nvut ‘事件’		ngu ‘五’	
n	hn	ng	hng		
na ‘看见’		nga ‘鸟’			
nul ‘听见’	hnu ‘头’	ngu ‘五’	hngul ‘必须’		
n	l	hn	hl	ny	ly
	li ‘放’			nyi ‘和’	lyi ‘来’
	lii lii ‘慢慢地’		hliil ‘船’		lyii ‘重’
ne ‘缺乏’	let ‘过’ (通过)		hlelep ‘屠宰’		
na ‘看见’	lal ‘手’		hlal ‘年轻’		
nul ‘听见’	lup ‘城市’	hnu ‘头’	hlul ‘舌头’		

B. 韵母

呢苏语有 10 个单元音（两个前元音、两个央元音和四个后元音）以及一个复合韵母。下表用罗马字母和国际音标表示。

韵母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不圆唇		松开		圆唇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闭	i	ii	y	ue	ɨ	y					u	u
次闭	ɪ	i										
半开	e	e							ɤ	ea	o	o
开											ɔ	ao
双元音							a	a				
闭	ie	ie										

表 4.10: 呢苏韵母

除了一些汉语借词外，呢苏语的音节尾部仅由元音组成，呢苏语音节结构与其他彝语支的语言相似。我们下面会列出前、央及后元音的词语组。

i	ii	ie	e	ue
bil ‘挖出来’	biil ‘能’	biel ‘很’	bet ‘藏’	
di ‘灯’	diip ‘真的’	diel ‘衣服’	del ‘种植’	due ‘碰到’
	kii ‘咬’	kie ‘记得’		
qil ‘交出’	qiil ‘脚’	tap qiep ‘一点儿’		quep ‘喉’
yi ‘也’	yiip ‘水’		ye ‘大’	yuep ‘读’
li ‘下降’	lii lii ‘慢’		let (疑问)	luep ‘求’
y	a			
zzyp ‘遗留’	nya zza ‘践踏’			
zyl ‘派遣’	za ‘在……里面’			
cy ‘药’	ca ‘完成’			
rryl ‘彼此’	kup rra ‘事情’			
zhy ‘交融’	zha ‘计算’			
chyp ‘伸展’	cha ‘应该’			
sy ‘圣洁的’				
shyt ‘味道’	sha ‘汉’			

ea	u	o	ao
	bu (量词)	bol ‘堆积、积累’	bao ‘又, 再’
dea (干燥措施)	eat du ‘埋葬’	yiip dot ‘反抗’	mii daol ‘火’
ggeap ‘陌生’	ggü ‘种植’		ggao ‘写’
ceap ‘十’	cu ‘盐’	cop ‘热’	caop ‘人’
chea ‘作弊’	chup ‘亲戚’	chop ‘警告’	chaot ‘联合’
ngea (系词)	ngu ‘五’	ngop ‘我’	ngao ‘鱼’
sea ‘三’	su ‘书’	sop ‘幸福’	i saop ‘刚刚’
sheal ‘抓住’	shul ‘寻找’	shop ‘聚集’	shaol ‘恨’
yeap ‘祝福’		yo ‘痒’	yaop ‘人自己’

C. 声调

呢苏语有四个完全对比的声调：[⁵⁵], [³³], [²¹] and [¹³]。最小的三元及四元组词例请见下表。

声调	音节 \ 声调	- (无字母) [³³]	-t [⁵⁵]	-p [²¹]	-l [¹³]
	bbi	bbii ‘温暖’	bbiit ‘给’	bbiip ‘欠’	
	tvu	tvu ‘叶子’	tvut ‘边’	tvup ‘处理’	tvul ‘白色’
	gea	gea ‘鳞’	geat ‘去’	geap ‘庄稼’	geal ‘敢’
	ku	ku ‘愿意’	kut ‘灰色’		kul ‘喊’
	chu	chu ‘车’	chut ‘烂’	chup ‘亲戚’	chul ‘甜蜜’
	qii	qii ‘狗’	qiit ‘妻子’		qiil ‘脚’
	ma		mat ‘梦想’	map ‘不’	mal ‘士兵’
	hngu	hngu ‘灵魂’	hngut ‘种子’	hngup ‘月’	hngul ‘必须’
	hxi		hxit ‘说’	hxip ‘房子’	hxil ‘八’
	lao	lao ‘石头’		laop ‘光’	laol ‘阻碍’

表 4.11: 呢苏声调

D. 传统文字

上文所介绍的呢苏罗马字母系统仅用于 2018 年出版的新约翻译，并不是 20 世纪 50 年代官方扫盲运动的一部分。呢苏萨满们用掌握传统的文字系统传播宗教以及传承文字。

字典语音索引的样本页面⁸²

tɕɿ	94	dʒu	103	tɕɿ	114	ɲdzɿ		ʒi	130
tɕe	94	dʒɿ	103	tɕe	115	ɲdzɿ	124	ʒɿ	131
tɕa	95	ɲdzɿ		tɕa	115	ɲdzɿ	124	ʒɿ	132
tɕo	95	ɲdzɿ	104	tɕo	116	ɲdzɿ	124	ʒa	132
tɕu	95	ɲdzɿ	104	tɕu	116	ɲdzɿ	124	ʒo	133
tɕu	96	ɲdzɿ	104	tɕu	117	ɲdzɿ	125	ʒu	133
tɕu	96	ɲdzɿ	105	tɕu	117	ɲdzɿ	125	ʒu	134
tɕɿ	97	ɲdzɿ	105	tɕɿ	117	ɲdzɿ	125	K	
tɕɿ	97	ɲdzɿ	105	tɕɿ	118	ɲdzɿ	126	Kɿ	134
tɕɿ	97	ɲdzɿ	106	tɕɿ	118	ɲdzɿ	126	ke	135
tɕɿ	97	ɲdzɿ	107	tɕɿ	119	ɲdzɿ	126	ka	135
tɕa	98	ɕ		tɕa	119	ɲdzɿ	126	ko	136
tɕo	98	ɕɿ	107	tɕo	119	ɲdzɿ	127	ku	136
tɕu	99	ɕe	108	tɕu	120	ɲdzɿ	128	ku	137
tɕu	99	ɕa	108	tɕu	120	ɲdzɿ	128	ku	138
tɕu	100	ɕo	109	tɕu	121	ɲdzɿ	128	kuɛ	138
tɕɿ	100	ɕu	109	tɕɿ	121	ɲdzɿ	128	K'	
dʒɿ	101	ɕu	110	dʒɿ	121	ɲdzɿ	128	K'ɿ	139
dʒe	101	ɕu	111	dʒe	122	ɲdzɿ	129	K'e	139
dʒa	102	ɕɿ	111	dʒa	122	ɲdzɿ	129	K'a	140
dʒo	102	tɕ		dʒo	122	ɲdzɿ	130	K'o	140
dʒu	102	tɕɿ	112	dʒu	123	ɲdzɿ	130	K'u	141
dʒu	102	tɕy	113	dʒu	123	ɲdzɿ	130	K'u	141
dʒu	102	tɕye	114	dʒu	123	ɲdzɿ	130	K'u	142

⁸² 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3页)。

尽管省政府在毕节资助了一个彝萨满手稿翻译中心，但他们的文字并没有被提升为用于大众扫盲。

字典字索引的样本页面⁸³

世	75	生	73	世	110	星	70	与	142
山	134	生	78	世	37	星	91	与	62
天	26	生	95	世	161	星	127	与	89
天	28	生	130	世	117	星	129	与	20
天	35	生	121	世	121	星	110	与	4
天	35	生	123	世	50	星	153	与	24
天	47	生	127	世	132	星	27	与	24
天	77	生	40	世	137	星	76	与	110
天	146	生	128	世	146	星	148	与	154
天	18	生	150	世	158	星	116	与	156
天	99	生	51	世	164	星	133	与	21
天	47	生	73	世	37	星		与	82
天	128	五画		世	16	星		与	135
天	128	生	18	世	63	星		与	145
天	149	生	56	世	117	星		与	
四画		生	24	世	165	星		与	
天	22	生	29	六画以上		星		与	33
天	49	生	38	生	22	星		与	131
天	32	生	74	生	38	星		与	83
天	29	生	76	生	47	星		与	4
天	36	生	94	生	121	星		与	88
天	40	生	110	生	123	星		与	5
天	46	生	111	生	159	星		与	16
天	63	生	116	生	159	星		与	19
						星		与	48

⁸³ 见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11 页)。

由于传统文字从未标准化过，呢苏萨满们流传的文字超过一千个。毕节翻译中心根据可用的手稿编制了一个字符字典⁸⁴，其中大约 1908 个手写文字被编目被予以释义。

字典的样本页面⁸⁵

𐎗 muɿ① mɿ② muɿ③④ 麻：[𐎗𐎆] (𐎗𐎆)。 苳麻。 𐎗 muɿ① moɿ④ muɿ② muɿ③ [𐎗𐎆]，木姜（植物名）。 𐎗 muɿ①②③ moɿ④ (球形物体)：𐎗𐎆，乳房。 [𐎗𐎆]，足球。[𐎗𐎆]，地球。 异：[𐎗𐎆𐎆𐎆] 𐎗 muɿ①②③ moɿ④ [𐎗𐎆]，石头。 异：[𐎗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 𐎗 muɿ①②③ moɿ④ (果实)：𐎗𐎆，粮食。𐎗𐎆，果子。 mu 𐎗 muɿ①②④ miɿ③ 嫂：𐎗𐎆，嫂嫂。	𐎗 muɿ① muɿ④ muɿ②③ [𐎗𐎆] 亦作：[𐎗𐎆] 什么。 异：[𐎗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 𐎗 muɿ①④ mɿ②③ [𐎗𐎆]，大城。𐎗𐎆 𐎗𐎆，点措落姆，古城名。 指今云南大理城。 异：[𐎗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 𐎗 muɿ①③④ mɿ②③ 马：𐎗𐎆，白马。 异：[𐎗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𐎆] 𐎗 muɿ①④ moɿ③ [𐎗𐎆]，祭牲。 𐎗 muɿ①③④ moɿ②③ 吹：𐎗𐎆𐎆𐎆，横吹笛子。 𐎗𐎆，吹火。 𐎗 muɿ①④ mɿ② muɿ③ [𐎗𐎆]，大哥。 𐎗 muɿ① muɿ④ mɿ② muɿ③
--	--

⁸⁴ Guizhōu Nationalities Press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简明彝汉字典 (贵州本)》。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⁸⁵ 见 Guizhōu Nationalities Press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24 页)。

这种文字为音节文字，与四川诺苏人的官方文字相似（见阶段 5.5.3.D），仅有一个显著的差异。文字被逆时针旋转 90 度。该字典包含音素索引及字符索引两种索引方式。

第五章

凉山彝族民族学和宗教学概要

5.1 简介

彝族有 诺苏、密撒、腊苏、罗罗 等多种自称，诺苏语又称彝族北部方言，是彝语最大的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省北部，使用人数接近 250 万，操这种方言的人多自称“诺苏”。本文中出现的诺苏族即彝族，诺苏语即彝语。下文我们将探讨彝族的文化、信仰及语言特点。

民族志作家们一致认为彝族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前一个叫做“尼”的古老族群。早期的汉语文献将西南地区的人称为乌蛮（黑野蛮人）和白蛮（白野蛮人）。这些名称几乎是西南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族群的颜色标签，不仅适用于彝族群体，也适用西南地区的苗族、傣族、拉祜族、傈僳族。十二世纪以后，中国文献中逐渐开始用一个含贬义的动物名称 罗 来称呼彝族人，后来演化为叠音名称“罗罗”（Lolo）。此后中西方都用 罗罗 来指称彝族人，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罗罗 改为“彝”。在语言分类学中，罗罗 作为一个语族的名称保留了下来——彝语族（Loloish）。

5.2 历史

最晚自宋代（960-1279 年）诺苏人的祖先开始居住于中国西南的凉山地区。十三世纪（1253 年），蒙古骑兵自四川、云南、贵州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分支出现了反蒙联盟，开始统一于“罗罗”族之下，蒙古贵族加强对各地彝族兹莫¹（即土司）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

¹ 见“兹莫”诺苏文叫做 *nzyimo*。

度。元代中央集权的土司制度很可能直接促成了彝族种姓制度的兴起。兹伙即兹莫，是彝族自古以来的首领，属最高的社会等级。元王朝在凉山地区任命过大小不等、为数众多的土司，分片管理着凉山的一切。一般说来，兹莫不一定是土司，而土司基本上都是兹莫。**诺伙**²，汉语称黑彝，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贵族阶层，但未被朝廷认可。另一个阶层——**节伙**³属于凉山彝族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其成员是普通老百姓，一般都隶属于一定的兹莫和诺伙。

1935年四月红军长征过凉山，在彝族人民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凉山。这让彝族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获得回报，中国政府建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为其首府，种姓制度被废除。1957年至59年大跃进时期，凉山发生暴乱，最终叛乱被平定。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当时中国所有的民族文化一样，彝族本土文化被打压，直至八十年代民族文化又开始复兴。1978年，政府批准通过了1119个规范彝文，并推行“彝汉”双语教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展开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少数民族大调查及识别计划，彝族成为为数不多的由官方确立书写系统的少数民族之一。

5.3 社会

5.3.1 宗族及种姓

彝族社会沿着两个坐标建立起来：宗族及种姓制度。彝族等级制度以血亲认同为标准，以家支观念和家支组织为依托，将社会关系亲缘化⁴。

彝族社会以父系血统为宗族秩序，每一个彝人都隶属于某一个家支，每一个种姓等级由几个家支组成。居住于一个区域的家支数目是有限的，这一点该区域的人都很清楚，因此家支成员之间的团结显得尤为重要。彝族的宗族是外婚制的，透过不同宗族之间的联姻建立血亲网络。男性成员从父亲那里继承宗族身份，女性则通过婚姻获取身份。

彝族宗族等级由三个种姓组成：兹莫、诺伙及节伙。兹莫种姓至少占凉山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他们是朝廷所认可的旧贵族的后裔。诺伙种姓是

² 见“诺伙”诺苏文叫做 *nuohuo*。

³ 见“节伙”诺苏文叫做 *quhuo*。

⁴ 见 Harrell (2001) 和 Chén Guógāng (2003)。

未被朝廷认可的旧贵族的后裔。节伙种姓主要为独立的农民。同一种姓内的宗族之间是外婚制的，但是同一种姓是内婚制的，兹莫与兹莫结婚，诺伙与诺伙结婚，节伙与节伙结婚，婚姻关系是不同种姓之间的人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一九四九年建国，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彝族种姓制度的经济因素被削弱，但种姓的知识和观念至今依然存在。

除了这三个等级以外，还有第四个等级阿加⁵，他们不属于任何宗族，或是从汉族人那儿抓来的奴隶的后裔，或是没有地方保护的外来者的后裔。这种四个等级的种姓制度让彝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中极为独特的一个民族。文革前后，共产主义作家们用由原始奴隶社会发展至封建社会阶段的彝族社会作为例证，来诠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5.3.2 社会职务

除了宗族与种姓之外，彝族社会也认可一些不依附於所有者后裔的社会职务 (Harrell 2001) : *surgga* ‘有钱人’, *ndeggu* ‘中间人’, *ssakuo* ‘战士’, *gemo* ‘工匠’, *bimo* ‘祭司’, *sunyi* ‘巫师’。 *Surgga* ‘有钱人’ 是凭着他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如土地、牲畜和奴隶，为他提供一个企业家的身份。 *Ndeggu* ‘中间人’ 是为调解社会冲突做特别记录的人。 *Ssakuo* ‘战士’ 在古时化身英雄驰骋战场以证明自己。 *Gemo* ‘工匠’ 或是铁匠，或是金匠，或是银匠。

5.3.3 火把节

七月整个凉山地区彝族人会欢度火把节。传说天神恩梯古兹⁶ 派了大批蝗虫、螟虫来吃地上的庄稼，彝族人的祖先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点燃起来，到田里去烧虫，最终战胜了虫害。因而每年的狗月（戌月），在祭司所选定的那一天人们都要点燃火把来庆祝。

⁵ 见“阿加”诺苏文叫做 *gaxy*。

⁶ “恩梯古兹”诺苏文叫做 *Entiguzi*。

5.4 信仰

5.4.1 传统信仰

彝族有自己的民间多神宗教信仰体系。彝族人能辨识好多位神明的名字，对于那些未识之神则用通用的名称 *si* 或者 *si sse* 来指称。

Momu Apo 这个词是“天父”的意思，用来指称宇宙的创造主。支格阿鲁⁷ 是洪水之后出现的另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明，很快又消失了。有一些神明是邪恶的，即邪灵。

除了神明以外，彝族人相信人有灵魂，他们也敬畏祖先的灵魂。他们相信人有三个魂，人死后会回到不同的归所，一个是个体之魂，一个是家庭之魂，一个是宗族之魂。如果亡魂不能回到居住的地方，他们变成恶鬼，到处害人。因此，需要做送魂仪式，请彝族的祭司（毕摩）念《指路经》指引亡魂安全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祭祖通常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敬献酒、猪肉、猪头、鸡蛋等等。巫术和占卜等是彝族民间宗教习俗的一部分，主要通过念经的形式，借助羊、猪、鸡的内脏来治病、驱鬼、免灾、占卜等。

毕摩和苏尼是彝族民间宗教的神职人员。毕摩是彝族文化的创作者和传播者，他们几乎会参与任何仪式活动，他们念经主持葬礼、祭祀、禳解、占卜等。毕摩是男性，几乎都是节伙人。彝人认为毕摩保护着彝族的传统文字。毕摩一般是家族内部传承或是拜师学艺而成，学徒过程相当漫长。苏尼是巫师，他们不是通过念经，而是透过跳神与灵界的互动。苏尼不是祖传亦无需拜师，不依赖于种姓、宗族或性别。

5.4.2 门徒会

门徒会，另有一个名称是三赎基督教⁸，这是一个 1989 年兴起的秘密宗教组织，声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要信徒赶紧消费，不必工作和劳动。该组织的创立者季三宝是陕西省西安人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季三宝因身体的疾病接触三自教会，病愈之后，他开始在乡村医治布道。他和妻子许明

⁷ 支格阿鲁诺苏文叫做 *Zhege'alu*。

⁸ 见 Kupfer, K. (2001), 和 Anonymous (2000)。

⁹ 西安与和合本圣经中位于耶路撒冷的锡安（见撒母耳记下 5 章 7 节）为同音词。

潮分别改名为三赎¹⁰和许赎¹¹。三赎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转世投胎的真身，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许赎是圣灵，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位格。三赎1997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此前他预言2000年1月1日是世界末日。蔚世强（1997-2001）和陈世荣（2001至今）先后接替了他的位子。

三赎及他所拣选的十二门徒负责监督管理数千个秘密聚会点。有报道指出截至1995年在中国十二个省份（主要在农村）门徒会约有七十万追随者。1994年门徒会开始在凉山彝族地区招揽信徒¹²，有数据显示至2000年，约有十万彝族人成为追随者，约占当地人口的5%。2000年后追随门徒会的人数锐减，因为彝族人意识到这并不是主流正统的基督教。当地的彝族门徒会领袖带领大批追随者转向彝族的新教教会。

2005年彝语新约圣经的出版也加速了门徒会的衰落。一位匿名人士分析门徒会在彝族地区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大概有两点：其一，彝族人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强烈的不安全感；其二，他们肯定门徒会所宣传的罪、审判、拯救、地狱及天堂等信念¹³。

5.4.3 基督教信仰

第一位通过凉山地区的欧洲人是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他于公元1271年至1295年在中国游历，受到元朝第一位皇帝忽必烈的欢迎。或许是受命为朝廷官员的缘故，他曾多次前往中国南方各省。

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用拉丁语写成《马可·波罗遊記》¹⁴，当中他描述了一次由成都去往云南的旅程，途径凉山（约于1280年）。他并没有直接提及彝族人的祖先。

¹⁰ “三赎”是指“三次救赎”（该组织奉行“三赎”——挪亚为第一次救赎，罗得为第二次救赎，季某为第三次救赎）。三赎拥有赎罪的能力。“三赎”中数字“三”的来历不明，或许是因为他的原名中有一个“三”字。

¹¹ “许赎”是指“应许和救赎”。

¹² 见 Anonymous（2000）。

¹³ 门徒会所宣传的“罪”是指任何不顺服三赎及其他领袖的行为，特别规定每人每天吃的粮食不能超过二两（这也是门徒会又被称为“二两粮”的原因）。每一个尊崇门徒会规条、并购买了象征性的天堂钥匙的追随者，他的罪已被三赎赦免，已得救。普通人的救恩是在审判日那天决定的。不信三赎的人都会坠入硫磺火海的地狱；而信他的则在天堂里，他们身穿白衣，分享生命的粮，敬拜、赞美、服事三赎及其他领袖。

¹⁴ 见 <http://archive.org/details/descriptionofwor01polo>。

19 世纪 60 年代，巴黎外方传教会¹⁵ 的天主教传教士**嘎部业**¹⁶ 被差派到凉山地区。他在彝族地区宣教长达 30 年，1872 年他出版了一本彝族的民族志¹⁷。1906 年至 1909 年间，法国军官**多隆**¹⁸ 也曾到过彝族地区，在他的报告中人们发现凉山会理、德昌、西昌有数个天主教事工点。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天主教的事工开展了有多久。

1878 年，驻重庆的英国领事**贝德禄**¹⁹，曾到川西彝族地区考察，试图通过缅甸和云南向西打通中国内陆的贸易市场。同年来此的还有内地会的**李格尔**和**李满**²⁰。此后，英国领事**谢立山**²¹ 曾于 1882、1883、1884 年分别进行了三次探险旅行。在那个年代，到凉山地区的外人必须得到当地保头的担保，这是进入凉山地区的常规程序。1909 年英国游客**唐纳德·伯克**²² 因为没有本地保头担保而被彝族人杀害，他的随行者被卖为奴隶。1903 年，在贵州西部苗族地区传教的传教士**柏格理**²³ 进入凉山地区考察了六个星期。他是第一个跨过金沙河进入凉山的欧洲人。

20 世纪 40 年代，数个基督教差会在凉山地区展开宣教工作。1947 至 1948 年间**美国浸信宣道会**²⁴ 差派传教士**柯饶富**及**任福根**²⁵ 前往凉山西昌宣教，并计划翻译彝语圣经。他们加入了两个英国浸礼会的宣教士，当时中国内地会已经有五个同工在那里服事。柯饶富及任福根在泸沽湖建立了宣教前哨战并向当地人学习彝语。二人在泸沽南街租下一间旧旅店，以之

¹⁵ 巴黎外方传教会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¹⁶ 嘎部业 (*François Louis Crabouillet*, 1837-1904)。

¹⁷ 见 Crabouillet (1873)。

¹⁸ 多隆 (*Vicomte D'Ollone*)。

¹⁹ 贝德禄 (*Edward Colborne Baber*, 1843-1890)；见 Baber (1882)。

²⁰ 李格尔 (*George Nicoll*) 和李满 (*Charles Leaman*)。

²¹ 谢立山 (*Alexander Hosie*)。

²² 唐纳德·伯克 (*Donald Burk*)。

²³ 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64-1915)，见 Pollard, Walter (1928)。

²⁴ 「浸信宣道会」(*Conservative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1943 年成立；1994 年更名为 *Conservative Baptist International*；2005 年更名为 *World Venture*；属于「浸信会」的体制，以「宣道－宣教、传福音」为事工的重点，1943 年成立之时，就马上差派宣教士往海外；宗派名称的中文翻译为「浸信宣道会」。

²⁵ 柯饶富 (*Ralph Covell*, 1923-2013) 和任福根 (*Lee Lovegren*)，见 Covell (1990)。

为中心向彝族传教。1949 至 1950 年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剧变，形势对外国人而言更加恶化，宣教同工常被滋扰。1951 年 2 月因间谍指控任福根被监禁，6 月同工中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去世。浸信宣道会的传教士离开了中国大陆，由香港中转最终回到美国。1951 年至 1966 年，柯饶富定居台湾，将全本新约圣经及旧约翻译成**塞德克语**²⁶。1966 至 1990 年，他担任科罗拉多丹佛市浸信宣道会神学院宣教学教授。

1951 年至 1990 年，彝族的福音工作没有显著进展。20 世纪 90 年代，**新部落差会**²⁷ 将四福音书翻译为彝语，但没有发表。语言宗教研究基金会的**格拉斯**²⁸ 和几个彝族包括 *Munyo Vuhkur*²⁹ 翻译了凉山彝语新约圣经。2005 年，新约译本由神学和宗教研究出版社在德国纽伦堡出版，并分发给凉山地区各教会。

5.5 语言

5.5.1 基本信息

诺苏语，又称凉山彝语，属于汉藏语系缅彝语支，如下图。凉山彝语有五个方言：**圣乍**（*Shynra*），**所地**（*Suondi*），**阿图**（*Adur*），**义诺**（*Yynuo*）和**田坝**（*Lindimu*）。圣乍是最大的方言，是政府认可的诺苏语标准方言，大约有超过 100 万人使用。

²⁶ 塞德克语（Seediq）是北福爾摩沙（南島語系）的語言，在台湾南投、花莲约有两万人说这种语言。

²⁷ 新部落差会（*New Tribes Mission*）。

²⁸ 笔名。

²⁹ 笔名。



县/市	人口	圣乍	所地	阿图	义诺	田坝
西昌	818,033	71,400	10,200	---	---	---
木里藏族自治县	195,938	51,000	---	---	---	---
盐源县	469,674	212,500	---	---	---	---
德昌县	286,574	13,600	51,000	---	---	---
会理县	676,360	---	105,400	---	---	---
会东县	566,111	---	79,900	---	---	---
宁南县	260,844	---	54,400	---	---	---
普格县	221,630	---	68,000	93,500	---	---
布拖县	220,991	---	---	205,700	---	---
金阳县	214,332	---	83,300	71,400	11,900	---
昭觉县	349,996	117,300	96,900	30,600	86,700	---
喜德县	207,478	173,400	---	---	---	---
冕宁县	474,624	142,800	---	---	---	---
越西县	363,674	239,700	---	---	5,100	---
甘洛县	266,847	15,300	---	---	86,700	69,700
美姑县	261,215	---	---	---	251,600	---
雷波县	361,953	---	---	40,800	119,000	---
总计:	6,216,281	1,037,000	549,100	442,000	561,000	69,700

表 5.1: 凉山彝语五个方言

5.5.2 罕见特征

诺苏语有一些罕见的语法特征

A. 语音象征性的前缀

首先，诺苏语有语音象征性。例如，在一组反义词组中，前缀 *i-* 往往表示“小的”，而前缀 *a-* 往往表示“大的”，如下表。

[i] “小的”			[a] “大的”		
𐄂𐄃	ix sho	‘短’	𐄂𐄃	a sho	‘长’
𐄂𐄄	ix du	‘瘦/薄’	𐄂𐄄	a du	‘厚’
𐄂𐄅	ix ly	‘轻’	𐄂𐄅	ax ly	‘重’
𐄂𐄆	ix jiy	‘窄’	𐄂𐄆	a jiy	‘宽’
𐄂𐄇	ix nyi	‘少’	𐄂𐄇	ax nyi	‘多’
𐄂𐄈	ix fu	‘细’	𐄂𐄈	a fu	‘粗’
𐄂𐄉	ix nu	‘柔软’	𐄂𐄉	ax guo	‘硬’
𐄂𐄊	iet zyr	‘小’	𐄂𐄊	ax yy	‘大’

表 5.2: 语音象征性的前缀

B. 言谈代词

其次, 诺苏语中有两个言谈代词³⁰的替补形式, 这两个言谈代词 i / op 追踪言谈信息的来源。

(1) a. 𐄂𐄃𐄂𐄄𐄂𐄅𐄂𐄆𐄂𐄇𐄂𐄈𐄂𐄉𐄂𐄊。

lu dda₁ mu ga jox hxi₁ go i_{1/*2/*3} jjiex mguo ox ddix.
路达 木嘎 对 说 话题助词 单数言谈代词 清楚 了 引用助词
‘路达₁告诉木嘎他₁的理解很清楚。’

b. 𐄂𐄃𐄂𐄄𐄂𐄅𐄂𐄆𐄂𐄇𐄂𐄈𐄂𐄉𐄂𐄊。

mu jy lu dda₁ ddix da gge go op₁ jjiex mguo ox ddix.
木兹 路达 在 在 听 话题助词 多数言谈代词 清楚 了 引用助词
‘木兹听路达₁说他们₁的理解很清楚。’

C. 定冠词

定冠词由具有名物化词头 -su 𐄂 的量词衍生而来。

(2) a. 𐄂𐄃𐄂𐄄

co ma
人 量词
‘一个人’

b. 𐄂𐄃𐄂𐄄𐄂

co max-su
人 定冠词
‘那个人’

³⁰ 言谈代词 英语叫做 *logophor*。

E. 语序细化

诺苏语单句呈现出一种“时态为条件”的语序二分法：“正在进行式”（差不多未完成语态）的单句语序为 SOV；“结果式”（差不多完成体）的单句语序为 OSV。

(4) 正在进行式单句 (SOV 语序)

a. ሃወዘቱንጸጸዋል።

at nyop mu rryr la hxex njuo.

阿姐（女） 木枝（男） 等 正在

‘阿妍正在等木枝。’

结果式单句（OSV 语序）

b. $\gamma \cup H \times \mathbb{Z} \times \mathbb{R} \times \mathbb{R}$.

at nyop mu ga wep mo ox.

阿姐 (女) 木嘎 (男) 得到 看 了

‘木嘎看见阿妞了。’

F. 持续和对比性话题的助词

诺苏语有两个话题助词：*ne* ʘ 是持续性话题的助词，*li* ʘ 是对比性话题助词。两个助词都附着在句首的名词短语后。

(5) a. *QZHJZLZLH.

vut nyop **ne** mu jie ap syp bur zzur.

伍妞（女） 话题助词 木杰（男） - 认识 好像

‘对于伍妞而言，她好像不认识木杰。’

b. $\frac{1}{2} \frac{1}{3} \frac{1}{4} \frac{1}{5} \frac{1}{6} \frac{1}{7} \frac{1}{8} \frac{1}{9} \frac{1}{10}$.

a yit li rrop jji mu ddop hxip.

阿依（女）话题助词 自然 地， 的话 说

(可能和你所想的不一樣) ‘阿依談吐自然。’

5.5.3 书写系统

以下资料源自马嘉思 (Gerner) 2013 年所发表的语法书。诺苏语有 43 个辅音，下表以罗马字母 (诺苏拼音) 呈现并辅以国际音标注音。

A. 声母

声母		发音部位										
		唇音		齿龈音		卷舌音		腭化齿龈音		软腭音	喉音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塞音	鼻冠浊	mb/mB	nb	nd/ndB	nd					ŋg	mg	
	浊	b/B	bb	d/dB	dd					g	gg	
	清不送气	p	b	t	d					k	g	
	清送气	p ^h	p	t ^h	t					k ^h	k	
擦音	浊	v	v	z	ss	ʒ	r	ʒ	y	ʎ	w	
	清	f	f	s	s	ʃ	sh	ç	x	x	h	h hx
塞擦音	鼻冠浊			ndz	nz	ndʒ	nr	ndʒ	nj			
	浊			dz	zz	dʒ	rr	dʒ	jj			
	清不送气			ts	z	tʃ	zh	tʃ	j			
	浊送气			ts ^h	c	tʃ ^h	ch	tʃ ^h	q			
鼻音	浊	m	m	n	n			ɲ	ny	ŋ	ng	
	清	ɱ	hm	ɳ	hn							
边音	浊			l	l							
	清			l̥	hl							

表 5.3: 诺苏声母

诺苏语辅音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是四个完全对比发声类型：鼻冠浊、浊、清、送气。此外有一个很罕见的唇颤音 [ɱ], 它是 [b] 的音位变体。下文列举了所有发声类型、发音部位的辅音开头的词语。

nb	bb	b	p
nbi‘分配’	bbi‘传播’	bi‘读’	pi‘切开’
nbie‘射击’	bbie‘阴茎’	bie‘踢’	pie‘疟疾’
nba‘捆’	bba‘驮’	ba‘交换’	pat‘孵化’
nbo‘滚’	bbo‘走，离开’	bo‘租’	po‘逃跑’
nbu‘诅咒’	bbu‘存在’	bu‘豪猪’	pu‘价格’
nbur‘全’	bbur‘写’	bur‘归还；再’	pur‘翻身’

nd	dd	d	t
ndi‘包含’	ddi‘坏, 烂’	di‘单独的, 独自’	ti‘意思, 意味着’
ndie‘巧’	ddie‘制造’	die‘层次’	tie‘名词化’
ndat‘足够’	ddat‘接受’	da‘放’	ta‘瓦罐’
ndo‘喝’	ddop‘词’	dop‘指向’	to‘迅速地切’
ndu‘挖掘’	ddu‘家’	dut‘迈进’	tut‘家庭’
ndur‘筛粮’	ddur‘出’	dur‘千’	tur‘剁碎’
mg	gg	g	k
mgie‘说谎’	ggie‘打破’	gie‘猜’	kie‘切碎’
mga‘通过’	gga‘路’	ga‘落下, 摇’	ka‘想要’
mguo‘刺绣’	gguo‘耙, 搜索’	guo‘猛烈的’	kuo‘勇敢的’
mge‘荞麦粉’	gge‘听见’	ge‘愚蠢的’	ke‘狗’
mgu‘爱, 喜欢’	ggu‘九’	gu‘呼叫’	ku‘偷’
mgur‘捡起’	ggur‘害怕的’	gur‘使惊恐’	kur‘年, 年龄’
f	v	w	
fat‘释放’	va‘鸡’	wat‘鞍’	
pu fox‘误导’	vo‘雪’	wo‘熊’	
fut‘六’	vu‘发疯’		
fur‘倒’	vur‘进入’		
fy‘丑陋’	vy‘买’		
ss	s	r	sh
ssakuo‘英雄’	sat‘标记, 记号’	ra‘叫嚷’	sha‘溅泼 (声)’
	suo‘三’	ruop‘扣动扳机’	shuo‘刮’
sso‘学习’	sot‘呼吸’	ro‘节俭’	sho‘丰收’
ssut‘混合’	su (名物化)	rup‘倒霉’	shut‘记得’
ssy‘一生’	sy‘血’	ry‘早’	shy‘黄金’
ssyr‘按下’	syr‘扫’	ryr ggur ggur‘坚固’	shyr‘吆喝’

y	x	w	h
yit'针'	xi'到达'		hit'伤害'
you (量词)	xuo'滑'	wuo'拉'	huo'倒'
yo'羊'	xop'泄漏'	wo'组'	ho'笔, 折叠'
		we'力量'	he'好'
yy'水'	xy'脚'		
x	h	hx	
xit'咬'	hit'伤害'	hxit'八'	
xie'抓鱼'		hxie mat'心'	
xuo'滑'	huoplyt'杏子'	hxuo'混合, 添加'	
xop'泄漏出去'	hot'鞠躬, 弓'	hxo'成长, 提高'	
nz	zz	z	c
nzi'锤钉子'	zzi'桥梁'	zi'遗留'	ci'落下'
nzie'劈, 砍'	zzie'淋'	zie'补偿'	cie'鹿'
nza'鸟鸣'	zza'庄稼, 食物'	zapux'土墙'	ca'热'
nze'漂亮'	zze'吃'	zep'勒紧'	ce'盐'
nzup'一抱'	zzu'戳'	zut'挑起'	cu'胖'
nzur'恨'	zzur'居住, 生活'	zur bop'出身'	cur'建造'
nzy'规则'	zzy'骑 (马)'	zy'种植'	cy'清洗'
nzyr'热'	zzymuo'和平'	zyr'收集'	cyr'捏, 少量'
nr	rr	zh	ch
nra'测量, 测试'	rraxggie'对齐'	zha'喂养, 饲养'	cha'讨论'
nro'把...塞入'	rro'适应'	zhot'鄙视'	chop'早饭'
nrep'退出'	rre'行'	zhep'碗'	che'饭'
nrut'生锈'	rrup'筷子'	zhu'赞美'	chu'刺'
nrur'锁'	rrur'撒谎'	zhur'磨'	mu chur'秋天'
nry'酒'	rry'牙齿'	zhy'命令'	chy'遗留'
nryr'刺穿'	rryr'钻出'	zhyr'拔起'	chyr'撕掉'

nj	jj	j	q
nji‘快’	jjj‘飞’	Ji (量词)	qi‘想要’
njie‘吐’	jjie‘烧’	jie‘烧’	qie‘跳’
njuo‘漫步’	jjuo‘崩溃’	juo‘压扁’	quo‘肚脐’
njo‘修直’	jjo‘有，存在’	jo‘转向’	qo‘包含’
nju‘爬’	jjut‘腰’	ju‘管理’	qu‘银’
njurxzuo‘驱逐’	Jjur (量词)	jur‘骨髓’	qur‘刮胡子’
njy‘皮肤’	jjy‘融’	jy‘膀胱，胆’	qy‘甜’

m	n	ny	ng
mit‘饥饿’	nit‘你的’	nyi‘坐’	
mie‘敏捷的’	hxanie‘舌头’	nyiet‘迟’	ngie‘周转，移交’
mat (助词)	na‘病，痛’		nga‘我’
muo (量词)	nuo‘藏’	nyuo bby‘眼泪’	nguo‘胸’
mo‘看’	not‘肉’	nyot‘贴，坚持’	ngo‘哭’
	ne‘你’		nge‘是’
mup‘大麻’	nut‘沉没的’	nyu‘爬’	

m	hm	n	hn
mix‘平坦’	hmi‘姓名’	ni‘萌芽’	ax hni‘红’
miep‘前面’	hmie‘戳，轻打’	niep sha‘凉山’	xyxhnie‘鞋’
ma (量词)	hmat‘教’	nax li‘慢性病’	hna‘问’
iet muop‘梦’		ax nuo‘藏’	
mot‘士兵’	hmo‘打击’	nop‘你们’	hnop‘开车’
mu‘做，使	hmu‘蘑菇’	ix nu‘柔软’	a hnut‘深’
	hmur‘爆炸’	nurji‘大豆荚’	

n		l		hn		hl	
ni‘香味’		li‘向上走’		hnip‘闻’		hlit‘晾干’	
niep ga‘南瓜’		lie‘谎言’		hnietrra‘蔬菜’		hlie‘脾，脾气’	
na shy‘斑疹伤寒症’		la‘来’		hna‘听’		hla‘灵魂’	
nuo su‘诺苏’		luo‘实例’				hluo‘清洗’	
no‘平等’		lo‘船’		hnox‘直到’		hlo‘娱乐’	
ne‘停止’		le‘牛’		nep ndit‘缺乏’		hlepe‘月’	
nu‘麻风病’		lu‘龙’		hnut kip‘深层土’		hlu‘炒’	
		lur kur‘城市’				hlur‘溃烂’	

B. 韵母

诺苏语有八个元音：两个前元音，两个央元音，四个后元音。请见下表。

韵母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圆唇		不圆唇		圆唇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音标	拉丁
闭	i	i			i	y			u	e	u	u
次闭											o	o
半开	ɛ	ie									ɔ	uo
开							a	a				

表 5.4: 诺苏韵母

i	ie	y	e
i (言谈代词)	ie‘鸭’		e‘是的’ (同意)
ddip‘被称为’	ddie‘作为’		dde (名物化)
gi‘官方’	gie‘陌生’		ge‘梳理头发’
vi mop‘斧头’	vie hlur‘担心’	vy‘粟’	
sit‘杀’	sie‘触摸, 拍打’	syp‘知道’	
		shyp‘七’	shep‘搜索’
zzip‘竞争’	zzie‘雕刻’	zzyt mu‘世界’	zze‘磨损’
		zhyp‘催促’	zhet‘正确’
nit‘迁怒’	niep nie‘母乳’		nep‘细菌’
lip‘大象’	lie‘突然出现’	ly‘要求’	lep‘摇摆’
u	o	uo	a
	op‘鹅’	uox ba‘青蛙’	ap (否定词)
bu (量词)	bop‘显示’	buo‘色彩搭配’	bat zhu‘小杯’
ddu (名物化)	ddox mu‘knife’	dduo zip‘阶梯’	ddap‘或者’
gut‘支持’	go (量词)	guo‘太多’	gat‘服装’
vu‘肠’	vot‘猪’		vat‘美元’
sup‘相似’	sot‘计算’	suo‘悄悄’	sat‘所有, 完成’
shu‘制作’	shot‘可耻’	shuo‘接近’	shax tur‘子弹’
zzup zzup‘冰柱’			zzat‘盯着’
zhut nyot‘卷起’	zhop‘哄’	zhuop zy‘桌子’	zhat‘刺绣’
jjut‘中等’	jjop‘切’	jjuo‘劈’	
mup‘大麻’	mo‘犁’	muo (量词)	ma‘竹子’
nu‘麻风病’	not‘肉’	nuo‘窥视’	na ddi‘流行病’
lut‘足够’	lot‘手’	luop (语言表达词)	lat‘茶’

C. 声调

诺苏语主要有三个声调, 分别是 [55], [33], [21], 另外有一个变调 [44], 其语音地位较弱, 主要出现于复合词中, 极少在单音节词中出现。

声 调	-t [55]	- (没有字母) [33]	-p [21]	-x [44]
	xit‘咬’	xi‘线’	xip‘这种’	xix‘什么’
	lot‘手’	lo‘山沟’	lop‘环绕’	lox‘之后’
	jjut‘腰’	jju‘燕麦’	jjup‘记号, 踪迹’	jjux (名词化)
	bbot‘组’	bbo (量词)	bbop‘拥有’	bbox zze‘人’
	hlit‘闪光’	hli‘堆东西’	hlip‘不弯的’	hlix ndo‘丢失’
	shyt‘安置...上床睡觉’	shy‘缠绕’	shyp‘带领’	shyx ba‘金色的’
	chet‘分配’	che‘被绑架’	chep‘伸展小腿’	chex zi‘米’
	nyit‘给...让出地方’	nyi‘存在’	nyip‘二’	nyix dde‘座位’
	hxot‘应用’	hxo‘蒸汽’	hxop‘染料’	hxox ssu‘稀少的’
	yot‘不正确’	yo‘羊’	yop‘岩石, 摇动’	yox mu‘飞, 昆虫’

表 5.5: 诺苏声调

D. 传统书写系统

彝族的不同群体中流传和遗存着共同的宗教历史以及神秘的音节文字体系。彝文与甲骨文共同点，表现于两者同出巫职。彝文的创制、收集整理以至运用，都与彝族巫职毕摩有紧密的关系。在彝族社会发展历史中，历来彝文多由毕摩掌握和运用，彝文文献亦多由他们世代抄而流传下来，各地彝族民间传说和彝文文献记载，都说毕摩创制了彝文。彝文最早或可追溯到公元前八百年的石刻文字及陶文。

彝文多为独体字，每一个字形与一个音节对应。公元 1000 年后，毕摩通过旋转字符的垂直方向为水平方向，进行了书写上的改革。1978 年中国政府为彝族人口最多的一支——凉山诺苏，规范化了 1119 个彝文字。这一套文字字形的定位又回归至古代的垂直模式。诺苏规范彝文在凉山地区的小学及部分中学作为教学媒介被广泛使用。凉山地区的官方文献以汉语及诺苏彝文两种语言草拟。1995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³² 在国际码字符集³³ 中收录了诺苏规范彝文，视窗操作系统 2000 中³⁴，可以使用特殊的输入法软件打字（彝文）。

³² 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Standardisation Organisation) 在日内瓦，瑞士。

³³ 国际码 (Unicode)。

³⁴ 视窗操作系统 2000 (Windows 2000)。

彝文为音节文字，音节与文字一一对应。诺苏语有 44 个声母（43 个辅音声母和 1 个零声母），10 个韵母（8 个平元音、2 个嘎裂元音³⁵，4 个超音段（3 个声调及 1 个变调）。理论上讲，音节的组合可以对应 1,760 个字符，但因为有些声母和韵母的组合在诺苏语中并不存在，所以 1978 年政府仅标准化了 1,119 个彝文字符。圣乍（*Shynra*）方言中实际上仅使用其中 1,005 个字符。

理论上的音节数	1,760 (= 44 声母 · 10 韵母 · 4 超音段调值)
诺苏彝族文字字符	1,119
实际使用的字符:	1,005

下表所见诺苏规范彝文文字中，实际上不使用的文字以灰色阴影标记。

³⁵ 嘎裂元音（creaky vowels）。

ᐅ ᑭ ᓂ ᐃ ᐱ ᐸ ᑭ

[illegible]

参考文献

- Ai, Juhong (2016).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dentity Research on Dai Christians in Sipsongpanna." In *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edited by Paulos Z. Huang, 48–64. Leiden: Brill.
- Anonymous (2000). *Change among the Nuosu*. MA Thesis, USA.
- Avetaranian, J. (1930). *Geschichte eines Mohammedaners der Christ wurde*. An autobiography completed after his death by R. Schäfer. Potsdam: Missionshandlung und Verlag.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 Bechard in 2003 with the title *A Muslim Who Became a Christian*. Hertford, England: Authors OnLine Ltd.)
- Baber, E. C. (1882).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London: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Supplementary Papers.
- Backus, Charles (1982).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o, Guangqiang (2016). China's hill tribe receives own Bible. Bible Mission in China 1, 8-11. United Bible Societies China Partnership (605A Macpherson Road, Citimac #06-03, Singapore 368239). <https://www.ubscp.org/bible-mission-china-inaugural-issue/> (Accessed on 10-Feb-2019)
- Baum, W. and D. W. Winkler (2003).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Bender, M. (2006). *Butterfly Mother. Miáo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ōu, China*.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Blackmore, M. (1960). "The Rise of Nan-Chao in Yúnná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 no. 2: 47–61.
- Bos, K. I., V. J. Schuenemann, B. G. Golding, H. A. Burbano, N. Waglechner, B. K. Coombes, J. B. McPhee et al. (2011). "A Draft Genome of *Yersinia Pestis* from Victims of the Black Death." *Nature* 478, no. 7370: 506–10.
- Bradley, D. (2001). Language policy for the Yí. In S. Harrell (ed.), *Perspectives on the Yí of Southwest China*, 195-21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roomhall, Marshall (1934).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 Campbell, W.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er and Co.
- Chamberlain, J. R. (1997). Tai-Kadai Arthropods: A Preliminary B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In J. A. Edmondson and D. B. Solnit (eds.), *Comparative Kadai: The Tai Branch*, 291–326. Dallas: SIL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Chén Guógāng 陈国光 (2003). 印度种姓制度与凉山彝族等级制 [Hindu Caste System and Yí Caste System],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3 期, *Bulletin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Year 2003, Issue 3.
- Chen Lüfan (1990). 泰族起源问题研究 [Whence came the Thai race - an inquiry]. 昆明 [Kūnmíng]: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er].
- Chen Lüfan and Du Yuting. (1989). Did Kublai Khan's Conquest of the Dali Kingdom Give Rise to the Mass Migration of the Thai People to the South?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77 (1), 33–41.
- Chén Shílín 陈士林 (1985). 彝语简志 [A Sketch of the Yí language]. 北京 [Běijīng]: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Press].
- Clarke, S. R. (1904). The Miáo and Chungchia Tribes of Kweichow Province. *East of Asia Magazine* 3: 193–207.
- Clarke, S. R. (1907). The Province of Kweichow. In M. Broomhall (ed.),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 251–70.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 Cline, E. H. (2002). *The Battles of Armagedd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orrigan, G. (2002). *Guìzhōu Province. Costume and Culture in Remote China*. Hong Kong: Airphoto International.
- Covell, R. (1990). *Mission Impossible. The unreached Nosu on China's Frontier*. Pasadena: Hope Publishing House.
- Covell, R. (1998). *Pentecost of the Hills in Táiwān*. Pasadena: Hope Publishing House.
- Crabouillet, F. L. (1873). Les Lolos.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Tome V, pp. 71–72, 93–94, 105–107. Lyon.
- Crossley, P. K. (1997). *The Manchus*. New York: Wiley.
- Davies, H. R. (1909). *Yúnná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èng Mǐnwén 邓敏文 (1990). 《萨》神试析 [A trial analysis of Sà goddess]. *贵州民族研究 [Guizhōu Nationality Research]* 2, 18-24.
- Dodd, W. C. (1923). *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 Cedar Rapids, Iowa: Torch.
- Eber, I., Sze-Kar Wan and K. Walf (1999). *Bible in Modern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 Engels, F. (1884).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 H. Morgan's Forschungen*. Hottingen-Zürich: Schweizerische Genossenschaftsbuchdruckerei.
- Enwall, J. (1994). *A myth become reality.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áo written language*. Vol. 1 and 2.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 Everson, Michael (2001). *Revised proposal for encoding the Tai Le script in the Bitmap (BMP) of the Universal Coded Character Set (UCS)*. Published by the Unicode Consortium on its website on 06-Oct-2001. <https://www.unicode.org/L2/L2001/01369-n2372.pdf> (Accessed on 13th of February, 2019).
- Fey, V. and A. Apack (1993). *Amis Culture*. Taipei: Bible Society of Táiwān.
- Ganshof, F. L. (1982)[1944]. *Qu'est-ce que la féodalité?* Paris: Taillandier.
- Geary, N. et al. (2003). *The Kam people of China, turning ninetee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Geary, N. and Pan Y.R. (2003). A bilingual pilot project among the Kam peopl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4, 274-289.
- Gerner, M. (2003a). Passive of affect in Kam (Dòng) and other Kadai languag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3(1), 35-70.
- Gerner, M. (2003b). Demonstratives, articles and topic markers in the Yí group. *Journal of Pragmatics*, 35(7), 947-998.
- Gerner, M. (2004). Expressives in Kam (Dòng): A study in sign typology.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33, 159-202.
- Gerner, M. (2005). The zoom-on-possessee construction in Kam (Dòng).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 307-352.
- Gerner, M. (2012a). A meta-linguistic prefix in Neas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Complex Sentences, Embedding and Recursivity*,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Konstanz (Germany), March 5-6, 2012.
- Gerner, M. (2012b). Historical change of word classes. *Diachronica* 29(2), 162-200.

- Gerner, M. (2013). *The Grammar of Nuosu*. MGL 64. Berlin: Mouton.
- Gerner, M. (2015). Yí 彝. In R. Sybesma (general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eiden: Brill Online.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encyclopedia-of-chinese-language-and-linguistics/yi-languages-COM_00000473)
- Gorelova, L. M. (2002). *Manchu Grammar*. Leiden: Brill.
- Grist, W. A. (1920). *Samuel Pollard: Pioneer Missionary in China*. London: Cassell.
- Grundy, P. (2000). *Doing Pragmatics*. New York: Arnold.
- Guìzhōu Bìjié Yí Translation Committee 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1989-1994). 《西南彝志》 [Southwest Yí Chronicles], 一至八卷 [Volume 1-8], 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Bìjié Nationality Affairs Committee]. 贵阳 [Guìyáng]: 贵州民族出版社 [Guìzhōu Nationalities Press].
- Guìzhōu Nationalities Press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简明彝汉字典 (贵州本)》 [Concise Yí-Hàn Character Dictionary (Guìzhōu Edition)]. 贵阳 [Guìyáng]: 贵州民族出版社 [Guìzhōu Nationalities Press].
- Harrell, S. (1995).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S.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63-9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Harrell, S. (2001). *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Harvey, T. A. (2002). *Acquainted with Grief: Wang Mingdao's Stand for the Persecuted Church of China*. Grand Rapids, Michigan: Brazos Press.
- Hocken, P. (1988). Cecil H. Polhill - Pentecostal Layman. *Pneuma* 10 (2), 116–140.
- Hofrichter, P. L. (2006). Preface. In R. Malek and P. L. Hofrichter,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Sankt Augustin, German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 Horne, Charles F. (1917). The Sacred Books and Early Literature of the East. Vol. XII, *Medieval China*, 381–392. New York: Parke, Austin and Lipscomb.
- Hudspeth, W. (1937). *Stone-Gateway and the Flowery Miao*. London: The Cargate Press.
- Hú Sùhuá 胡素华 (2002). 彝语结构助词研究 [Research on structural particles in the Yí language]. 北京 [Běijīng]: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Press].

- Hultvall, John (1981). *Mission and Revolution in Central Asia: The MCCS Work in Eastern Turkestan 1892–1938 (Studia Missionalia Upsaliensia 35)*. Translated by Birgitta Åhman. Stockholm: Gummessons. (The original Swedish book title was *Mission och revolution i Centralasien*.)
- Húnán Office for Minority Antiquities 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1988). *侗款 [Dòng Kuǎn]*. 长沙 [Chángshā]: 岳麓书社 [Yuèlù Publishing House].
- Inglis, D. and C. Inglis (2003). A preliminary phonology of Ngochang, presented at the 36th Annual Sino-Tibetan Conferenc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Melbourne, Australia: La Trobe University.
https://www.academia.edu/7152884/A_preliminary_phonology_of_Ngochang (Accessed on 15th of February, 2019).
- Jenks, R. (1994). *Insurgency and social disorder in Guizhōu. The “Miáo” Rebellion 1854-1873*.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Jiǎng Yìwén 蒋益文 (2010). 彝族历史点滴 [Bits on the History of the Yí nationality], 《中国民族报》, 2010 年 10 月 15 日 *Bulletin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15th of October, 2010.
- Jiégòu Church Editorial Group 结构教会志编写组 (1985). 结构教会简史 [Concise History of the Jiégòu Church], in 《贵州宗教史料》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religion in Guizhōu*, pp. 22-23.
- Juttka, G. (1926-1948). *Bimonthly Prayer Letters* [in German]. Archived at the Liebenzell Mission, Bad Liebenzell, Germany.
- Kupfer, K. (2001). ‘Geheimgesellschaften’ in der VR China: Christlich inspirierte, spirituell-religöse Gruppierungen seit 1978. China Analysis No. 8. Center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rier, Germany.
- Latourette, K. S. (1929).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 Lau, P. and Rossi, G. (1999). *The Dòng people of China, a Hidden civilization*. Singapore: Hagley and Hoyle.
- Leslie, D. D. (1998). *Jews and Judaism in Traditional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 Lewis, P. (1984). *Peoples of the golden triangl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Li Dun Jen (1969). *China in Transition: 1517-1911*. Hoboken, New Jersey: Van Nostrand Reinhold.
- Lǐ Zhì'ān 李治安 and Xuē Lěi 薛磊 (2009).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administrative subdivisions of China, Volume*

- of the Mongol Dynasty]. Shànghǎi 上海: Fùdàn University Press 复旦大学出版社.
- Liáng Wànguì 梁旺贵 (1988). *侗族文学史 [History of the Dǒng Literature]*. Guìyáng 贵阳: Guìzhōu Nationality Press 贵州民族出版社.
- Liào Yàonán 廖耀南 (1982). 姜映芳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 [Jiāng Yìngfāng leader of the Dǒng Peasant Revolt]. *贵州民族研究 [Guìzhōu Nationality Research]* 1, 65-74.
- Luce, G. H. (1961). *《蛮书》 [Book of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English Transla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 Luó Guóyì 罗国义 and Chén Yīng 陈英 (1984). *《彝族六祖典籍选编》 [Selected Classics related to the Six Ancestors]*. Běijīng 北京 [Běijī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Luo Wei, J. Hartmann, Li Jinfang, and V. Sysamouth (2000). GIS Mapping and Analysis of Tai Linguistic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in Southern Chin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s* 6: 129–36.
- Mǎ Chángshòu 马长寿 (1985). *《彝族古代史》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Yí]*, in Lǐ Shàomíng 李绍明 (ed.). Shànghǎi 上海 [Shànghǎi]: Shànghǎi People's Press].
- Mǎ Lín yīng 马林英, D. E. Walters and S. Walters (2008). *彝汉英常用词词汇 [Yi-Chinese-English Common Vocabulary]*. Běijīng 北京 [Běijī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Maberly, A. (2001). *God Spoke Tibetan*. Rockwall: Evangelical Bible Translators.
- Mackerras, C. (1995). *China's Minority Cultures: Identities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12*. New York: Longman.
- McLaughin, C. E. (2013). *A salience scheme for Hmong Soud: Types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Discourse*.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McLaughin, C. E. (2018). *The sentence in Flowery Hmong*.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Meacham, W. (1996). Defining the Hundred Yue.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15, no. 2: 93–100.
- Morgan, L. H. (1985) [1877]. *Ancient Societ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Mostaert, A. and F. W. Cleaves (1952).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es Vatican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5 (3/4), 419–506.

- Mote, F. W. (1964). Problems of Thai Prehistory. *Social Science Review* 2 (2), 100–09.
- Moule, A.C and P. Pelliot (1938).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and edited.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 Mungello, D. E. (2005).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Noss, P. (2007). *A History of the Bible Translation*.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 Oldfield, W. H. (1936). *Pioneering in Kwangsi*. Harrisburg, Pennsylvani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 Otness, H. (1999). *One Thousand Westerners in Táiwān, to 1945: A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Táiběi: Academica Sinica.
- Pelliot, P. (1904).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4, 131-413.
- Pollard, S. (1921). *In Unknown China*. London: Seeley.
- Pollard, S. (1954). *Eyes of the Earth: The Diary of Samuel Pollard*. London: Cargate Press.
- Pollard, W. (1928). *The Life of Sam Pollard of China*. London: Seeley.
- Pulleybank, E. G. (1983).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D. M. Keithly (e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p. 411-46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Quincy, K. (1988). *Hmong, history of a people*. Cheney: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 Ratliff, M. (2010). *Hmong-Mien Language History*.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 Richardson, D. (1981). *Eternity in Their Hearts*. Ventura, CA: Regal Books.
- Robeck, C. M. (2006).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 Rock, J. F. (1947).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2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eki, Yoshio (1937).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Academy of Oriental Culture.
- Sampu, Nasaw, Wilai Jaseng, Thocha Jana, and D. Inglis (2005). *A preliminary Ngochang - Kachin- English Lexicon*. Chiang Mai: Payap University, Linguistics Department.

- Savina, F. M. (1924). *Histoire des Miáo*. Paris: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 Spence, J. (1996).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 Taylor, H. (1944). *Behind the Ranges: Fraser of Lisuland S.W. China*.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 Terwiel, B. J. (1978). The Origins of the T'ai Peoples Reconsidered. *Oriens Extremus* 25 (2), 239–58.
- The China Post (2014). Government officially recognizes two more aboriginal tribes. Published in *The China Post* on 27th of June, 1994. <https://chinapost.nownews.com/20140627-63734> (Accessed on 9th of May, 2019.)
- Tiedemann, R. G. (2009). *Reference Guide to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ies*. London: Routledge.
- Van der Laan, C. (1991). Beyond the clouds: Elize Scharten (1876–1965)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 In Wonsuk Ma and R. P. Menzies (eds.),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Journal of Pentecostal Theology Supplement Series 11)*, 337–60.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 Wàng Míngdào 王明道 (1985). 解放前葛布教会史 [History of the Gébù Church before liberation], 《贵州宗教史料》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religion in Guìzhōu], pp. 10-21.
- Wáng Shèngxiān 王胜先 (1983). 《嘎莎岁》是侗族英雄史诗 [“Shāsui” Dǒng hero epic].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norities] held in 西宁, 青海 [Qīnghǎi, Xīníng] in 1983.
- Wáng Shuòfēng 王硕丰 (2013). 《古新圣经》考 [(Louis de Poirot's) Old and New Testament]. *世界宗教研究* [Research on World Religions] 2, 127-132.
- Wēiníng Mínwěi 威宁民委 (1997).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 [Nationality chronicles of the Wēiníng Yí, Huí, Miáo, Autonomous County]. 贵阳 [Guìyáng]: 贵州民族出版社 [Guìzhōu Nationalities Press].
- Welzel, M. (1959). *Boten des himmlischen Königs, 40 Jahre Missionsarbeit in den Bergen Chinas*. Freudenberg: Friedenshort Mission.
- Willeke, B. (1945). The Chinese Bible Manuscript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7 (4), 450–453.
- Winai, Pongsripien (1991). Nan-chao and the Birth of Sukhothai: Problem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Thai Perception of the Past. *Asian Review* 5, 1-19.

- Wongthet, Suchit (1986). *Khon thai yu thi ni [The Thai Were Here]*. Muang Boran, special number.
- Wongthet, Suchit (1994). *Khon thai yu thi ni nai utsakhane [The Thai Were Here in Southeast Asia]*. Bangkok: Silpakon University.
- Writing Committee of Dòng Concise History 侗族简史编写组 (1985). *侗族简史 [Concise History of the Dòng People]*. 贵阳 [Guiyáng]: 贵州民族出版社 [Guizhōu Nationality Press].
- Writing Committee of Miáo Concise History 苗族简史编写组 (1985). *苗族简史 [Concise History of the Miáo People]*. 贵阳 [Guiyáng]: 贵州民族出版社 [Guizhōu Nationality Press].
- Wu Ga (1998). Discovering and re-discovering Yí identity: Shared identity narratives from the classics of Yúnnán, Sìchuān, Guizhōu and Guǎngxī.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Yi-studies*,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Trier, Germany, 19th to 23rd of June, 1998.
- Yàn Bǎo 燕宝 (1986). 苗族姓氏人名考 [Checking Miáo family names and personal names]. *贵州文史丛刊 [Guizhōu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llection]*, Vol. 2, pp.47-48.
- Yáng Quán 杨权 (1988). *侗族史诗《起源之歌》 [Dòng Epic “Song of the Origin”]*. 第一、二、三、四卷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volume]. 沈阳 [Shěnyáng]: 辽宁人民出版社 [Liáoní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Yule, H. (ed.) (1866).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 1. London: Hakluyt Society.
- Zetzsche, Jost (1999). The Work of Lifetimes: Why the Union Version Took Nearly Three Decades to Complete. In I. Eber, Sze-Kar Wan, and K. Walf (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77–100.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 Zhāng Chéngyáo 张承尧 (1985). 毕节县基督教内地会创建经过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s Christian foundation work in Bìjié county], 《贵州宗教史料》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religion in Guizhōu], pp. 28-31.
- Zhào Jìngxiū 赵净修 (2001). *Dōngbā Frequent Pictogram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东巴象形文常用字词译注]*. 昆明 [Kūnmíng]: 云南人民出版社: [Yúnnán People’s Publisher House].
- Zhào Hóng 赵泓 (1999). *榕江县志 [Róngjiāng County Annals]*. 贵阳 [Guiyáng]: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hèng Hǎijūān 郑海娟 (2012). 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 [*Research on Louis de Poirot's Old and New Testament*]. 北京 [Běijīng] : 北京大学 [Běijīng University].
- Zhōu Mínglǎng (2003). *Multilingualism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Reforms for Minority Languages 1949-2002*.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Zhōu Mínglǎng (2013).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PRC's Minority/Indigenous Languag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G. H. Beckett and G. A. Postiglione China's Assimilationist Language Policy, pp. 18–30. London: Routledge.
- Zhū Jiànjūn 朱建军 (2007). 对彝文发生问题的几点认识 [Bits of Knowledge about Problems of the Yí Script].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3 期 [Bulletin of Nèijīāng Teacher's College, Issue 3].
- Zhū Qín 朱芹 (2008). 吴勉传说的文化研究 [*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legend of Wú Miǎn*]. Guǎngxī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广西民族大学. Master Thesis 硕士论文.

名称索引

Adams, J. 党居仁.....	117, 118	Cha Suh Phommah	58
Adriu	64	Chamberlain, J. R. 张伯伦	33
Ahlbert, G.	28, 56	Chén Guāngsōng 陈光松.....	65
Ai Juhong	35	Chen Lüfan	32, 33
Allegra, G. M. 雷永明.....	51	Chén Shìlín 陈士林	110
Aloben (Āluóběn 阿罗本).....	6	Chén Shìróng 陈世荣.....	141
Alphonsius, M.	8	Chén Yīng 陈英.....	110
Apack, A.	63	Chén Zhōnghuī 陈忠辉	65
Arghun Khan	19, 20	Chén Zímíng 陈子明	117, 118, 119
Ashmore, W.	53	Chestnut, E. 车以纶	54
Baber, E. C.	142	Clarke, S. 克拉克	34, 58
Backus, C.	32	Cleaves, F. W.	19
Baldwin, C. C. 摩嘉立.....	52	Clement XI 克雷芒十一世	9
Banister, W. 班为兰	52	Cline, E. H.	19
Bāo Guāngqiáng 包光强.....	42, 63	Confucius 孔子.....	8
Bao Xiaolin	23, 55	Cooke, Allyn 杨思慧.....	39, 60
Barclay, T. 巴克礼	45, 53	Cooke, Leila 阿子打	39
Beebe, L.	34, 58	Cooper, Arthur	61
Bi Hongzheng.....	39, 60	Cooper, Pamela.....	61
Blodget, H. 白汉理.....	51	Covell, Ralph 柯饶富.....	48, 65
Bonhoeffer, D.	30	Covell, Ruth	48
Borrow, G.	26, 55	Cox, E. J. 考克斯	59
Bos, K. I.	20	Crabouillet, F. L.	142
Bradley, D.	110	Crane, A. 克伦	39, 60
Brewster, W. N. 蒲鲁士	53	Culbertson, M. S. 克陞存	12, 50
Bridgman, E. 裨治文.....	12, 49, 51	D'Ollone, V.	142
Britton, T. C. 布里顿	54	Davies, H.	31
Broomhall, M.	7	Davis, J. W. 戴维思.....	54
Bryer, L. J. 布莱尔	53	de Poirot, Louis 贺请泰.....	10, 26, 55
Bulatova, N.	26, 55	Dèng Mǐnwén 邓敏文.....	81, 85
Burdon, J. S. 包约翰.....	51	Desterhaft, A. F. 丁意文.....	86
Burk, D.	142	Dīng Wénjiāng 丁文江	109
Cài Xí 蔡袭	109	Dodd, Isabella Eakin.....	35
Campbell, W. 甘为霖.....	43, 45	Dodd, William Clifton	32, 35, 59
Carey, W.	49, 57	Doty, E.	53
Cha Sincha.....	58	Du Yuting.....	32

Duàn Sīpíng 段思平	31
Duangthip Nakiri	61
Duffus, W.	53
Eber, I.	12
Ebert, W. 艾伯特	52
Edkins, J. 艾约瑟	51
È'ěrtài 鄂尔泰	112
Engels, F. 恩格斯	110
Enwall, J.	70, 76, 117
Evans, A.	61
Everson, M.	35
Fán Chuò 樊绰	109
Fazil, M.	28, 56
Fey, V.	63
Fields, A. M.	53
Finifrock, J.	87
Fitch, G. F. 费启鸿	54
Fitzwilliam, Francis 李崇德	38, 59
Fitzwilliam, Jennie	38
Fleming, W. 明鑑光	34
Francke, A.	37, 38, 59
Fraser, J. O. 富能仁	39, 40, 59, 60, 62
Frederickson, J. F.	59
Fu Lianxing	60
Ganshof, F. L.	111
Gāo Jīnróng 高金荣	65
Geary, Norman 吉志义	80, 82, 87
Geary, Ruth 孔瑞贤	87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18, 21
Gergan, Sonam	37, 59
Gergan, Tempu	37
Gergan, Yoseb	38
Gerner, M. 马嘉思 . 1, 90, 92, 93, 115, 123, 124, 125, 148	
Gilman, F. P.	53
Goddard, R.	54
Gorelova, L. M.	25
Gough, F. F.	54
Grass, H. 格拉斯 31, 34, 41, 58, 62, 74, 87, 122, 127, 143	
Gravius, D. 倪但理	2, 47, 64
Gregory XV 额我略十五世	9

Grundy, P.	125
Gützlaff, K. 郭士立	12, 49
Güyük Khan	19
Guzman, G. A. 古斯曼	52
Gyatso, Khedrup	37
Han Der-seng	64
Harrell, S.	109, 110, 112, 138, 139
Hartmann, J.	33
Harvey, T. A.	118
Hayes, J. H. 海斯	54
Hé Míngdào 何明道	64
Heierli, D. 海贞利	120
Henry, B. C. 香便文	55
Hermansson, H.	28, 56
Heyde, W.	37, 59
Hodgman	10
Hofrichter, P. L.	6
Högberg, L. E.	27
Hóng Tàijí 洪太極	24
Hóng Xiùquán 洪秀全	12, 49, 50
Hóngwǔ 洪武	81
Horne, C. F.	7
Hosie, A. 谢立山	142
Hú Wénchí 胡文池	47, 63, 64
Huáng Shùn 黄顺	64
Hughes, C. R. 休斯	52
Hultvall, J.	28
Hus, Jan	37
Hutton, M. 胡致中	31, 57, 75, 76, 78
Ignatius of Loyola	8
I-Jin Loh	64
Inglis, Connie	38, 60
Inglis, Doug	38, 60
Innocent IV	19
James II	8
Jäschke, H. A.	37, 38, 59
Jean Basset 巴设	9, 10, 51
Jener, W. 晏玉英	120
Jenkins, H. 薑感思	54
Jeremiassen, C. C.	53
Jì Sānbǎo 季三宝	140
Jiāng Yíngfāng 姜映芳	82

Jīn Qīngshān 金清山	65	Lín Jiànrè 林建二	64
Johansson, E.	35, 59	Lin Kuan 林宽	81
John of Montecorvino	2, 20, 27, 55	Lín Míngfú 林明福	65
John, E.	30	Lín Quánmào 林泉茂	64
John, G. 楊格非	51	Lin Wang 林王	81, 84
Jose, C. H.	54	Lipoftsoff, S. V.	26, 55
Judd, C. H. 祝名扬	52	Litok, Tailong 李泰隆	48, 65
Juttka, G. 郁德凯	86, 87	Liú Huī 刘辉	62, 122, 127
Kāngxī 康熙	9, 10, 24	Liú Qīyuán 刘起元	112
Kauderer, J. G.	54	Lloyd, L. 罗为霖	51, 52
Kheizell, D.	26, 55	Louis IX.	19
Kolbe, M.	30	Louis XIV.	8
Kong Fatlin 康发林	52	Lovegren, L. 任福根	142, 143
Kǒng Shùnxíng 孔顺兴	64	Lowrie, W. M. 娄理华	12, 50, 51
Koxinga 国姓爷	44	Luce, G. H.	109
Kru Myang	58	Luó Dànyǐlǐ 罗但以理	119
Kublai Khan	19, 20, 111, 141	Luó Guóyì 罗国义	110
Kuhn, J. 杨志英	39, 60	Luó Suǒluóbābō 罗所罗巴伯	119
Lài Guāngxióng 赖光雄	64	Luo Wei	33
Larson 罗雅菁	65	Luther King, M.	30
Lassar, J. 拉撒尔	12, 49, 51	Luwum, J.	30
Latourette, K.	8	Lyon, D. M. 来恩赐	54
Leaman, C. 李满	142	Mǎ Chángshòu 马长寿	108, 109, 110, 111, 112
Lechler, R. 黎力基	52	Mǎ Xuéliáng 马学良	109
Legge, J. 理雅各	11	Mǎ Yàshè 马亚设	119
Lewis, P.	70	Mǎ Yuēshūyà 马约书亚	120
Lǐ Chángshùn 李长顺	81, 84	Maberly, A.	37
Lǐ Dìngxióng 李定雄	64	MacDonald, D.	38, 59
Lǐ Fēng 李锋	58, 87	Mackenzie, H. L. 金辅尔	53
Lǐ Fù 李富	57, 74	Mackenzie, M. C. 玛坚绣	52
Lǐ Fúquán 李福全	65	Mackerras, C.	85
Lǐ Jīnfāng	33	Mani 摩尼	21
Lǐ Míng rén 李明仁	64	Manias Is-tasipal	64
Lǐ Shǒuxìn 李守信	65	Máo Dōngnán 毛东南	64
Lǐ Wānxíng	61	Máo Zédōng's 毛泽东	138
Lǐ Yàsā 李亚撒	119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141
Lǐ Zhì'ān 李治安	107	Marshman, J. 马士曼	12, 49, 51
Liáng Fā 梁发	49	Martin, W. A. P.	54
Liao De'en 廖德恩	57	Martin, W. A. P. 丁韪良	51
Liao Ruyin 廖如银	57	Masemola, M.	30
Lín Chéng 林诚	65	Mason, C.	34, 58
Lín Chūnhuī 林春輝	65		

Maxwell, J. 马雅各	45, 53
McCartee, D. B. 麦嘉缔	54
McGill, C. 穆克理	65
McLaughlin, C. 裴明明	57
McLaughlin, R. 麦瑞祥	57
McLean, P.	64
Meacham, W.	33
Medhurst, W. H. 麦都思 . 11, 12, 49, 51, 53	
Metcalf, G. E. 王懷仁	39, 60
Metcalf, R.	39
Milne, W. 米憐	12, 49, 51
Morgan, H.	110
Morrison, R.	10, 12, 49, 51
Moshe ben Abram	15
Mostaert, A.	19
Mote, F. W.	32
Mother Teresa	30
Moule, G. E.	54
Moule, W. S.	54
Moyes, H. 那夏礼	55
Müller, S.	23, 55
Mungello, D.	8
Munshi, M.	28, 56
Munyo Vuhlur	62, 143
Nagle, A. 内格尔	52
Nan Tanawadi	58
Neill, E.	87
Neill, W.	87
Nestorius	6
Ngao Meung, S.	42
Nguali, M.	39, 60
Nicholas IV	2, 20
Nicoll, G. 李格尔	142
Nur Luke	28, 56
Nurhaci 努尔哈赤	24
O'Bryan, W.	117
Ogden, G.	63, 64, 65
Otness, H.	47
Page, I. 裴忠谦	118
Pagel, E.	37
Parker, A. P. 潘慎文	54
Parsons, H. 张道惠	30, 57

Partridge, S. B.	53
Patterson, J. H. L. 佩特森	52
Pearce, T. W. 皮尧士	51
Peet, L. B. 弼利民	52
Pelliot, P. 伯希和	6, 50, 109, 163
Phang Ki Fung 彭启峰	52
Phillips, H. S.	53
Pí Luógé 皮罗阁	31
Piercy, G. 俾士	54
Pisao, Howat 朴厚华	48, 65
Piton, C. P. 毕安	52
Plumb, N. 李承恩	52
Polhill, C. 宝耀庭	40
Pollard, Samuel 柏格理	30, 56, 57, 112, 113, 114, 117, 118, 122, 142
Pollard, Walter	30, 113
Preisinger, B.	62
Preston, C. F. 丕思业	54
Pu Chan	42
Pu, N.	66
Pulleybank, E. G.	80
Qiánlóng 乾隆	24
Rainey, E. R. 雷尼	52
Rankin, H. V. V.	54
Raquette, G.	27, 28, 56
Ratliff, M.	74
Ray, Chandu	59
Redslob, F. A.	59
Ricci, M. 利玛窦	8
Richardson, D.	42
Robeck, C. M.	40
Rock, J.	40
Romero, Ó.	30
Rudland, W. D. 路惠理	54
Russell, W. A.	54
Saeki, Y.	7, 51
Sai Pluik	42
Sainz, F.	45
Sampu, Nasaw	38, 60
Sānshú 三赎	141
Scharten, E. 沙尔滕	40, 62
Schereschewsky, S. I. J. 施约瑟 . 12, 51, 52	

Sheffield, D. Z. 谢卫楼	51	Wáng Shízhòng 王时中	120
Shěn Délái 沈德来	64	Wáng Xuéguāng 王学光	57
Shěn Fúzōng 沈福宗	8	Wáng Yǐxījié 王以西结	119
Shùnzhi 顺治	24	Wáng Yuēhàn 王约翰	120
Sī Míngshān 司明山	64	Wáng Zhīmíng 王志明	30, 41
Sloane, H.	10	Wang, L.	66
Smith, G.	53	Wannemacher, M.	38
Smith, N. B.	54	Weber, A.	66
Sòng Lián 宋濂	107	Welton, W. 温敦	52
Songh Ngenh 宋恩	85	Welzel, M. 苏宽仁	120, 121, 122
Songh Sangh 宋桑	85	Wen Fu 文福	41, 61
Soothill, W. E. 苏慧廉	53	Wherry, J. 惠志道	51
Stejskals, A.	63	White, M. C. 怀德	52
Stronach, J. 施敦力	12, 50, 51	Whitehorn, J. 怀约翰	64
Şükri, M.	27	Willeke, B.	10
Sūn Quán 孙权	44	Willoughby Farnham, J. M. 法納姆	53
Sysamouth, V.	33	Wilmes, P. 韦腓立	52
Szakos, J.	66	Winai, P.	32
Sze-Kar Wan	12	Wolfe, J. R. 胡約翰	52
Tanubake	64	Wong, S. 黄锡木	42, 63
Tapiedi, L.	30	Wongthet, S.	33
Täuber, L.	121	Wu Ga	109, 110
Taylor, H. 戴德生	86, 120	Wú Miǎn 吴勉	81
Taylor, J. H.	54	Wú Qiáng 吴强	58, 87
Terwiel, B. J.	32	Wú Sāngui 吴三桂	111
Thompson, R. 汤思致	65	Wú Wénhuá 吴文华	65
Thomson, C.	54	Wǔ Zhuī 伍锥	64
Tián Róngguì 田荣贵	64	Xangl Liangc 张良	85, 86
Tián Xìndé 田信德	65	Xangl Muhi 张妹	85, 86
Tiedemann, R. G.	117, 120	Xavier, F.	7
Torjesen, E.	63	Xiè Qīnyù 谢钦玉	64
Townsend, C.	87	Xíng Nǐ 洗夫	81, 84, 85
Upai Jasa	61	Xǔ Míngcháo 许明朝	141
Van der Laan, C.	40	Xǔ Sōng 许松 (Cukar)	64
von Tiele Winckler, E.	120	Xuan Ke 宣克	40
Vorkörper, M.	121	Xuē Lěi 薛磊	107
Wakelin, G. 卫克琳	65	Xǔshú 许赎	141
Walf, K.	12	Yán Yǒulì 颜有利	64
Walker, J. E. 沃克	52, 53	Yang Bamei 杨八美	84
Wáng Guóchén 王国臣	120	Yáng Chéngzhì 杨成志	109
Wàng Míngdào 王明道	117, 118	Yáng Guǎng 楊廣	44
Wáng Shèngxiān 王胜先	85	Yáng Kuān 杨宽	57

Yáng Mǎkě 杨马可	120
Yáng Qīngān 杨庆安	117
Yaw Su	42
Yè Bǎojìn 叶保进	65
Yè Chéngbiān 叶盛编 (Pari)	64
Yorkston, J. 岳克敦	118
Young, M. V. 永文生	42
Young, M. Y. 永伟里	42
Yù Shìqiáng 蔚世强	141
Yú Zàiwàng 余再旺	64
Zakrisson, A. and Z.	35
Zēng, J. 曾建次	66
Zetsche, J.	12
Zhāng Bǎoluó 张保罗	118
Zhāng Chéngyáo 张承尧	121, 122
Zhāng Mǎkě 张马可	119
Zhāng Wénxī 张文熙	119
Zhāng Xiǎoguāng 张晓光	58, 87
Zhāng Xīmén 张西门	120
Zhāng Xiùméi 张秀眉	82
Zhāng Yùfā 张玉发	63, 64
Zhào Hóng 赵泓	83
Zhào Yǐngchéng 赵映乘	15
Zhèng Chénggōng 郑成功	44, 64
Zhōu Tiānhuà 周天化	64
Zhū Míngxīn 朱明新	120
Zhū Yìchéng 朱义成	119

早在公元 650 年左右圣经部分经卷已经翻译为中古汉语。就古代圣经翻译成果而言，中文与欧洲其他语言相当。至 2019 年中国 600 种语言中，圣经经卷已被翻译成其中 70 种语言，比重占 12%。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陈述中国 70 种语言的圣经翻译历史。第二部分描绘了中国西南地区四个少数民族群体（黔东南苗族、侗族、黔西彝族、凉山彝族）的民族宗教图景。

RFLR 专著 2

ISBN 978-3-947306-84-8

DOI <https://doi.org/10.23772/9783947306848>

